

1916

年

卷

第

26

期

第

小說時報廿六號





中國歷代帝后像

(發) (售) (預) (約)

此為前清宮內南薰殿所藏中國歷代皇帝及皇后之像。共一百二十餘幅。內中秦漢以前諸像皆為吳道子手筆。神采奕奕。又如唐之太宗（即李世民）武后（即武則天）宋之太祖徽宗欽宗高宗以及徽欽各后元太祖明太祖武宗（即正德）等之真容。皆人人所亟欲一觀者。且於歷史考古美術均有關係。誠不可不備之書也。茲倩有正書局以珂羅版照式印出。用洋裝布面金字為一巨冊。裝潢精美。定價十元。茲先發售減價預約券一百張。每部只售六元。先付二元。掣取收條。至陽歷三月底出書時。再付四元。取書。至出書以後。每部十元。不能減少。特此奉佈。

代售處

北京廠西門
上海望平街
天津東馬路

有正書局

小說時報第二十六期目錄

本報通告一 (本報大綱)

(一) 短篇

木蘭橈

(懶懶)

寧為蕩花死

(汪慟塵)

天潢綺語

英國

M. Cowell 原著

(譯者汪慟塵)

(二) 長篇

德意志興國少年

(續)

情天歷劫記

(續)

(英國畢斯忒原著)

(鴛侶譯)

畢竟是誰

(續)

(英國梅生著)

(吳門瘦鷗譯)

(三) 雜記隨筆

紅冰閣雜記

(續)

(一) 本報主意搜集時下新著繙譯外國名作以及筆記圖畫等

類貢獻社會

(二) 本報所集種類為短篇長篇小說為函本為筆記為異聞軼

事為寫真

(三) 本報募集各種章程另詳後幅

(四) 本報每年共出十冊十冊之外另出增刊一二冊如定常年

者不另取費

(五) 本報自十二冊起加增小說雜談一門如平日喜閱小說無

論新舊無論東西或述其異點或加以評論或有所成解均

望投本館以便彙錄(其募集章程錄後)

本報通告二 (購稿章程)

- (一) 購稿 如願售稿本報者價直略分三等第一等每千字兩元半第二等每千字一元半第三等每千字一元
- (二) 徵稿 本報如遇命題徵稿時價值等第各以其題之難易長短臨時定價

本報通告三 (寫真募集章程)

- (三) 投稿 如有異聞逸事崇文宏論詩記歌詞等類欲藉本報發表不願取資者本報荷經登錄亦必略有報酬用答高誼
- (四) 原稿 無論購稿徵稿投稿既承惠寄登與未登原稿一概不能寄還以免寄失寄誤等種種糾葛尙祈原諒
- (一) 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
- (二) 風景 乞註名勝及在何地

本報通告四 (募集小說雜誌章程)

- (三) 關係 乞註事狀及在何處
- (四) 凡發出後即奉贈本報一冊
- (五) 來件須書明寄上海小說時報社收
- (六) 登與不登來件概不寄還
- (一) 原稿 凡投小說雜誌稿者須將小說原本之書名發行所著者譯者人名以及價目等詳細注明
- (二) 字數 除注明原書之書名等外所投之稿不可過至三四百字以外
- (三) 報酬 投稿者欲得何種報酬 (或照購小說列或則照徵寫真例) 請於投稿上書明
- (五) 如有未見諸小說而可為小說之資料者亦可與上例同視

各學校鑒

習字之好模範

上海有正書局

本局發行碑帖數百種均係搜羅海內精本用最新西法精印與原本絲毫無異迥非坊間翻刻本可比足為習字者所必備
初高等小學中學師範 學生無不適用 其他名目繁多不及備載印有**目錄**詳載內容如蒙**函索**附郵費三分立即寄贈
 北京廠西門天津東門外東馬路蘇州都亭橋南京奇望街分局同啓

書	行	楷	大	小
珂羅版印趙州本晉唐小楷				宋拓晉唐小楷十一種至寶 三元
王右軍金剛經				珂羅版印麻姑仙壇三本合冊 三元
舊拓本靈飛經				舊拓本靈飛經 二元
初拓本滋蕙堂靈飛經小楷				初拓本滋蕙堂靈飛經小楷 四角
三希堂本小楷帖八種合冊				三希堂本小楷帖八種合冊 四角
三希堂本小楷帖四種合冊				三希堂本小楷帖四種合冊 三角
舊拓王右軍書樂毅論				舊拓王右軍書樂毅論 三角
舊拓趙松雪開邪公傳合冊				舊拓趙松雪開邪公傳合冊 三角
趙松雪金剛經				趙松雪金剛經 三角
汪退谷書御製說經詩墨跡				汪退谷書御製說經詩墨跡 六角
詞林硯滴小楷				詞林硯滴小楷 三角
唐拓本顏魯公書多寶塔碑				唐拓本顏魯公書多寶塔碑 六角
北宋拓多寶塔				北宋拓多寶塔 六角
宋拓顏魯公大麻姑仙壇記				宋拓顏魯公大麻姑仙壇記 五角
宋拓顏平原東方畫贊二冊				宋拓顏平原東方畫贊二冊 八角
北宋拓本顏真卿元次山碑				北宋拓本顏真卿元次山碑 五角
宋拓本柳公權玄秘塔寸楷				宋拓本柳公權玄秘塔寸楷 五角
唐拓本九成宮醴泉銘寸楷				唐拓本九成宮醴泉銘寸楷 八角
宋拓本九成宮醴泉銘寸楷				宋拓本九成宮醴泉銘寸楷 五角
宋拓皇甫君碑				宋拓皇甫君碑 五角
宋拓道因師碑				宋拓道因師碑 五角
北宋拓河南雁塔聖教序				北宋拓河南雁塔聖教序 五角
原拓塢塔銘寸楷兩種合冊				原拓塢塔銘寸楷兩種合冊 三角
珂羅版精印原拓本塢塔銘				珂羅版精印原拓本塢塔銘 五角
北宋拓蘇文忠公醉翁亭記				北宋拓蘇文忠公醉翁亭記 八角
北宋拓蘇文忠公豐樂亭記				北宋拓蘇文忠公豐樂亭記 七角
趙松雪書廬山大成殿碑記				趙松雪書廬山大成殿碑記 二角
石庵楷書墨跡				石庵楷書墨跡 三角
汪由敦多寶塔				汪由敦多寶塔 三角
翁叔平隸直人墓誌銘墨跡				翁叔平隸直人墓誌銘墨跡 四角
張季直先生狼山觀音像記				張季直先生狼山觀音像記 三角
珂羅版印柯丹丘定武蘭亭				珂羅版印柯丹丘定武蘭亭 一元
宋拓定武蘭亭				宋拓定武蘭亭 二角
褚河南書哀冊				褚河南書哀冊 二角
蘇文忠習字帖				蘇文忠習字帖 三角
舊拓本趙松雪蘭亭十三版				舊拓本趙松雪蘭亭十三版 三角
網目版印趙松雪心經墨寶				網目版印趙松雪心經墨寶 三角
趙松雪書海賦				趙松雪書海賦 三角
趙松雪淨土詞				趙松雪淨土詞 三角
董香光習字帖				董香光習字帖 四角
董香光行書墨跡三種合冊				董香光行書墨跡三種合冊 四角
董香光錢忠所神道碑墨跡				董香光錢忠所神道碑墨跡 四角
王夢樓先生行書墨蹟第三				王夢樓先生行書墨蹟第三 三角
王虛舟書墨蹟				王虛舟書墨蹟 三角

意雅副以擇選為代當局本局本告函形情將請者宜適最為種何購以知不君諸如

五彩珂羅版印小王某畫

紅樓夢條屏

此乃王小明工筆所繪紅樓夢畫屏。共計八幅。人物之秀媚。補景之繁富。色彩之鮮麗。意法之周密。均為得未曾有。小某能事。盡於斯矣。茲用五彩珂羅版套印。描以真金。毫不失原本之神趣。實為閨閣中裝飾之妙品。繪畫家無上之臨本。購一幅。可作單條。購四幅。購八幅。可作畫屏。並有用青綾裱好者。每幅只加實洋三角。購去即可懸掛。細目列下。即祈隨意選購。

- | | | | | | | | |
|------|------|------|------|------|------|------|------|
| 晴雯補裘 | 寶槩踏雪 | 黛玉葬花 | 湘雲眠芍 | 海棠聯社 | 瀟湘夜雨 | 顰兒春困 | 晴雯撕扇 |
| ■ | ■ | ■ | ■ | ■ | ■ | ■ | ■ |
- 每幅八角
隨意挑選

王小明仕女畫屏

五彩珂羅版套印 四幅 二元
此屏皆畫小青小影。而以小青詩意寫出之。幽艷可愛。

顧西某仕女畫屏

五彩珂羅版套印 四幅 二元四角
此屏所繪仕女。具有一種嫵雅秀麗之態。極精極妙。

戴醇士山水畫屏

五彩珂羅版套印 四幅 四元
此屏所繪分春夏秋冬四景。計春水人家。圖深山讀易。圖斜陽歸鳥。圖江亭橫雪。圖用筆深厚。清微絕俗。蓋合雲林之逸。石谷之能。而一者也。

李復堂花鳥畫屏

單色珂羅版精印 四幅 八角
此屏乃墨筆所繪。花鳥翻翻欲活。題詩尤饒興趣。

工筆人物仕女屏

單色珂羅版精印 四幅 一元二角
費解一派人所繪

發行所有正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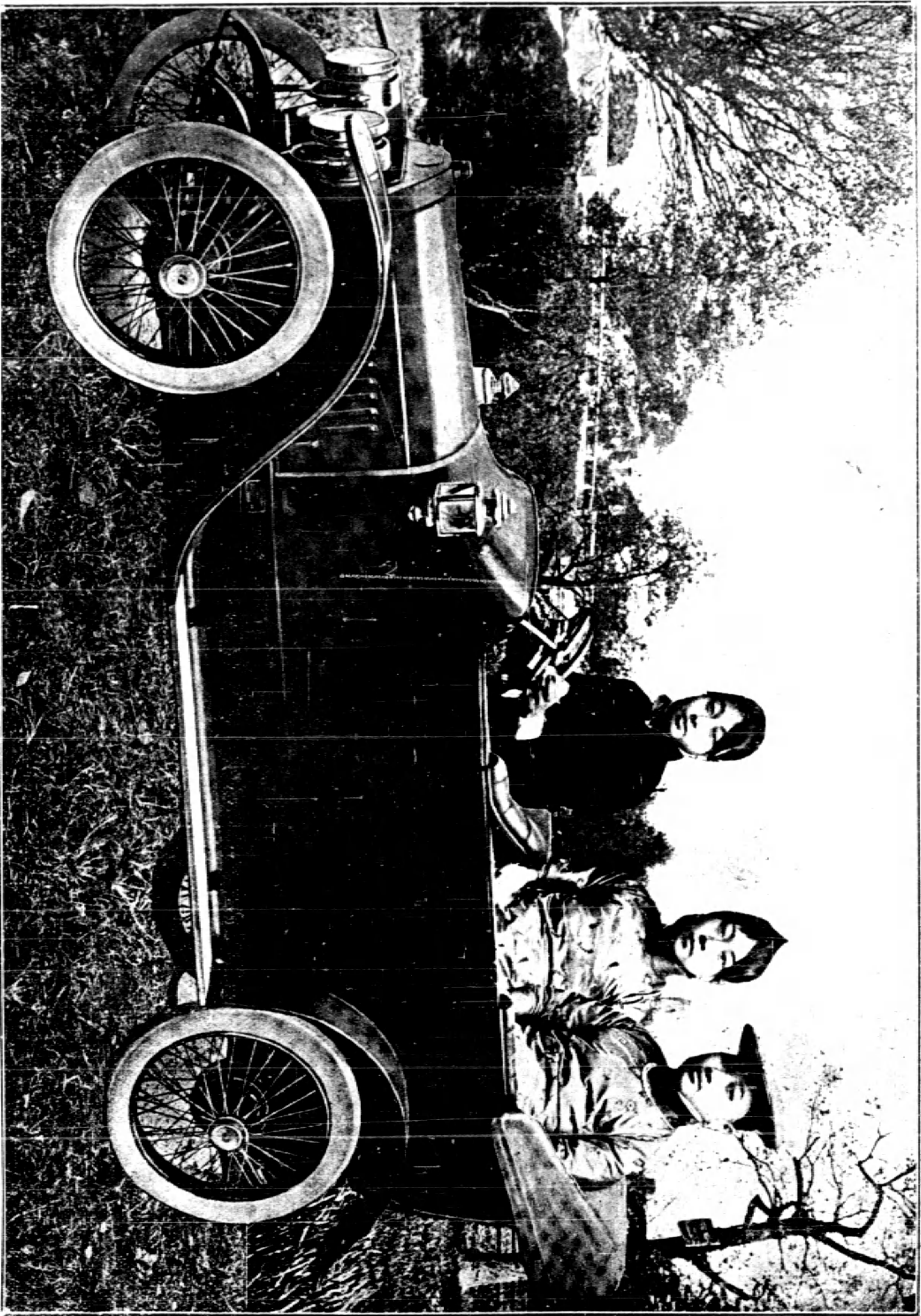
時式女裝梅蘭芳

上海名花十二友(在徐園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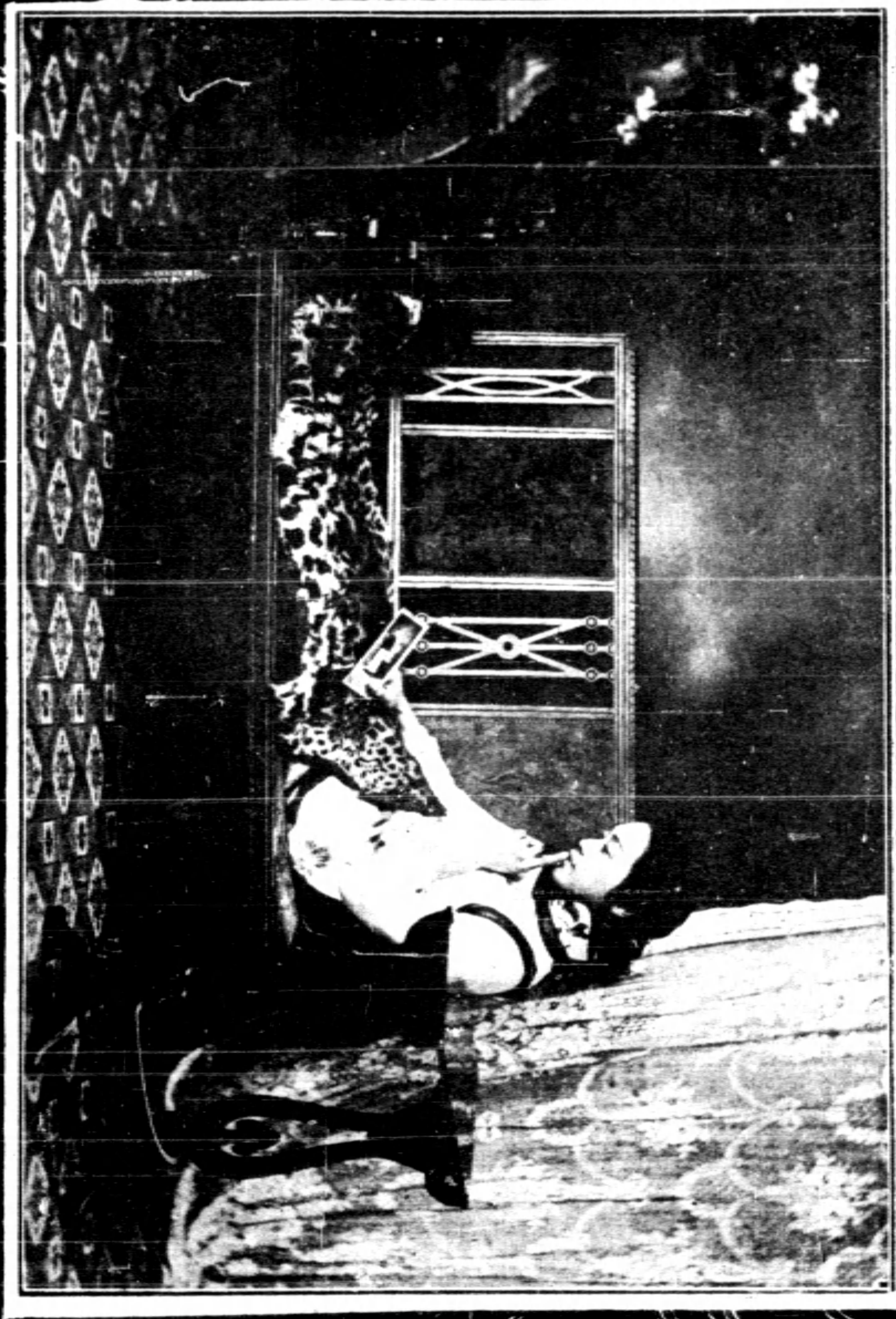
- 葉 弟
- 春 鏡 樓
- 老 三
- 蟾 影 二
- 鑑 冰
- 老 三
- 蔡 瑞 寶
- 小 林 絳 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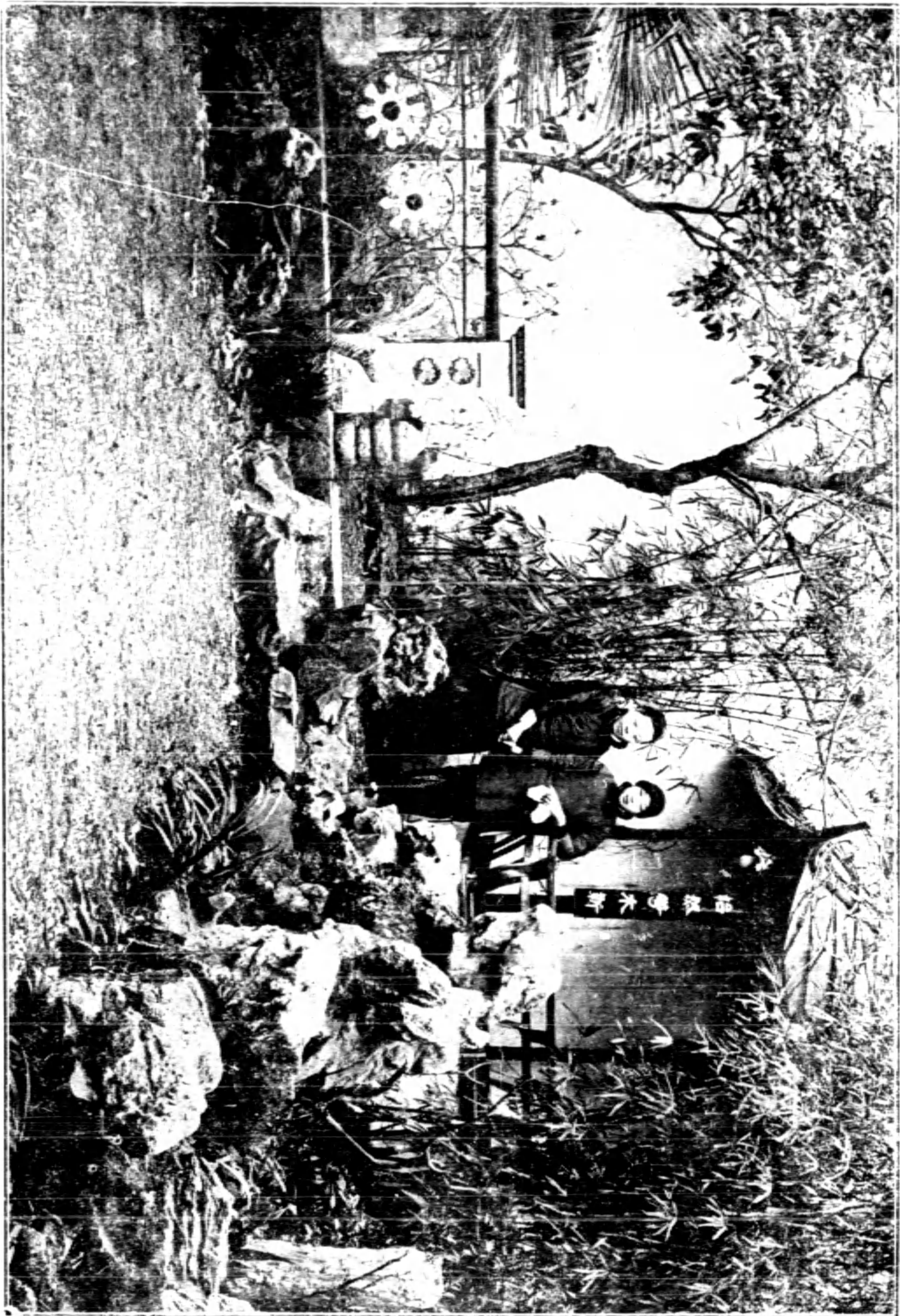




怡 新 投 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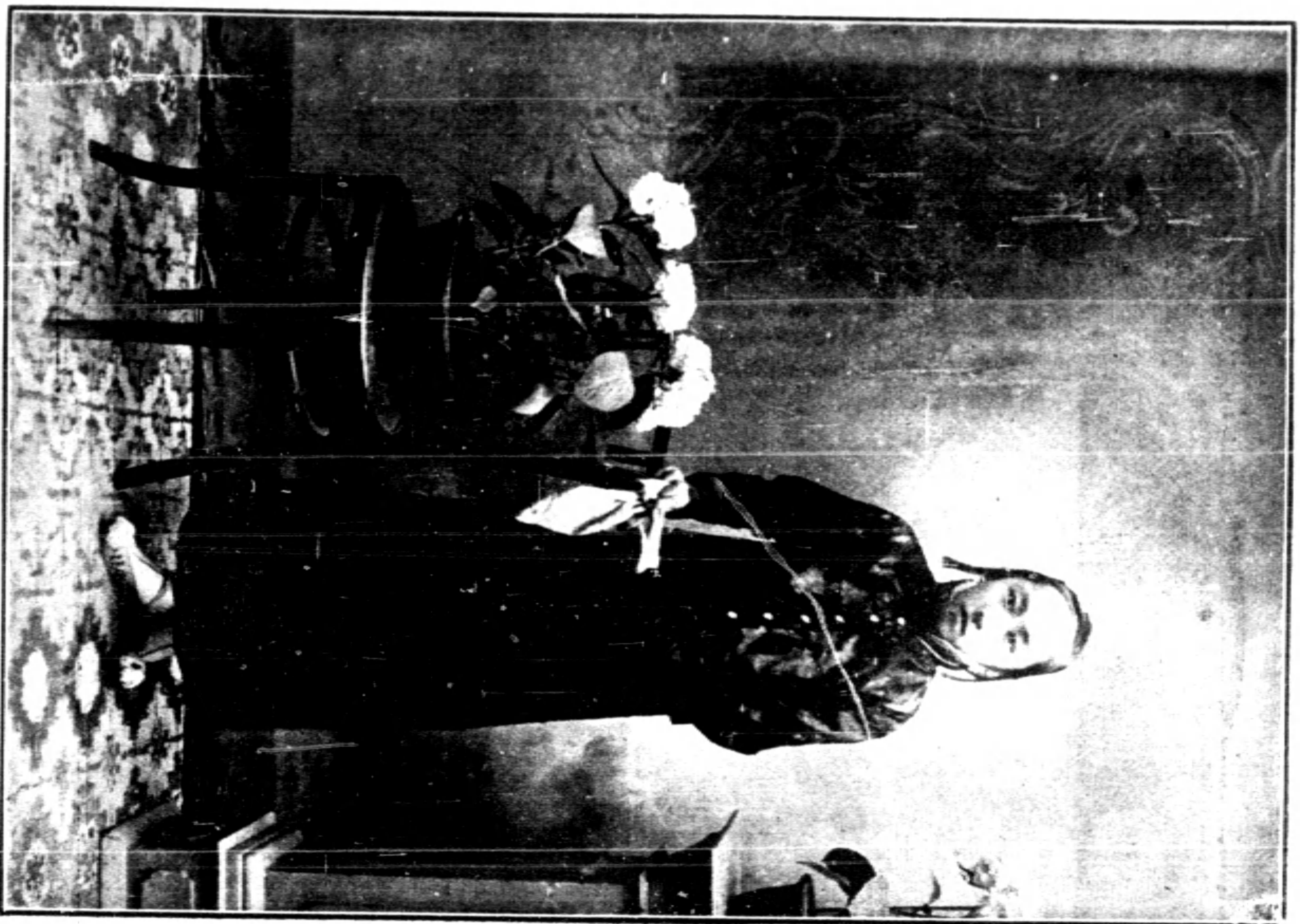
圖 思 相 影 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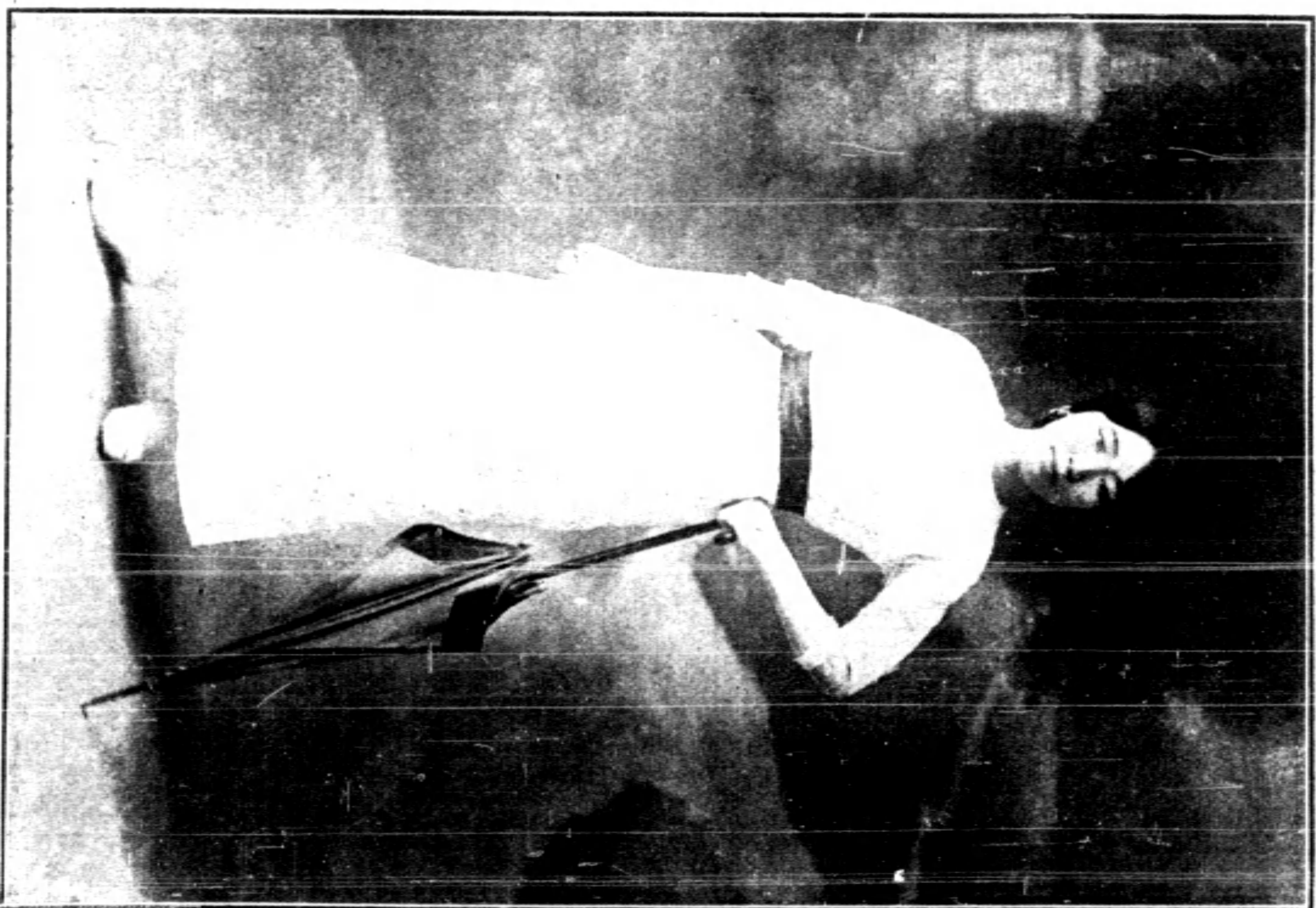


蘇 萃 佳 帶

怡新園贈



清 一 孫



仙 梅 余

小莉廠
安氏天
津之揚
柳青人
業燮五
類生熱
善雜劇
有板片
潘湯梨
周白燕

月清愁絕倚欄橫
窈窕映來半
點絳脣 辛亥重九即由倚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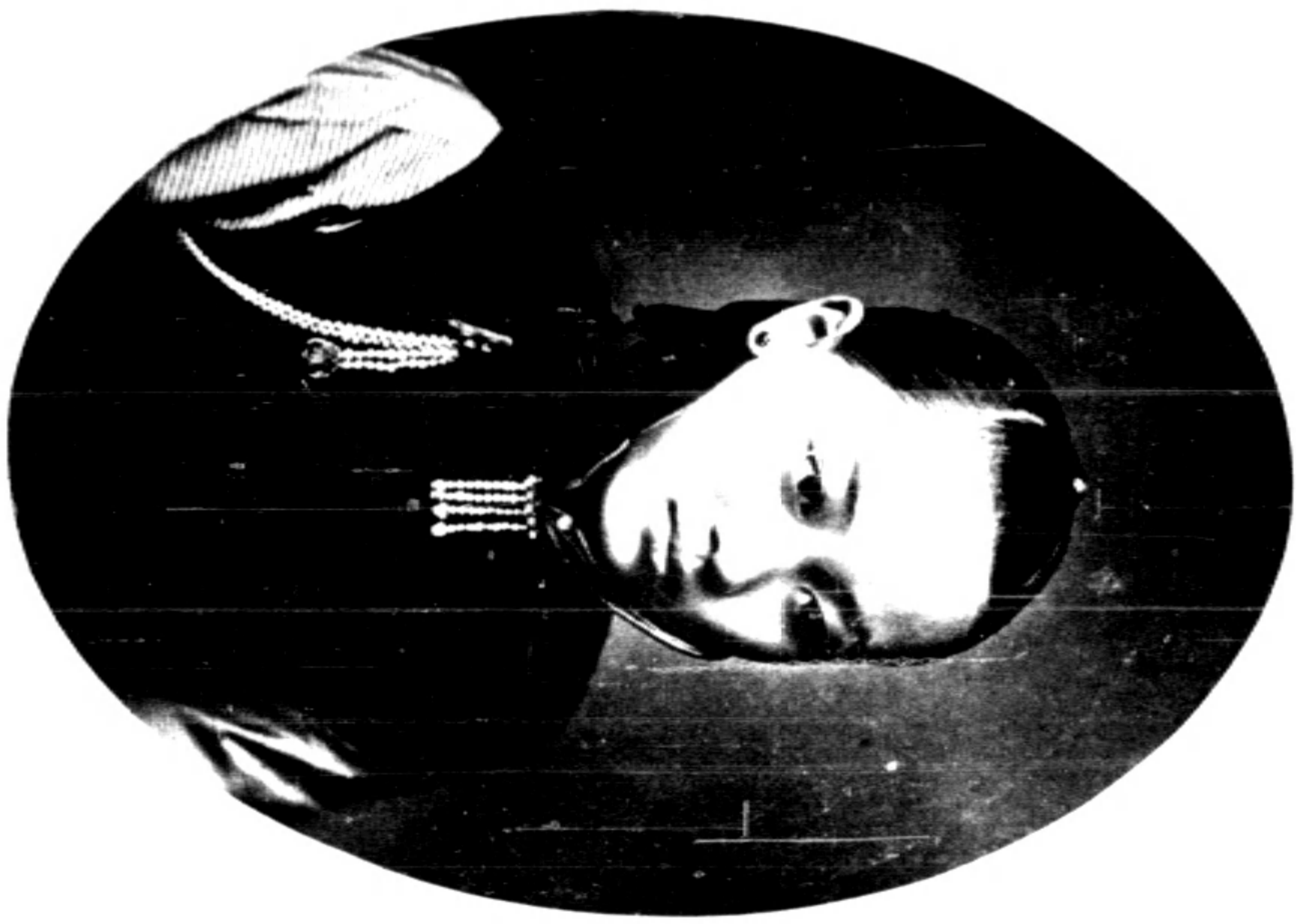


寒倚重能應來夢
江秋夢
評煥在並
鄒衣摺
半眉
柳其
景
會
會
會

三不飲不女夫



南昌雌妓小燕子夢痕寄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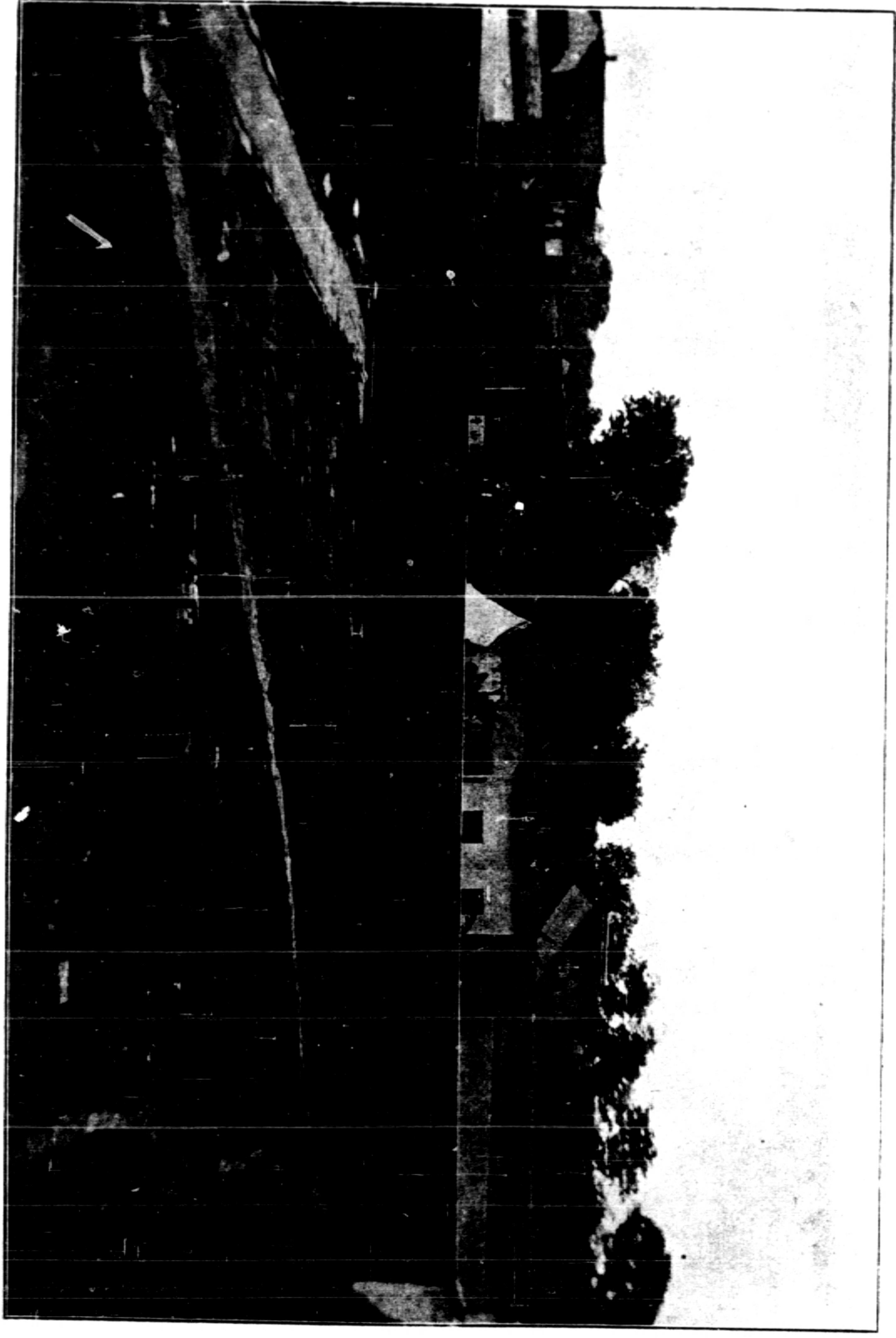


花 金 田



春 蘭 楊

姑蘇城外寒山寺





西人之情愛



西人之情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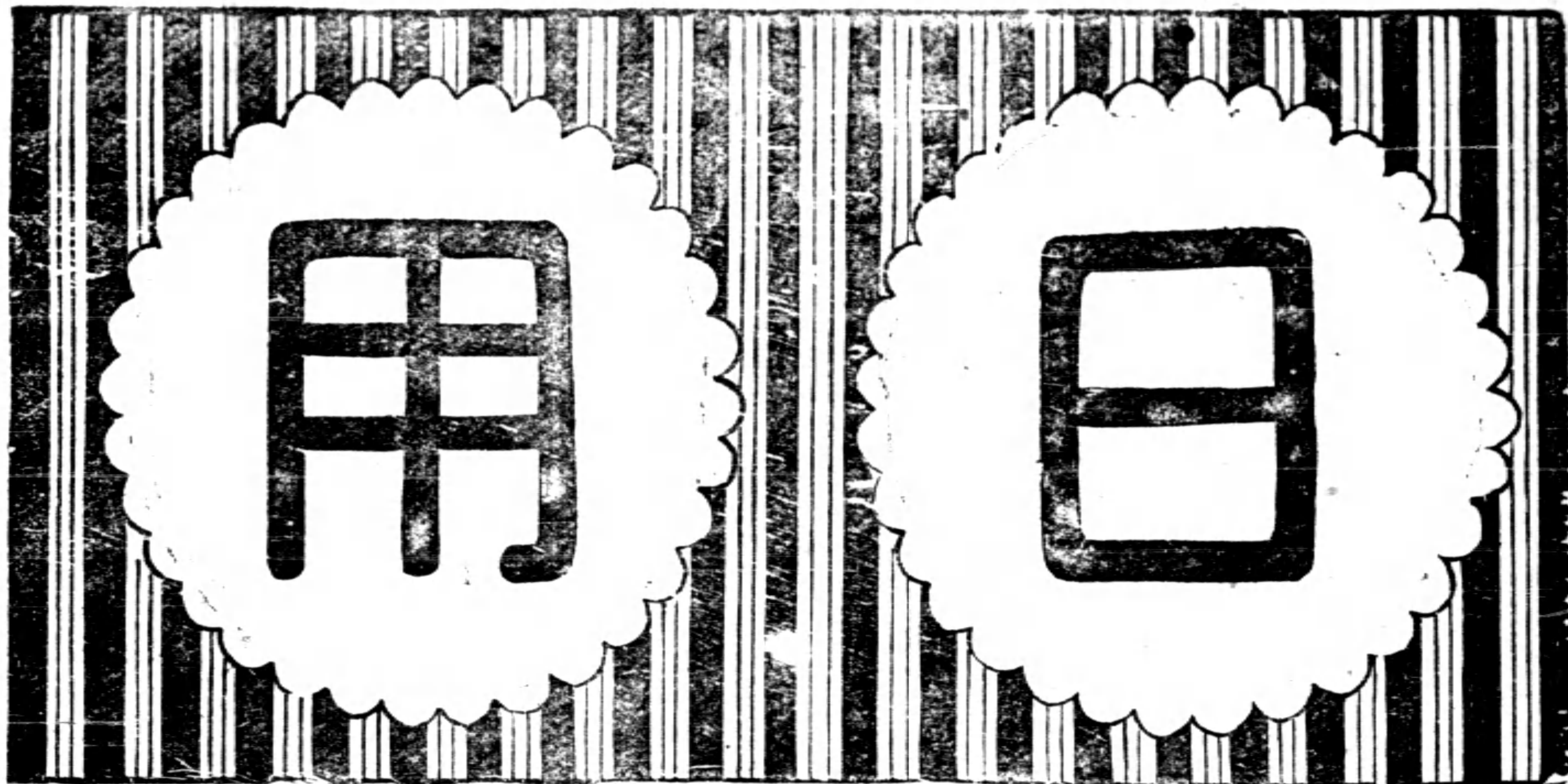
習畫之好模範



汪社者繪。是編取材精當。極合學校之用。前四冊為焦墨畫。後五冊為設色畫。其用筆秀拔。寫物如生。取以臨摹。受益當非淺鮮。每部定價大洋九角。

此帖乃選取各種花卉。由美術家精心安置。攝成影片。用五彩珂羅版套印。詡詡欲活。非種種畫稿所能及。實為寫生界無上之臨本。無論習鉛筆畫。習毛筆畫。均極適用。每冊定價大洋六角。

有正書局印行



每册定價銀三角 折實二角

▲封面 係畫一美艷絕倫之少女抱一玉雪可念之小孩手持竹龍而嬉嬌憨之態躍然紙上用三色版精印鮮艷清晰實為近日封面中空前佳構

▲歷書 甲辰年應用以陰歷為主以陽歷對照凡星期月令節氣宜忌諸神誕日等詳細附注極便檢查

▲學務 學校統系表 初等小學課程表 高等小學課程表 中學課程標準 師範學校課程標準 高等師範學校課程標準 國民學校令 實業學校規程 學校制服規程 學校儀式規程 國慶日紀念日陰歷四節及孔子誕日日期 學校傳染病預防方法及消毒方法 學校學年學期及休業日期規程 學績試驗條例

▲官吏 文官高等考試令 司法官考試令 文官普通考試令 文官甄用令 文職任用令 文官官秩令 文官任職令 觀見條例 觀見謁見觀賀授勳公宴茶會各禮節 官吏服務令

▲官職錄 上至政事堂下至縣知事外而公使領事內而特別職員現任何人調查新確為交際界之指南

▲商務 商人通例 公司條例 商會法 權度條例 金磅先令用法及算法 外國貨幣合中國庫平銀表 火險章程 火險價目表 火險保單新章 水險章程水險價目表 水漬險章程 壽險價目表 全國商埠一覽表

▲郵政 郵政局郵程日期表 中國郵政寄費表 郵件章程摘要 購領郵票行使銀錢之定章 郵局寄遞快信章程 郵局寄遞保險信件辦法 郵票明信片種類及粘貼郵費規則略說郵政局辦事時刻

▲電報 重訂收發電報辦法及減價章程 劃一電報價目辦法 大北電報公司價目 大東電報公司價目 大德和電報公司價目 太平洋商務電報公司價目 上海無線電局收發報章程 全國電局區域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

唯 一 之 廉 價 書

便 覽

四 分 外 埠 每 冊 加 郵 費 五 分

等次表 德律風用法

● 稅法 印法稅法 印花稅法施行細則 關於人事憑証貼用印花條例 契稅條例 契稅施行條例細則 所得稅條例 特種營業執照稅條例 販賣烟酒特許牌照稅條例 販賣烟酒特許牌照稅條例施行細則

● 旅行 中國鐵路一覽表 鐵路相距表 滬甯鐵路開車時刻表 滬杭鐵路開車時刻表 津浦鐵路開車時刻表 京漢鐵路開車時刻表 京奉鐵路價目表 滬杭鐵路價目表 滬甯鐵路價目表 京漢鐵路價目表 京奉鐵路價目表 南滿鐵路價目表 京張鐵路價目表 三水鐵路價目表 道清鐵路價目表 粵漢鐵路價目表 滇越鐵路價目表 吉長鐵路價目表 南潯鐵路價目表 潮汕鐵路價目表 中東鐵路價目表 京門鐵路價目表 安奉鐵路價目表 汴洛鐵路價目表 青濟鐵路價目表 新寧鐵路價目表 甌濟鐵路價目表 正太鐵路價目表 周瑞鐵路價目表 粵漢鐵路價目表 甬紹鐵路價目表 營口鐵路價目表 臨棗鐵路價目表 旅順鐵路價目表 厦漳鐵路價目表 通豐鐵路價目表 甯省鐵路價目表 溝營鐵路價目表 撫順鐵路價目表

● 衛生 起居須知 舟車便覽

● 文藝 尺牘須知 楹聯類編

● 禮節 婚嫁略說 喪儀略說 男女禮服制 禮制 禮服圖

● 雜類 各省區域表 郡望備查

● 船價目表 上海八江口間輪船價目表 上海至沿海各埠輪船價目表 上海至內河各埠輪船價目表 上海至各國輪船價目表 上海至各埠各埠輪船開行日期時刻表 各省客棧一覽表

局 發 行 北 京 廠 西 門



本所向設上海海寧路中市雇用專門技師研究印刷不遺餘力各種印刷出品歷經本國南洋勸業會美國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等會獎勵推為印刷界特色現因廠地不敷特於今年遷移威海衛路同孚路口三百零九號擴充內容推廣營業如蒙惠顧製作精工價目克己訂期不誤

上海威海衛路
三百零九號

有正書局印刷所

代製	代印
玻璃版 照相鋅版 五彩石版 活字版	碑帖名畫 章程證書 地圖名勝 美術明信片
三色版 照相銅版	書報雜誌 商標息單 各種簿冊 入場券
	鈔票股票 傳單招帖 五彩月份牌



短篇名著

木蘭榜

(懶懶)

玻窗四。厥高聳入雲。夕陽天。半烟光欲暮。一醫院之病室中。一軍官倚汽床投足。別榻面白。皙年事約二十許。兩目神光炯炯。雖病骨支離。尤覺英氣勃勃。脫令臨風獨立。當想見其豐神透徹也。室隅有小屏。時頃。砰礮作響。一短衣窄袖。胸懸白巾之看護婦。人手咖啡一杯。前進此婦年事可十七八。珠圓玉潤。妙韻天然。斯時曜靈已西。室中電球煜煜。射睫。此二人同倚燈光中。如璧人一對。過室外者。悉停睇。駐足不欲去。此少年氏周字懷瑜。本虎林世家子。幼失怙。依萱堂撫弟妹。弟握瑾。早歲留學歐西。懷瑜少有大志。不拘拘於章句之學。辛亥武昌起義。慨然投筆。勇往直前。累戰功。除團長。破天保城。日奮不顧身。城陷。懷瑜功績卓著。而踪跡杳然。偵騎四出。有書記官溫得仁。超乘出獲懷瑜於死人堆裏。蓋懷瑜入城後。流彈洞其股。顛撲下馬。敵過時。佯死。得不爲所覺。得仁審視其創。淚搖搖下。立遣衛兵回營。邀衆昇懷瑜入紅十字會。得仁日必探視。如親人。奏凱後。懷瑜傷未全愈。抵家日。以風塵勞頓。復櫻別疾。遂入某醫院。三日以

後院中突來一少女自言爲梅麗請於院長願任看護婦職約法三章此來獨看護懷瑜謂懷瑜爲國故願捨身院長初以爲此婦必懷瑜所素眷者故藉是得廁身其旁虞其以兒女纏綿之情妨病者虛乏之體於理勿可立却之終以其斷斷力請姑命小試此婦歡然入事評藥量水體貼入微鳥語花香必瑣談掌故以娛病者問及外國事娓娓不倦如數家珍病者翛然漸有起色於是院長遂聽其留不之禁一日爲禮拜日梅麗小立門前見一少年蹣跚來戎服革履舉止冲然而眉宇間特呈斌媚蘋果之頰淺暈雙渦絕無糾糾氣象抵門出刺梅麗視爲溫得仁即導之入懷瑜見客至輾然而喜得仁亦笑鑿融融然問暖噓寒復出掌按懷瑜額粲然曰熱已退淨愈矣回首昵梅麗注視已面手微縮首微俛繼卽繞室盤桓旋亦別去

蹄聲得得一軍官坐馬上後隨一衛兵絕塵向某醫院去抵門闈人詢知爲望懷瑜者導入懷瑜房外軍官揮手令去獨推門入見素帳雙垂踵息無聲一看護婦携蟹行文字于逍遙椅上作海棠春睡軍官審視半晌狀極驚愕須臾如恍然有省乃俛而視其柔荑嘻然欲哂終則木然痴立梅麗前如銅像如石佛梅麗香夢初醒突見前立一人大愕自顧形跡急歛裳整履朦朧中以爲得仁也笑問溫先生來耶客勿聲梅麗益詫拭目諦視則一少年軍官氣宇昂藏得仁端莊此則流利冥想片時曾與無素乃殷殷叩其來意軍官始遽然如夢初覺囁嚅勿復能置答蓋尙未聞梅麗作何語也梅麗忍俊不禁軍官頰頰移時

始詢懷瑜何在。並自表爲蔣夢炎。梅麗告以睡夢炎。立詔衛兵入。出公文使將與懷瑜。且謂茲事重要。須坐待其興。語次牀隱隱作響。素帳微動。懷瑜探首出。見夢炎。即招呼問好。夢炎前舉手爲禮。作泛膚之數語。後即就梅麗手取公文。以上懷瑜自啓。閱夢炎乘間注視梅麗面。不少瞬。頻領其首如頑石點頭。懷瑜閱竟。語以竅要。始覺恭身前聽命。蓋懷瑜雖臥病而不廢職事。無纖洪悉資。主決懷瑜固運籌幃幄。決勝千里者。故一目了然。片言立決。夢炎既叩命。立興辭殷殷。諛以保重。且謂明晨當再來省視。臨行猶斜眄梅麗。眈眈如餓虎去後。懷瑜語梅麗。蔣管帶目睽睽爲狀。至可哂。重來不必叩叩。晉接也。梅麗笑諾。越日而夢炎果來。讀者固勿知渠意。云何記者。則不得不一叙厥隱衷矣。先是懷瑜奏凱時。夢炎嘗走探其家。窺其妹麗貞於別室。驚其艷。欲前通款曲而已。如驚鴻逝。自是厥後。曾未再覩。緣祇一面渴思。幾成病。故院中乍晤梅麗。以爲麗貞也。幾欲衝口直呼其名。然轉念天下本有形似者。冒昧從事。寧不遺人笑柄。顧細審其臻首蛾眉。無一不肖。猶記得其左手有硃砂痣。一遂俯首就視。而無疑團。幾釋矣。乃忽有殷然接於目者。痣在右手也。夢炎狂喜。始知向時應接不暇。誤記耳。蓋曩麗貞走時。夢炎兩目如電。直射其嬌靨。麗貞嬌羞。舉袖障面。故得見之。然又念此醫院本不容親人調護者。麗貞何由得入。則又遲疑。至不能決。終念必麗貞以友愛。故變名入侍。不然天下甯有貌似至此者。躊躇片刻。益自信。所諒非訛。以素所眷戀之人。突遇諸意。表其作態如白雲蒼狗。變幻靡常。誠何足怪。惟梅麗孤高自許。雖晤面後。曲意承望。風旨

端不能中肯綮。觀其色凜然，似不可犯者。織女投梳，夢炎苦矣。又明日得仁，邂逅夢炎於途，間約共探懷瑜。晤後笑語歡然。夢炎謂懷瑜若艷福佳哉，乃得此婉麗之看護婦，相偎貼，偶携得玉玦，代奉粧次，何如言已狂笑得仁，微哂無言。懷瑜覘墨，俄曰：自謂非闖茸男子，何管帶鄙余至此。極言次適梅麗自外入，夢炎探懷出玉玦，以奉梅麗，強受漠然，置諸案，不言謝。夢炎嗒然而故作鎮定態，口齟然，澤其色聒而與談。他語梅麗終落落，少須梅麗目被塵淚，續續下。夢炎進以帕，適得仁亦以帕至，二帕並揚，梅麗前，梅麗舍夢炎而御得仁。此際夢炎懊喪之狀，雖禿吾穎亦難殫述。兩眼盈盈，奪眶欲出矣。

茶鐺藥灶，朱火液場，牙床角枕，一病者臥其上，面尪療憔悴，無人色。一妙齡女支頤坐左側，低螭螿頸，身段婀娜，髣髴艷絕。俄而首漸抬，長鬢減翠，蟬露秋枝，病者吮嚙時作呼阿妹，此女立前低問底事。病者諦視良久，則搖首微嘆，索然面裡，讀者必以爲懷瑜病復亟矣。實則非也。病者夢炎耳。夢炎自遭梅麗冷落，後念麗貞何厚，得仁而薄，已詎以得仁之玉雪可念而動其眷顧耶。顧己亦不弱，何麗貞終意不我屬，且己之用心似較得仁尤真，且摯何擯斥至此極殊，令人索解無從。於是夢炎之心，漸由羨生妬，由妬生懟，終則不能支持，頽然病矣。夢炎椿庭早折，奉母以居，有妹名夢梅，蔣母忠質慈祥，生平無妄言，苦節撫孤，十餘年如一日。平居長齋奉佛，家事悉賴一老婢周媽經紀。夢炎兄妹亦視如長輩，僉聽其約束。特二人純孝，雖由周媽督率，時必取決於母耳。夢炎早歲入陸軍小學，與懷瑜同學數年，畢業後補某營聯長嗣。

以功擢管帶隸懷瑜部下。故悉其家世。夢炎既病。夢梅職調護。以其症怪。不得其病源。怒然以憂。愈接愈厲。益悚懼。則就商其母。曰：阿兄之疾。突如其來。揆之情理。必有觸之者。而百索不得其原委。阿母以爲何也。蔣母訥訥。勿能言。相對沈瀾。既而夢梅忽呼周媽。周媽至。夢梅語以故。周媽微哂曰：阿姑誠慤矣。茲事探從勝奎口。有不得其梗概者乎。蔣母點首。夢梅亦解顏立。速勝奎入。勝奎者。周媽之猶子。前隨夢炎入醫院之衛兵也。早歲備於蔣氏。夢炎從軍時。隨之去。迨夢炎供職。勝奎請爲衛兵。勝奎既入。羣聚調之。勝奎唯唯。否否。周媽怒。以目始悚。然謂向從公子。至某醫院。望周團長。選一看護婦。公子立其前。呆若木雞。嗣凡數過。余均未隨。往勿得知其後事。然公子病殊怪。要之必爲個儂。無疑。夢梅待其出。嚶嚶曰：阿兄眼孔亦淺矣哉。幾層見有爲看護婦而病者。阿兄誠偵矣。雖然。事既有源。不難按跡而索也。蔣母聞有計。喜甚。即曰：梅兒。若父早喪。宗祧惟若兒是賴。兒既云有計。當努力圖之。勿令爾父作若敖之鬼也。夢梅唯唯。日曜日懷瑜。小瘳策杖能行矣。梅麗無所事事。狀極悶悶。憑窓遠眺。忽聞履聲細碎。回顧一少女。瑩目而朱唇。作看護婦妝。欸欸而來。梅麗起與晉接。始知爲本日新來者。名梅雨。以人地兩疎。來求指授。梅麗遜謝。坐與囑嚶。情意拳拳。懷瑜則舍筇入榻。擁被冥坐。如老僧入定。梅麗更詢其邦族。自言家城東。室匪老。母饋粥不給。故來此。操業藉致甘旨之養耳。轉而叩梅麗。梅麗具以告。言次。適得仁來。懷瑜始下床。與得仁。捫臂繞室。徘徊得仁。頻偷視梅雨。梅雨覺。狀似忸怩。託故辭去。明日更來。與梅麗益欸密。携梅麗手。侃

侃而談。間亦及懷瑜。懷瑜落落。勿置答。梅雨慙然。瀕去。約梅麗翌日。作公園遊。懷瑜僭謂。明晨有要事。待辦。恐負盛意。梅雨怏怏。然卒力請。勿少懈。去後。懷瑜謂梅麗。此女來也。突如勿知。爲何許人。明約可力却之。梅麗躊躇。至不能決。則模稜其詞。及至。梅雨果來。席不暇暖。立邀梅麗出。梅麗偷目懷瑜。見懷瑜首微微搖。惕然止。旣而梅雨乞益力。便欲隨。懷瑜復目禁之。然梅麗多情人也。終不忍傷梅雨之叩叩友誼。重以墊居此院。時日已久。屢欲一領外間風味。苦無良侶。忽得佳儔。不禁中心養養。勿獲已。告無禮於懷瑜。截然偕去。斯時梅雨啞啞而笑。梅麗一則以喜。一則以喜。懷瑜則掉首內向。勿得窺其面。作何狀。惟出房時。似聞其微呼聲耳。

一雅潔之客室中。二妙倩女。攜手逕入室中。布置井井。器具均作西式。壁張六十名人畫像。有風琴及網球之拍。梅麗謂梅雨曰。若曾謂家道式微。今觀此景象。豈窶人所得而有者。若奈何。誑我梅雨。驟然曰。此非余家。余始居也。始寡而無子。親串中獨鍾愛。余時欲撫余爲螟蛉女。特余以依人爲羞。甯力作以承菽水。歡偶樂。此幽靜促膝。可談故舍家而就此耳。言次。姊姊然前。攜梅麗手。梅麗亦緊握其柔荑。作劉楨平視。少選女僕。陳餐具。梅麗興辭。梅雨固留。舉樽相屬。言笑益歡。午後遊六橋三竺。間回時。復邀過其舅家。再固挽留。晚餐後。梅麗堅請去。梅雨固謂長夜漫漫。殊不耐岑寂。抵足清談。度此可憐。宵周君病已漸痊。一夜奚必須人。梅麗逡巡。不可低首。思索決然。欲歸。然卒爲強留。梅雨喜氣溢眉。字孜孜展笑。梅麗終

鬱鬱似進退維谷者亡何羅帳匝地解衣寢矣歡笑之聲直達幕外兩雌並臥其樂趣何似雖非局外人所得而知然其撲朔迷離興致當亦不淺耳

俄而切切私語聲中而勃谿聲作矣讀者以爲其一惡作劇耶非也試續聽之於時梅雨大作驚雷聲力詰梅麗爲誰氏子梅麗戰戰兢兢陳顛末梅雨始喟然曰阿兄誤我於是個中之真相現而吾書之黑幕去矣讀者倘猶憶得蔣夢梅數掌稱得計及星期日某醫院忽來之看護婦事乎誠然則此中之雲譎波詭不難豁然貫通矣先是夢梅以兄之病入膏肓計非對症下藥力不足招魂氣於墟墓然彼姝咫尺天涯縱雙方有意而兩造無有傳消息者雖阿兄竟鬱鬱爲情死於事亦何補故矯爲看護婦實藉爲塞鴻也幸此婦楚楚可人一見如故相于僅數日竟可使之歸惟見其和愉夷懌似生少不知愁者則其與兄之情懷或未達沸度突引而面兄虞事轉決裂故先留之宿夜中刺探其隱再圖設施不謂弄巧反拙黃雀在後探得其真相乃弁而釵者於時夢梅急遽惶迫之狀雖罄吾楮墨勿能狀其萬一旣得梅麗瑣瑣陳訴始知梅麗本非眞名乃懷瑜弟握瑾新自歐洲歸抵家日適懷瑜已入醫院即欲入侍醫兄疾以格於院章勿許同寓不得已僑裝耳此際夢梅深暈雙渦垂首至臆握瑾進握其纖手懇之曰旣謫膺鼎尙望代守秘密要知余之僑裝誠以爲兄非故顛倒陰陽也勿獲已之苦哀能我恕乎且今日本不欲來吾兄亦力止余終以若深婉之情不可却故樂追隨鬢影亦擬即歸奈若竟再四強留直令人却無可却

抑更有進者。若以明珠待字之身。乃邀一男子。強同枕席。爲若計。似亦不宜闡揚。言次。俛其香頰。問見允否。夢梅。摔手掉頭。疾趨下床。背燈雪涕。少選。嘆曰。事已如此。夫復何言。忍恥謂握瑾曰。儂以冰雪之身。亦以阿兄故作白圭玷勢。已如此。願奉箕箒。君如以儂有意婦德。儂亦以不得已之苦哀。而誤蹈陷阱者。要之阿兄害我也。夫復何言。君如棄我。此後亦惟有不嫁以明志耳。言次。舉袖掩面。欷歔欲絕。握瑾百端慰藉。矢以嚙日。且謂歸稟堂上。立誣吉証。婚家母素愛余。當無不如余志。夢梅稍慰。握瑾復問。屢及阿兄令兄。果爲誰。願更得其詳。夢梅始謂阿兄。蔣夢炎。現爲管帶。數日前得怪病。儂怔忡無措。阿母猶蒼黃。幸周媽有見。探從勝奎口。知阿兄疾。以過醫院。遇君而作謔語。喃喃厥勢。岌岌余家。數世單傳。一脈香煙。惟阿兄是賴。故儂不惜玉潔。猥爲賤役。計爲近者。又以若神觀清徹。似未經情累者。驟引晤兄。恐事或蹉敗。故詭謂舅家。而強留宿。冀探取情緒。不圖至此。害人自害。誰實尸其咎。握瑾拍手曰。周郎妙計。賠了夫人矣。旣而曰。奇哉。余非能狐媚惑人者。何令兄如許多情也。令兄倘所謂痴公子。無所往而不用其情者。非歟。夢梅嫣然曰。秀色可餐。見者心醉。不待目挑眉語。君自媚好。故阿兄亦復爾爾。旣而自覺其言之無倫。則益羞不可仰。握瑾微哂。良久曰。無傷也。令兄疾易爲耳。若不會云。令兄愛余者。愛余色乎。余有變生姊麗貞。聲音笑貌。酷肖余。余改裝時。與姊並立。吾母前。吾母驟亦不能辨別。惟吾姊左手有硃砂痣。余則在右手。吾母索手。姊比余慧。並藏其手。余則僅藏左手。以是得爲吾母識破。吾姊居恆耽吟咏。且能作冗長之

蟹。行。文。字。今。尙。待。字。閨。中。如。不。嫌。棄。願。締。秦。晉。斯。時。夢。梅。頷。其。首。昏。檀。烘。日。媚。體。迎。風。勿。復。如。向。之。遠。山。蹙。黛。秋。水。凝。愁。其。對。於。握。瑾。亦。漸。漸。有。親。意。勿。復。如。曩。之。拒。避。矣。有。頃。握。瑾。沉。沉。入。夢。喃喃。作。睡。語。且。帶。笑。聲。夢。梅。展。衾。覆。之。已。亦。呵。欠。屢。作。睡。魔。頻。來。執。燭。欲。入。內。室。又。復。踈。蹶。卒。就。握。瑾。足。後。臥。其。夜。客。星。有。否。犯。帝。座。記。者。未。經。目。擊。殊。勿。敢。下。確。實。之。斷。語。惟。握。瑾。彬彬。有。君。子。風。夢。梅。亦。知。禮。女。子。或。無。意。外。虞。耳。

詰。朝。握。瑾。自。去。夢。梅。從。此。不。入。院。其。晤。母。兄。後。自。當。詳。述。無。遺。其。羞。頰。咎。兄。之。狀。亦。必。如。上。所。述。者。吾。書。茲。亦。不。復。瑣。瑣。作。贅。語。夢。炎。初。聞。之。下。不。無。慍。惱。迨。知。究。竟。顏。始。漸。霽。思。以。羊。易。牛。計。亦。良。得。霍。然。而。興。遂。懇。一。與。周。氏。素。論。者。往。關。說。兩。家。本。非。狃。於。俗。習。者。無。門。戶。之。見。無。迷。信。之。障。加。以。懷。瑜。蘭。玉。共。表。同。情。周。母。亦。遂。諾。諾。不。數。日。兩。造。互。文。定。此。時。懷。瑜。已。復。原。出。院。家。居。握。瑾。亦。卸。却。看。護。責。矣。浴。佛。日。懷。瑜。與。得。仁。共。遊。湖。上。瓜。皮。小。艇。容。與。中。流。懷。瑜。心。曠。神。怡。擊。楫。長。嘯。遠。見。烟。波。深。處。水。鳥。對。對。鼓。翼。迴。翔。卽。之。沒。入。水。底。信。口。吟。願。作。鴛。鴦。不。羨。仙。句。顧。謂。得。仁。吾。弟。亦。同。此。志。乎。得。仁。默。默。微。俛。其。首。似。有。所。思。再。語。之。勿。應。如。故。懷。瑜。詫。愕。以。爲。有。隱。憂。也。力。慰。而。叩。其。故。得。仁。始。覺。慙。然。稱。無。有。懷。瑜。曰。觀。吾。弟。疾。首。蹙。額。必。有。故。何。爲。諱。莫。如。深。數。載。知。交。豈。今。者。遂。途。人。余。耶。得。仁。始。謂。明。晨。欲。乞。假。歸。省。一。事。欲。上。讀。耳。言。次。又。復。噤。嚅。懷。瑜。曰。爾。我。知。己。何。必。作。態。脫。有。需。余。處。無。不。效。絲。薄。曩。賴。吾。弟。生。死。骨。肉。深。恩。慚。未。報。也。

得仁。赧然謂有女弟。年才二八。頗韶秀。願結絲蘿。慮兄以卑。深見擯。故遲遲不敢言。今行矣。不得不冒昧耳。懷瑜狂笑曰。茲事本須稟堂上第家母。前有明言。許余自由。吾弟丰度端雅。遇事尤兢兢自慎。令妹必卓越。特恐齊大非偶耳。得仁大喜曰。既蒙金諾。便請下信物。弟歸時。好與堂上商畧。一切懷瑜笑謂。少安毋躁。禮不可失。雖家母不與其事。殊不能不告。而娶余歸。稟阿母。三日後。可報命。然成功可操。左券無慮也。得仁唯唯言笑。晏晏勿復前之鬱鬱寡歡矣。薄暮。艤舟岸堤。分道而別。懷瑜歸告其母。母可其請。遂函得仁。二日後。得仁行矣。懷瑜爲設祖帳。席間各戀戀有惜別意。是夜。懷瑜忽得一函。函爲得仁發者。捧誦之餘。距躍三百。喜極轉默默坐。歷數影事。幾疑夢寐。作而復坐者三。歎鼓掌曰。吾固謂是他。讀吾書者。知否。他是誰。誰又是他。此際必復墮五里霧中矣。請剝蕉抽繭。以告方懷瑜。冲齡時有新隣姓趙氏。母女二人。瑩瑩無依。事無鉅細。悉就商於周母。其家享用豐奢。似非小家女。小字蘭秋。與懷瑜竹馬青梅。愛好殊甚。雖情竇未開。而不能一日離周氏婢媪。僉呼爲小夫婦。兩兒嘻嘻啞啞。似首肯。一日。趙媪就周母談。自言家本官族。女父官守。備沒於戰事。有子早夭。僅遺弱息。脫姆不以式微見棄。願令長侍膝下。周母初亦愛女甚。便欲納雁帛。然素庸庸。無有主權。卒信人言。謂此媪來殊怪。無能知其家世者。更無期功強近之親。相臨存知。爲何許人。遂緩其議。媪喪甚。旋即徙去。有知者謂已回故里。懷瑜抑鬱數月。漸長。不忘故劍。時有怨氣。溢眉宇間。周母因深咎已之輕信人言。遂詔懷瑜婚姻。聽其自由。懷瑜初遇得仁。時亦疑爲

蘭秋然察其舉動無女態且雖間日把晤而談不久即辭去曾無長日留故無從探識今忽得底蘊始知年來把晤者木蘭固女兒身其人即數載來茶思飯想之趙蘭秋也其所云爲妹者非爲妹也直毛遂自薦耳叵何六人同日畢姻婚後月餘同偕遊湖上白帆飄蕩翩翩欲仙有知其艷史者對衆覩縷聽者皆大歡喜共名其舟曰木蘭樓余因取以名吾書



●結婚奇談一

(冷)

▲欺騙戒指 有一美女專欺人定情之戒指每遇年少男子則與結交既相愛定婚矣則託故辭婚而留戒指以爲紀念如是者十餘人有一少年其兄亦爲所欺乃立意報復之始則與之相好亦以戒指定婚既而亦得託故退婚之書即約所有被欺之人要之於女家跳舞會時預約牧師及證婚人等當衆宣布其舊跡並強與之結婚女且怒且羞而逃至一鄉鎮借居人家爲二盜所知往劫其首飾少年亦乘車追至乃擊退二盜女感激之遂真心願嫁之云



苦情 短篇 寧爲蕩花死

(汪勳塵)

噫。嘻。菡。娘。余。悞。汝。矣。然。今。且。諒。汝。矣。曇。花。一。現。波。月。空。圓。已。往。之。事。譬。如。昨。日。死。胡。爲。自。尋。煩。惱。茲。事。卿。初。告。余。誠。無。怪。余。滋。疑。怒。惟。卿。之。心。迹。既。已。大。白。從。此。蕭。郎。是。路。人。吾。儕。曷。樂。此。蜜。月。且。汝。躬。瘦。弱。怯。不。禁。風。焦。卒。自。傷。令。予。如。何。消。受。菡。娘。勾。轉。粉。面。嚶。嚶。泣。曰。儂。恨。人。耳。不。幸。而。幼。失。怙。恃。弱。絮。伶。仃。苦。雨。淒。風。初。不。解。夢。夢。塵。寰。有。何。生。趣。多。情。如。彼。洵。天。地。間。之。可。人。紅。豆。拈。來。方。幸。此。生。有。託。詎。意。天。磨。人。妒。無。辜。而。誤。于。醜。媒。耶。烏。乎。筱。郎。郎。慰。儂。亦。徒。施。其。愛。情。耳。郎。果。憐。其。皎。潔。諒。其。幽。怨。固。不。若。聽。之。梵。修。以。期。懺。悔。要。之。三。生。石。上。五。百。年。前。早。注。定。此。種。孽。債。復。何。言。哉。筱。郎。曰。卿。多。情。人。僕。不。才。何。福。得。此。茲。後。歲。月。綿。綿。爾。我。愛。情。當。臻。美。滿。無。端。悲。邑。又。何。爲。耶。言。際。拳。幃。慰。之。曰。藥。冷。矣。何。妨。少。飲。菡。娘。點。首。不。語。筱。郎。立。捧。而。進。之。且。親。其。頰。斯。時。一。對。璧。人。咸。不。禁。沈。瀾。淚。下。矣。

野。土。千。年。怨。不。平。千。年。燒。作。鴛。鴦。瓦。菡。娘。心。事。固。如。斯。乎。蓋。此。傾。國。佳。人。本。係。江。州。弱。息。椿。萱。凋。謝。即。依。

姑氏而居。曩年肄業江南。早織同心之錦。花晨月夕。雖未膩語纏綿。絮果蘭因。固已兩心相印。郎才倚馬。挾瑟何慚。妾貌沉魚。當爐奚惜。一則青衫落落。一則翠鬢僂僂。本痴情君。非薄倖美人。名士自古相憐。此一縷情絲。所以春蠶自縛也。未幾驪駒悲唱。勞燕分飛。意中人負笈他方。菡娘亦隨宦北上。簪纓連絡。冠蓋往還。利祿賁求。朱陳易結。于是蜂分香蕊。蝶戀名花。姑氏無知。徒慕金鞍寶劍。冰人作伐。只憑信口。開河錦上添花。屏開中雀。絲蘿附締。怨耦以成。婚姻雖可自由。而保護人之播殘。則莫能抵禦也。厥後六禮既備。將賦于歸。九曲回腸。芳心如碎。閨中風暖。望檀奴而秋水爲穿。陌上草薰。盼玉郎而春山常鎖。黃姑信去。青鳥音沉。觸景傷懷。悽悽楚楚。新愁舊恨。暮暮朝朝。言死則孤負容華。偷生則牽縈怨緒。于是而玉顏懨懨。亡何而病勢沉沉。個裏淒涼。豈局外人所能解喻。

惟是筱郎者。魁然修偉。豪邁不羣。磊落英奇。亦無媿男兒本色。潘楊修誼。閔閱相衡。雖非兩小無猜。詎謂齊大弗偶。無如美人心性。比金石而堅傲。骨孤貞并芝蘭而茂桃夭。新賦辜負良宵。帶雨梨花。徒名却扇。藥鐺代合。盞之杯丹竈伴。齊眉之案未呈笑。鬢先拭啼痕。夫壻翁姑亦惟有同聲太息耳。光陰荏苒。萬種淒涼。彈指穿梭。行將半月。在菡娘惟期一死。遑計其他。而蜚白雌黃。漸啓四知之隱。然筱郎天真坦率。氣短情長。玉瘦花啼。護之倍切。人非草木。又焉能而不感耶。惟菡娘之意。蓋以爲金龜夫壻。兒時無竹馬之情。玉貌檀郎。髻齒有鷄碑之譽。此則英雄肝膽。難言文采風流。彼則兒女心腸。亡愧才情綺麗。且堂皇爵。

士知邀勳而不解畫眉。個儻書生既多藝而復嫻。俚翠縱有鄧銅買筆。烏能江夢生花。而況從一而終。古有明訓也。嗟乎。菡娘之情痴。菡娘之心苦矣。

白雲蒼狗。人事靡常。變幻之來。豈能臆度。菡娘于歸後之念。日郵人剝啄。忽傳一紙書來。天外奇禍。驚然飛降。司閻夢夢。奚知六六之鱗。婢子茫茫。何解雙雙之鳥。值菡娘。繇悞正瑤札。頒臨而不意。催命之符。竟落彼郎之手也。因即展而讀之。文曰。

菡娘。吾愛鑒僕書。此腸寸寸斷矣。茲敢問于卿。曰言猶在耳。何遽忘情。慧黠如卿。或能追憶。今茲新昏燕爾。旖旎綢繆。天上神仙。寧有此樂。然燈紅酒綠。回首前盟。其亦知天下負心人。有如卿者否。要之。僕一日不死。卿亦一日不安。卿果死者。僕亦相從地下。否則。僕不才。誠弗惜。嘔心泣血。作一篇痛快文章。以警世之痴情者。且長途跋涉。不遠千里而來。所爲何事。卿當知之。餘不白。某某揮淚。

筱耶。閱畢。証以種種謠傳。顏色立變。妒念如熾。憤愧交并。白璧無瑕。乃不見諒。且以爲昔之所語。洵係飾詞。息氏無言。餘情未斷。病之由起。殆以此歟。余不幸而耦此倡。條恨未能充耳。抉眸以警我。謬醜揚中。豈尙何愛情韻。協言哉。狂怒之餘。立趨榻。伴辭嚴色厲。擲而示之。菡娘接讀。未終一慟。而絕。悲夫。不作浮萍。生寧爲蕩花死。吾述此。能不憮然。

◎結婚奇談二

(冷)

▲以妹易姊。有學生之姊妹二人。其姊愛一少年。欲嫁之。爲父所惡。姊乃偕之而逃。父命其妹追之。歷盡千困萬難。卒爲妹所獲。拘之回家。父乃囚諸一室。其寔妹亦愛此少年。思欲嫁之也。姊以被囚少年。乃設法通信。約明日救之。同往結婚。爲妹所知。妹即先時以法使姊暈去。易姊之服。任少年救出。同乘汽車至結婚處。然而其父之友有愛其妹而欲娶之者。探知其事。急乘汽車追之。至則結婚既半。將易戒指矣。乃聲明妹之假冒。少年知之。乃勿欲姊亦乘間逃去。事遂不果。



短篇名譯

天潢綺語

英國 W. Cowell 原著

(譯者在慟塵)

「余終不謂斯事而能引人之興味者」吾祖母之爲斯言蓋其生平所遭之恐怖常津津道之今茲吾儕復翫其再述也渠以兒輩繞膝聒絮不已旋持衣間佩帶掩面而喟曰距今六十年前余方爲十三齡之幼女吾父送余至巴黎聖約瑟非修道院肄業一則操習法語一則師其儀容且梵修于彼兼能堅其信仰也寺中諸尼頗垂青眼蓋自聖瑪加奈帝以來戈爾登之蘇格蘭舊族咸崇天主教而余則非系中人也惟時寺中尙有一妙齡之女耶名曼茄蘭蒂克來非林亦如余之就學于彼者余愛之引爲膩友後吾父至巴黎視予遂詢彼爲何人余曰渠爲南克夏爾郡大公韋弗來德克來非林之女公子寇立夫登產也吾父曰若然吾當知之黛曼果此姝戎裝佩劍冠以峨峨之冕任誰見之鮮有不目爲皇儲者余曰吾父其查利太子耶曰誠然尙有誰似者乃父威弗來德大公尙加姆司二世之公主渠與儲君當係中表丰姿與之酷肖洵能易笄而冠者吾父之爲此語余意曼茄蘭蒂必能耳聞且滋不樂天下事至能干其愠怒者莫若隱溯其世系蓋其特性殊與流俗相反雖金枝玉葉演自天潢而已則深以爲耻故其對于

皇族頗示落落乃父殫心精慮方與當今皇儲隱啓暗潮而尤不以爲可也渠嘗太息言曰今上喬治實一殘忍之梟桀而貴邑皇帝又係愚騃之夫然以儂度之無寧爲梟桀梟桀者固能懾之以威而愚騃者則任何利器咸不足以動之也有時渠之談吐舉動絕不類巾幗中人殊饒有豪俠肝膽百折不撓之毅力且賦有高尙奇偉之天性焉渠能事效高貴之麥德（女尼之領袖院長也）碩德之神父而于教習跳舞之皤叟憂傷焦卒之丹蒙代侯妃尤能師而肖之侯妃寓于寺中所居之寢室與其他之法蘭西貴婦無所區別渠所嫁者爲德蘭摩尼（法果邑）勳族之領袖年事之富殊弗相敵所賴以生活者即其祖遺之厚產在妃視之詢非長久生計以是遂來巴黎長日枯守寺中實不堪其寂寞旋與諸尼分處另于多米林克自營精舍然從其所居固能憑眺院內之園景也渠之足迹幾遍全球友之者咸樂與交際蓋寺律不尙苛刻而麥德又爲其戚鄰也羣徒修業于斯終日無所事事而同伴之婦女多半爲靜修計且來去靡定惟妃則喜與少艾爲友月下燈前每引吾輩數人圍坐小飲而對于曼茄蘭蒂尤其親暱亡何余年十八矣曼茄蘭蒂或較予稍長一夕吾儕二人咸爲侯妃邀去同作菓子之戲蓋破其岑寂也際此良會吾儕正入其廳事瞥見一青年紳士坐于其旁亭亭玉樹丰采炫人而尤足奇者則其如畫之眉目殆與曼茄蘭蒂逼肖豈學生手足耶至是侯妃遂爲吾儕介紹其人曰斯即吾之表兄李伯綸也余呆然視之者甚久少頃亦自覺顏赧少年爲侯妃之中表當可相信蓋亦出自波蘭皇家之一脉也雖然渠之真

名乃爲查利愛德華歐來司地魯意士菲立伯開希摩而吾儕愛國黨中人則呼之曰威爾斯之太子大不列顛嗣位之儲君耳際斯余忽憶及曩時之謠傳謂儲君嘗有時至聖約瑟非修道院與丹蒙代侯妃覲面此種幽會對於丹蒙代世子及其輕年曼妙之細君實爲愛情冷淡之原因云云蓋蜚白雌黃每每傳來寺內也據余言之余于斯事初無絲毫之介意當吾儕之入室也彼二人者初無驚惶跼踖之態侃侃而談間亦與吾輩絮語惟儲君則有時凝睇曼茄蘭蒂或爲之神移耳有頃渠之視線不期與曼茄蘭蒂接觸因猝然問曰馬丹幸恕唐突卿亦自知其玉貌殆與鰕生彷彿耶曼茄蘭蒂立暈映于頰顏頰矣然余則知其中心所縈思者固欲知此少年爲何如人耳妃乃答言曰誠然汝與馬丹神情宛肖殆皆英吉利之血統也余意妃之所料者殆以爲英國血族別衍一支于外固皆夫子與陽虎者斯時吾儕圍坐而語旋作葉子之戲兼待保姆來此護吾儕歸去緣吾儕修業于斯平日間雖寺中園囿亦不令孑然玩賞亡何樓下短戶忽轟然而闐旋聞橐橐履聲已登梯次妃聆音驚而號曰吾夫至乎言際秋水盈盈顧視太子櫻唇立爲之慘白儲君曰吾妹幸毋慮吾輩決不于此爲難渠亦不敢遽戕爾我也妃則嬌啼曰渠必然渠必然渠以妒忌故幾痲矣爲儂之莊嚴及汝之生命計速……速備之倉卒間芳心撩亂不惜出其下策戶後有複室一立推儲君而入斯處蓋臥室也繡闥既闔即趨入聽事乃夫昂然頽瘦方在中年性堅忍且極強毅在法蘭西帝國中固一卓卓之劍術家渠入時面色灰白雙眸灼灼如火環矚聽事

四隅突詰曰馬丹汝之情人安在妃慘然號曰儂無情人余察妃之眼色料其必隱臥室中別無曲戶且當時寺觀建築窗間咸密布鐵網丹蒙代好笑曰我來巴黎確聞有一種美談謂儲君查利太子方與吾妻同餐噫似此情形吾妻臥榻之旁殆亦容其鼾睡矣言畢踏步而前立趨妃之臥室乃斯時忽發生一可異之事蓋曼茄蘭蒂方啜唇作口笛也此怒如烈焰之壯士立注目視之上下頻察有頃遽鞠躬致敬曰殿下飾此婦人之假面具者非今之一次矣曼茄蘭蒂曰先生儂不解汝言何謂儂固英吉利之上流閨秀曼茄蘭蒂耳言際洵用法語頗效有意大利之尾音一若儲君所常操者丹蒙代曰斯誠有損殿下之價值要知歐洲大陸固無不目汝爲勇士者曼茄蘭蒂奮身而起立問曰麥歇（法語也即英語密司忒德語漢爾之義）然則汝將要我以何事者曰只數分鐘之談話耳且不必假園中言之也曰先生汝其瘋耶當知此女郎者乃曼茄蘭蒂克來非林郡主英吉利之貴媛耳曰上次殿下曾化粧爲婦人固自承謂愛爾蘭之女使蓓丹伯克者且言且趨至壁龕從劍鞘中出匕首二面之曰殿下亦願擇之否曼茄蘭蒂毅然取其一立引丹蒙代鞠躬而出娉娉嫋嫋疾步而前身受貴族教育之名姝乃有如許舉止斯亦奇矣渠于梯次卸其所衣之外套繼以法語作堅誠婉妙之誓詞則尤奇也俄頃二人已至園內余則匍匐蛇行躡踪于後心旌搖搖殼棘萬狀丹蒙代問曰殿下知之吾輩尋常決鬪殊母須布之于衆汝果以爲可者即于茲角之至于吾妻芳名誠不必牽涉此劇曼茄蘭蒂揚聲而呼曰汝欲面此清淨寶剎

以。濺。其。血。耶。曰。噫。余。幾。忘。矣。吾。儕。其。稍。遠。至。彼。茂。叢。中。可。也。二。人。并。肩。而。行。漸。隱。入。深。處。儲。君。乘。斯。不。備。自。臥。室。立。躍。而。逝。侯。妃。當。戶。竚。立。遙。矚。郡。主。之。行。徑。而。余。仍。追。隨。於。後。皓。月。之。下。曼。茄。蘭。蒂。面。丹。蒙。代。而。立。瓠。犀。微。露。嫣。然。抗。謂。曰。預。備。丹。蒙。代。堅。守。弗。動。竊。窺。美。人。態。度。凜。若。天。神。握。劍。之。姿。勢。尤。令。人。不。寒。而。慄。因。亦。以。預。備。報。之。曼。茄。蘭。蒂。則。又。莞。爾。警。之。曰。試。衛。于。是。一。躍。而。前。霜。刃。交。矣。剎。那。間。美。人。劍。環。忽。震。落。於。地。手。中。利。器。旋。亦。離。腕。而。墜。血。漬。殷。殷。遂。狼。籍。於。柔。荑。玉。指。矣。丹。蒙。代。目。瞪。口。呆。反。爲。之。失。色。余。意。墮。劍。之。時。必。飲。敵。人。鋒。鏑。目。覩。危。狀。不。禁。恐。極。而。號。惟。曼。茄。蘭。蒂。初。未。號。啼。示。怯。且。伺。敵。至。靜。笑。鑿。溶。溶。依。然。嬌。媚。也。丹。蒙。代。本。一。慷。慨。豪。俠。之。士。雅。不。欲。乘。人。之。危。視。此。手。無。寸。鐵。之。角。士。且。慰。之。曰。麥。歎。汝。劍。墮。矣。拾。之。可。也。豈。月。華。皎。潔。炫。耀。汝。目。耶。抑。汝。之。劍。術。未。精。荒。疎。已。久。耶。曼。茄。蘭。蒂。曰。儂。素。未。習。此。丹。蒙。代。驚。詫。曰。曩。未。習。耶。曰。先。生。誠。然。按。吾。英。風。俗。輕。年。閨。媛。咸。無。學。此。者。即。肄。業。於。修。道。院。亦。不。應。教。以。擊。杖。誠。哉。斯。亦。恨。事。也。丹。蒙。代。不。期。而。號。曰。然。則。汝。魔。果。爲。誰。者。曼。茄。蘭。蒂。創。勢。痛。極。幾。不。能。聲。至。是。則。慘。然。曰。曩。曾。語。汝。者。儂。爲。曼。茄。蘭。蒂。克。來。非。林。郡。主。英。吉。利。之。貴。媛。耳。丹。蒙。代。聆。詞。立。趨。而。凝。視。之。則。姣。好。之。玉。貌。雪。潔。之。冰。肌。柔。荑。之。素。腕。固。洵。非。巾。幘。而。冠。裳。者。詳。察。之。餘。始。釋。疑。會。不。禁。慨。然。曰。可。憐。哉。一。弱。質。耳。繼。見。其。已。膺。重。創。則。淒。然。太。息。曰。僕。傷。汝。矣。奈。何。蓋。丹。蒙。代。固。不。媿。豪。俠。之。士。也。曼。茄。蘭。蒂。曰。微。傷。耳。言。際。則。以。頭。巾。掩。腕。丹。蒙。代。乃。驚。詢。曰。然。則。何。爲。而。僞。飾。耶。曼。茄。蘭。蒂。表。其。詫。異。之。態。坦。然。答。之。曰。僞。

飾耶。先生儂莫明汝之宗旨。儂之爲儂。固曾語汝矣。餘弗敢知丹蒙代。則仍詳其究竟。曰然。以聲音丰貌。而觀汝非儲君者。究爲何人。曰儲君乎。豈麥歇誤會。必以儂爲舅氏子。查利太子歟。曰其汝表兄耶。曰誠然。皇帝加姆司二世爲儂之外祖。麥歇又何疑者。曰否。安敢不信。卿之勇俠良不媿天潢世胄。馬丹汝之表兄。今又安在。曰先生誠告汝。儂實不知其蹤跡。麥德語儂。謂上禮拜間。渠與碩德神父。咸勾留於羅馬。儂其再詢麥德。可否丹蒙代。爽然曰。不必僕謂此舉。殊無如何之必要。馬丹芳字其能。再示鄙人。否。茄曼蘭蒂立舉而告之。至是丹蒙代五體投地矣。因即貢其諛詞。曰卿之才情肝膽。綺麗容華。自是天上神仙。應享人間佳譽。惟華胄中。青年吉士。配此玉人。是又不得不妒而羨之也。吾親愛之兒乎。余言此。余滋悲矣。蓋此傾國佳人。後竟嫁於章色來胡同某律師之子。僅一普通平民。名葛彬士耳。好花易落。能不愧然。





德意志與國少年

(續)

普魯士之國徽。尚黑尚白。然自由軍則不然。用黑用金用赤。蓋德國一統之識也。普王下令。不得以此三色著之旗幟。自由軍于是以黑色爲軍衣。以金爲鈕。鈕上鍍之以赤。不及數日。羅德著之眩於雅各。雅各雖笑之而慕之甚。至於軍中鎗械。則又至難。當三月中整隊實習時。器械糅雜。尤多竄敗。騎士之刀。則村中冶工所治。形容笨拙。至於步兵。所有僅長矛耳。迨民氣益盛。入伍者衆。則兵器愈難得。得之亦鮮可用。博古之家。以巨斧進。斧上班駁陸離。大約尚爲數百年前十字軍中所用。優人則携刀甲頭盔與俱。然操之以登壇。似較臨陣。稍得實益。農工入隊。則荷耒鋤耨。與俱而衣服又不整。不能齊一。然衆志既定。慷慨誓死。雖以疵累爲人所譏。亦不之計。所可敬者。則未入伍者。其宣力亦不下此。愛國之捐。人人爭應。大學教授上書於國。請以年俸之半報國。農以牛馬。工以積蓄。女以珠翠。稚子以玩具。悉以捐之。有謂已嫁娶者。各以戒指。(西方結婚例有戒指)納之於國。則所得尤不貲。于是衆人立行其策。而向國庫索鉄戒指。以代所易戒指者。爲數逾萬。其上皆鐫字曰。以鉄易金。一八一三年。蓋民氣之盛。有如此者。軍中

皆磨厲以須。不過未宣言耳。然普王則仍自命爲法同盟。絕不肯與宣戰。全德統一之說。在政府中。直視之爲叛逆。獨是窮村僻巷之中。無不願以寶貴之血。爲自由而灑之。師日夏爾霍斯布盧喜魯超悉知之。未知者獨普王耳。

童子入伍之後。一日往訪魯超。見其室中軍器軍服雜皮俱滿。少佐方埋首治事。一郵童進。少佐取其包裹視之。既見字跡。立以刀斷其縛。包中爲盒。盒上一函。魯超讀曰。

吾友惠鑒。家父不肯助餉。竊又自恨無力。然此中物。尙有微值。吾友取之。亦可得錢。望賣以助自由軍也。

衣蘭諾上

少佐啓盒。盒啓而黃金之髮畢露。童子微笑。少佐頽坐椅上。驚駭感激之情盡現。卒曰。女郎斷髮過也。因提髮出。髮長委地。光采皎潔。魯超含淚吻之曰。彼哉彼哉。吾忠勇可敬愛之女郎。胡爲爲此。撫摩再四。童子潛行而出。雅各贊之不已。終曰。十二月後。則雲鬢霧鬢者又是矣。

第八章

約克已起。民兵既集。國民熱血如潮之湧。而普王猶不敢遽言戰。蓋其視拿皇也。仍爲萬不可當。但有決戰之危。而無勝利之望。故有志士請王利用俄兵以破法者。王輒謂曰。此又燕那之覆轍矣。拿皇天縱之才。誰能當之。戰費一開。流血成渠。宗社且墟。而俄人背約。則又如何。且拿皇與我同盟。寧有操戈理耶。是

言一發。勇士氣奪。國民寒心。而王遂爲民怨所集。二月中旬。布盧喜與夏爾霍斯早餐。童子適自路加來。以民心思動之狀。語之。二人。夏爾霍斯塔然曰。前途茫茫。不可逆睹。主上又令人不敢近。老將曰。老夫勿信。夏爾霍斯曰。即其行事觀之。令人不能不信。君至廷中聽近臣之議。當知其言多出主上暗示也。老將蹙額曰。老夫不敢入朝。至則安能容忍。讒臣盈廷。當掃除之。如蟻虱耳。此輩自阿諛外。又何知者。夏爾霍斯笑曰。吾友與吾。固不能得主眷。得主眷者。又必深惡吾輩。吾惟自信。其素謂爲勿謬。至於近臣。方日夜瞽惑主上。終究如何。惟蒼天知之耳。老將曰。上天安屑計及彼輩。因指大臣哈登布曰。哈登布如何者。夏爾霍斯曰。在近臣中。尙非至下。彼之才勇。固不及師。且十一。亦知畏首畏尾。國受其殃。主上之出。彼力爲多。以其心術論之。當與吾輩同耳。將軍曰。彼安得有心。吾觀議政之徒。未見一有人心者。夏爾霍斯曰。然當此時。終須彼力。惜吾二人。不得收彼爲用耳。

早餐既畢。童子信步而行。入歧道上。爲時尚早。以老將晨起早也。二人行時。聞樓窗上作聲。似與途人語者。竚立觀之。見聲自逆旅出。與舍中侍僕語。聲頗相熟。侍僕方執長靴立場上。窗中罵曰。豎子。肯藏事耶。吾千萬語汝。謂吾長靴。當以九時刷就。汝乃不肯。令吾跣足而立。禁房中不能出。吾決不恕。必以長挺笞汝。言後。一巨首探窗出。手執長挺。招展空中。如欲以擊侍者。侍者稍退。知必弗中。徐曰。立就立就。靴長如此。刷之不易。費時多也。言雖如此。而實用以苦客。客以挺擊侍者。不能中大怒。以挺入刷靴之墨油。劃石

上曰。惡奴。不以靴來。令汝飲墨油矣。遂自窗中躍下。跣足立庭中。侍者以長靴置客旁。手舞其刷。有得色。曰。先生。本當即以呈上。碩腹之客罵曰。賊奴。法當生剝爾皮。然靴既就。則當先著吾靴。乃坐庭中。著之。口中仍曰。彼德。令吾噪急。吾亦有令汝噪急之日。方俯首拔靴時。而兩手著客肩上。蓋二童子觀客舌戰。知爲包鎮舊識。故來前也。客既知爲二人。笑曰。悠哉。小魚。少年何自而來。雅各亦笑曰。碩哉。巨鯨。吾見君與長靴深談。故來前也。碩腹之客招童子入曰。來此。試以所聞告我。此間爲吾在勃來斯陸之本營。吾少時已居此。雖其地固不便。然已久不忍遷也。雅各因與客善。詢曰。吾友來此何爲。曰。吾折衝樽俎。爲外交之家。試觀言詞婉轉。果有一毫鋒茫耶。雅各曰。幸亦略聞一二。客曰。少年毋笑。吾之嚴厲。亦有謀略。彼德弄我二十餘年。吾熟知其人。蓋舍此無他法者。少年姑坐。吾昨夜初至。可以此地之事告吾。雅各笑曰。纖細不能悉舉。客曰。勿聲。可請海肯語我。羅德一一述之。客點首曰。然則普王仍不遽發。終日唱其故曲。曰。拿皇天才。爲吾與國耶。雅各曰。事固如此。曰。哈登布則如何。羅德曰。或謂其與主上正出一例。或謂其心向吾輩。以激烈之政策勸王也。客曰。或人言是後之。或人誰也。雅各曰。夏爾霍斯之言如是。客愾然曰。夏爾霍斯言必可恃。因立起曰。今當往見哈登布。少年能同往乎。雅各曰。何往。曰。入宮見哈登布。畢吾言耳。不識少年能同往耶。童子以客目光明銳。議論風生。交雖未深。然已知爲重人。能得歐洲底蘊。非曩識者所能及也。聞之甚喜。遂許之行。

碩腹之客名曰文特。人頗敏捷。至十時許。已率童子候哈登布之待候室中。命侍者曰。往報相君。吾之爲人不慣久待。且有重事。相君望我已久。聞當立辨。固無時可滯也。侍者既去。文特謂羅德曰。此輩侍僕。令人生厭。欲其順命。惟有威嚇之耳。蓋誇言者。正所以待若輩之上策。已而果然。侍者來言。請文特入。文特遂與童子同入。大臣室中。哈登布方伏案上作書。見文特入。出手授之。威嚴儀重。目光沉深。面亦廣博。口狹則辨士之相也。謂文特曰。吾望子來久矣。少年何人。文特曰。僕之友人海肯男爵及格拉罕君。爲僕之副將來。正需重用。今日聞議。僕保其勿洩也。哈登布點首。童子鞠躬。侍立門側。哈引文特至窗下。示之坐。曰。足下來此。何以見告。曰。有策於此。待君決之。上策。俄皇請與普結攻守同盟。會師攻法。哈登布搖首曰。今固未能及此。更語其次。曰。俄皇有言。如其不能。則宜先釋嫌怨。俄軍退出維斯土拉。以待普王之命。法皇之軍亦必退出愛爾勃河。哈登布首肯曰。此言較當。實爲上策。可以立行。文特曰。然以此事要求拿皇。則。哈氏色變。文特復曰。則名爲宣戰耳。哈氏顧門外曰。勿聲。勃來斯陸不得言戰。但待拿皇命耳。曰。拿皇之命。要僅如此。哈氏哂曰。後來之事。茫未可知。今日此議。正待商定。主上見之。或不謂爲謬也。文特笑曰。此惟相君知之。今日之事。惟有两端。主上果以此意發出國書。但問吾輩能于墨瀋未乾以前。遞到法人否耳。哈登布曰。待墨乾後。允佳。否則墨汁狼藉。不能辨識。亦一憾事。實告足下。國書預購久矣。文特驚曰。然耶。曰。此書預備已久。但未以白上耳。此時足下能面陳此策否。曰。僕已悉備。得相君命。可以立行。哈

登布徐思曰。僕先以陳主上。足下或蒙召見。然面上時。切勿語及師日。文特答曰。敬如尊命。哈登布曰。師日當在古尼斯坡。一意煽動國民。文特急曰。師日之時已至。吾輩得其枝節。彼獨探其本源。吾輩小人。師日者大人也。曰。此固其業。足下忠于師日。僕獨不繁言耳。今當往面上矣。遂自側門而出。文特謂童子曰。足見主上亦望吾輩。羅德曰。隨君面主上乎。曰。然。但與吾俱可也。至面君時。須遙遙立。使目可見。耳不得聞。事後或需羅德往魯坡一行也。靜待良久。哈登布來。招三人往。遂穿通廊。越待候室。室中謀臣武士。見四人來。鞠躬至地。且羨且妬。哈登布亦不計。邁步而進。直至一門。門首立勇士二。見哈氏至。咸致敬禮。侍臣啓門而普王已先在室中。王衣騎士之衣。一手執鞭。時以之擊足上。對火而坐。目觀窗外。侍臣二三伺其容色。王眉梢微鎖。舉動麻木。似其所思深也。然面色雍容。眉宇之間。有人君之狀。哈登布入。侍臣立退。與兩童子同侍門側。文特亦進。踞火爐旁。普王怡色問曰。卿自俄皇處來耶。曰。陛下明鑒。下臣幸得奉命。王曰。卿必爲俄皇以教寡人。文特曰。下臣幸得以俄皇誠意致之陛下。曰。然。俄軍已進兵取吾故都。曰。俄皇深欲以此商之陛下。待陛下爲決之。俄皇命下臣曰。願與普王友好。不願以干戈相見也。王曰。俄皇何待於朕。文特曰。俄皇有命。待陛下爲決之。哈登布微笑。文德毅然。目視普王。普王爲動。文特復曰。俄皇願得按兵不進。退出維斯土拉河外。以待陛下之命。但。王拂然曰。總須有一但字。文特徐曰。但求陛下議決。俄皇敬如陛下之命。不復進逼法人。軍止維斯土拉河上。陛下當以請之法皇。令以普國爲重。至少亦。

須退至愛爾勃河以外。王顧哈登布。哈登布熟思曰。此語要非無見。王曰。不識法皇見此。將謂朕何。文特曰。法皇仍爲陛下同盟。王曰。此何待議。文特曰。俄普不幸失和。事尙如此。况普法爲同盟之邦乎。王曰。誠哉斯言。誠哉斯言。哈登布曰。然而法國駐防尙守斯班篤壁拉等處。王曰。朕已提出抗議。以其據吾要隘。實於條約大相違反。哈登布曰。法皇卒未計及。王復曰。誠哉斯言。文特進曰。陛下舉足爲法重輕。法皇不知世必有知之者。普王急曰。吾決不能與法國絕。哈登布曰。臣亦不能言此。然臣竊欲。王曰。速言之。曰。竊以爲今當明告法皇。普旣不爲俄動。法亦不得輕吾同盟。云者。正所以尊重條約。保全領土。俄軍旣出。維斯士拉。吾亦宜請法人退出愛爾勃河。文特復曰。以此請之。同盟之國實爲分內。哈登布曰。如此則陛下爲有榮譽之中立。無好無仇。將來進行亦無牽掣。王意旣決。笑曰。哈登布。卿言然也。不識俄使謂已足乎。文特鞠躬曰。俄皇但得不與普軍見於疆場。不勝榮幸。王曰。卿歸以報俄皇。吾國今爲有榮譽之中立。俄軍法軍皆當退出境外。吾國自爲義務所在。責無旁貸。權利所在。亦不容放棄也。哈登布曰。陛下聖明。微臣幸得聞此。今法國公使已回柏林。臣已繕就國書。以遞法使。伏乞陛下署名。王驚退曰。何事急急。朕意固決。但。哈登布曰。但須以告法使。文特進曰。臣不敢不請陛下。今日立決。王失聲曰。朕如不肯草草。則將如何。文特曰。使其然者。臣惟有飲淚以啓俄皇。謂陛下不能見許。俄師且在境上。以待君命。王憂甚。顧哈登布。哈登布前席請曰。陛下俄師深矣。今得阻之。胡爲勿行。且事非甚難也。一舉而可以

遂俄皇之志。探法皇之心。而陛下仍自由。無所礙。王奮然曰。吾仍自由。吾仍自由。哈登布以書筆進。王奮筆執書讀之。回首以視文特。文特穆然。王徐思片晌。忍痛署名。文特神色如恒。王擲筆徘徊室中。哈登布如法摺書。鈐以金印。復請於王曰。願得陛下之命。以致法國公使。王勿視。以背向哈登布。言曰。任如卿意。文特急曰。乞以遞書之役命臣。哈登布曰。恐與例不相符。文特笑曰。相君以之委臣。臣與少年俱去。決不稍滯。歸後即以此報俄皇。哈登布視王背曰。但須上命。王曰。卿等自定。朕不能更計此。遂至窗前面外。向立窗外。爲通衢。義勇之兵應命而來。咸集於此。既見王。歡聲震動天地。皆免冠出素巾揮舞。王儀容肅然。殷思不解。文特蹠而吻王手。辭出曰。陛下百姓愛王。必能得其死力。遂起。與童子出。方下階後。喜氣揚揚。以手拊袋上曰。此物既得。半句鐘後出北門赴柏林矣。羅德曰。何事緊急。一至於此。文特徵語之曰。夕陽未下。王心更易。必以人止吾行。故吾必急。以致拿皇使其無及。此書一抵巴黎。便無憂矣。又待旬日。師日歸國。秘事悉發。亦更無事用此賺王。今日之事至危。孺子能同行乎。羅德出表以示雅各。雅各點首立奔金寶館。羅德亦奔。謂文特曰。半時以後。請在北門候我。

第九章

勃來斯陸十二下鐘之聲未絕。三人並騎出北門。急至路加童子告家中人。以將有遠行。毋庸懸念。遂更向柏林行。涼風滿道。景象可玩。行者皆色然喜。文特頹然而長騎黑馬。居中。童子以馬力健。亦勿後。但默

贊喀爾選馬之精。至馬值則童子久以告之海肯夫人。請以歸之故主。吾書不絮及矣。行兩時後。至一小山。雅各問曰。今夕必至柏林否。文特曰。但勉力爲之。如至明日。亦匪不可。雅各曰。於道上食宿耶。文特曰。否。當可得安寢也。已至山腰。復曰。孺子飢乎。雅各曰。殊不苦飢。但欲得食息耳。羅德笑曰。不必計此。吾等在金寶館中。魯超爲吾料理馬匹器械。故得安然大嚼也。文特微笑。力鞭其馬曰。魯超老於軍事。童子策馬隨之。默然弗聲。登山逾嶺。亂流渡河。行行復行。行過村鎮。跨平野。至夜將近。見林際燈火。文特指之曰。食哉。雅克。息哉。羅德。均在彼矣。雅各亦曰。吾馬躍乎。吾人行矣。汝輩少緩。吾至村中視之。乃縱馬急去。文特羅德皆失聲笑。羅德曰。吾弟此去。必能尋得佳處。文特曰。孺子銳甚。似亦能騎。不識善此事否。羅德曰。穩如跨象。速如飛矢也。又一時後。人馬皆至旅舍。雅各疲極得食。乃稱人生幸福。在飽食而酣睡。方就寢間。文特口銜烟斗。與童子論計略。雅各見其言詞便給。烟氣如雲。因曰。古代所傳戴爾飛之神人。于空中作言。迨噴烟爲之耳。羅德斥之曰。酣睡可矣。語無倫次。胡爲者。雅克喟然而嘆。文特仍抵掌曰。吾意留此三時。待吾馬少息後。復往革拉高。夜中即宿彼間。革拉高爲大地。有人見擾則遁去。爲易也。羅德曰。何以云擾。曰。今之侯王。反覆難信。其本無決心者。尤不可恃。即在勃來斯陸。其事步驟。可以悉數。始則主上出獵。置國事於度外。繼則入宮進膳。近臣得間。遂以其事之危懼之。羅德曰。何事。曰。主上發出國書。請法人撤兵出愛爾勃河。吾等之往柏林。正復爲此。哈登布與吾以事所必。至力勸于王。實則不啻宣戰書也。雅

各狂喜。以枕投承塵。羅德亟止之。文特復曰。于是王必大驚。立以告哈登布。哈登布必慰王。王心稍安。徐而思之。心又復震。謀之近臣。益畏禍逼。必以十騎來追。奪國書回。此時騎隊大約已上道矣。童子頗服其言。雅各笑曰。賊哉文特。然子固非賊耳。文特曰。否。但就普王習慣論之。然必就此以計。留至七點半鐘。卽立趨革拉高。後事如何再爲謀耳。雅各曰。長行至於明晨。吾必殫斃。目不能張。又將若何。文特曰。此必不然。今不急行。又安得有死地耶。至時三人復行。馬亦奮進。迨至夜半。已入革拉高城。文特引童子過六旅舍。至一小棧下馬。曰。普王使者必不至此小棧。且是中人。尤識我也。引手叩門。如舊相識。室人旣醒。執火啓門。一禿髮之僕人。引童子入。文特則入馬號。歸後就膳。雅各他不覺苦。但見有和暖之火爐。溫軟之被。衾而已。纔閉眼後。卽覺巨手著身。喚之令起。聞文特曰。時已五點。吾輩速行。追騎至矣。雅各立悟。見羅德亦披衣。問曰。子何由知追騎已至。文特曰。四時半間。吾命侍僕出外偵察。得知追騎已入郊門。必主上令其星夜來追也。雅各不語。力破壺中冰塊。用以洗面。羅德曰。今將何爲。文特曰。必立行。追騎於逆旅中。不見吾輩。則必稍息。急行可勿爲所得也。言後面色肅然。童子亦知事急。不及片晌。盥漱悉就。向棧中索咖啡。出乾糲食之。遂出。見駿馬三。已俟門外。以文特夜中就棧主所購也。其一牝馬。栗色。額上有黑點。狀尤雄駿。雅各特賞之。聞以乘己。喜出望外。曰。此三者之尤也。文特曰。然可如吾言。卽乘此馬。三人並騎共入。曉色迷漫之中。不取大道。但由斜徑北向。至一橋側。合官道。見橋上有騎兵一人守之。三人皆驚。騎士以

駐守久。倦甚。閉眸。初不爲備。然如過橋。則必立醒。文特曰。此輩原來捉吾。然何能爲。童子隨吾行也。策馬
 急進。騎士揚其睡眼。方欲以阻行者。文德立援馬韁。出巨拳擊騎士。騎士仆地不能起。輾轉久之。而三人
 已遠去。文特等知事逼。縱馬疾馳。如與人相競者。及旣行二十里。文特稍頓。謂童子曰。革拉高之追騎。不
 得吾輩。必弗歸。其馬力健。非吾馬可及。否則長途競走。奚不可者。今急行無所益。不如別出謀略。羅德曰。
 敬如君命。文特曰。雅各。輕捷馬。又最良。可携國書致之。柏林言時。雅各心中志。不可名狀。文特復曰。羅
 德與吾。則稍待。此以阻追騎。如必奮鬪。有羅德在。亦足當之。雅各聽之。子馬頗耐久乘。如力旣乏。可棄道
 旁。另購一馬可也。羅德及余。與追騎持久後。必爲所執。吾以法脫羅德。使於柏林見汝。雅各能爲此乎。雅
 各作氣曰。願得爲之。文特出國書授之。與以金錢及便條。曰。書可納裏衣中。金錢便條。道上急用。宜置外
 衣。書須親交法使。請其立致巴黎。毋濡滯也。雅各曰。如命。但不識子被執後。得無傷乎。文特笑曰。普王款
 待俄使。寧容疏忽。汝勿爲吾等計也。上帝佑汝。孺子速行。俟汝兄柏林中矣。言旣。文特與之握手。羅德持
 雅各之手曰。阿弟珍重。但一得暇。吾卽來也。雅各曰。請於柏林待兄。于是策馬馳去。而大空中。馬蹄之聲
 復厲。文特羅德亦緩緩進。文特曰。雅各身輕。可數十斤。且年尙穉。斷後者。不可無成人。事固宜如此也。盖
 文特之爲人。嫻於辭令。任用他人。各盡所長。此語正用以勵羅德。二人道上。談笑如無事者。及抵一村。見
 東方已漸明。村人都起。文特語曰。羅德。吾等無事汲汲。於此必留形跡。以追騎來。必見詢也。遂就村中大

道得得前進。方轉灣時。見修路之工人。就酒肆中向火。文特問道。工人以手指曰。左向柏林。右向鈕坡也。曰。鈕坡道上有破廟否。曰。有之。廟去村間可二三里。曰。謝君見示。君等得無久居此間。工人怒曰。然。吾輩居此。不見方作工乎。文特遂與羅德右進。微笑曰。吾等必往彼間使追。騎失正道。途中當爲攻守之計。宜慎之也。行不三里。果見破廟。廟外爲瓦礫場。直當官道。牆壁一角已毀。村人以木石承之。大門尙在。窗亦未壞。屋頂已頽。小鳥無數。爭巢其間。文特與羅德繫馬場上。相率入廟。文特曰。此爲吾等之城壘矣。一八〇七年普法激戰於此。自後遂成廢墟。當時所掘險窾。縱步即是。當爲注意。既入門後。見其殘敗益甚。聽道之席。久已拆卸。經案之上。亦無供張。講道之臺。以其屋頂猶在。故得獨留。然金鼓已盡失。踏足之墊。埋塵土中。惟木框完好。得謂未敗耳。環此爲一小閣。通以危梯。文特緩步而上。梯咯吱作異聲。因命羅德行時加慎。羅德方以刀撥殘物。聞此亦登。幸得未傷。文特既至壇上。觸目荒涼。謂羅德曰。覓風琴來調之。視破廟中有人否。羅德四索既得。以授文特。文特弄之。不能成聲。回轉既久。琴作祈禱之歌。悽慘悲咽。如人久病。咳嗆而呻。羅德曰。請君勿喧。吾不能堪。以令人頽喪甚也。文特曰。聲至慘。洌追騎疲乏。聞此當尤慄也。遂出食物少進。以充早膳。而馬蹄之聲入耳漸進。文特得甚。曰。此必詢諸途人。遠來尾吾等也。而蹄聲已過破廟。似見場上兩馬。有聲突發。曰。止。於是俱止。下馬叩門。以二人入後。緊閉之也。時日光尙未足。小閣之上。黑暗如墨。二人伏不稍動。而叩門聲愈厲。既而有一騎士。自窗隙入。啓門。騎士咸入。一人觸石仆。

地板上。鏗然作聲。回響大作。羣鳥爭飛。隊長高聲問曰。有人匿廟中否。莫有應者。于是復問。亦不見答。文特張頤而笑。見二三人抵閣下。乃以袖拂羅德。羅德鼓琴。騎士急遁。文特笑曰。騎士怖矣。而騎士實怖甚。隊長頗勇。殊不觸屋上耳。文特取琴。急轉悲調。羅德心慄。騎士急遁。文特笑曰。騎士怖矣。而騎士實怖甚。隊長頗勇。殊不怯鬼。罵曰。汝豈嬰兒。乃聞虛聲遁耶。速點火來。騎士聞有人聲。復振。遂點火。隊長以照閣上曰。黑漢居此。乃欲以戲吾輩耶。文特知己爲所見。鞠躬笑曰。隊長與其謂爲惡戲。不如以咎此廟。須知管敗絃絕。非樂師之過也。隊長以長夜奔波。快快曰。足下狂笑何爲。文特曰。居此他無所慮。固宜樂甚。曰。足下非文特乎。曰。然。爲俄皇之專使。敬俟見教。隊長哂曰。不意竟爲吾所追及。然亦勿苦汝也。文特謂羅德曰。此人再喋喋者。吾不能更忍矣。而隊長已數曰。速下。速下。否則當命人以汝下。文特曰。如此見逼。實非吾好。然足下何事者。曰。汝非致書法國公使者乎。曰。然。則如何。曰。奉命索此。不得不請以書見還。文特凜然曰。足下是否奉命威逼使者。曰。何云威逼。但得此書。吾職即盡。曰。足下行事。謂當理耶。隊長怒曰。譬小鳥居籠中。何事喧噪。曰。吾固雅好音樂。且也主上以國書委吾。齎至柏林。索回固爲上意。然其使者。當知常禮。足下何權見索。請以相示。隊長一手出其軍令。一手按刀曰。此爲吾職。如須伸說。則吾刀亦在此。文特顧羅德曰。癡兒守職。乃爲吾等所弄。下顧隊長曰。請舉火起。俾吾得讀普王之命。一人以火縛長桿上。以授文特。文特取之而前。如以照隊長高擊之令。心則默計。雅各去此。當亦已久。率曰。僕何人斯。敢違普王普將之命。

勞君遠出。令人自愧。既謂携有國書。僕亦何敢更辨。但請上來索之可耳。遂以火踏足下令熄。小閣復暗。騎士俱怒。文特曰。羅德守梯。羅德拔刀而前。一人舞刀而上。羅德以刀揮之。騎士刀墮。遂下。隊長呼曰。點火。點火。衆執火著之壁上。文特令曰。羅德得勿流血。亦一佳事。隊長親來。可放之上。然後用力蹴去殘梯。可也。而大尉果盛怒。邁步而上。羅德讓其行後。遂至梯上。盡力踏之。復上小閣。而梯聲大作。岌岌外傾。塵土一起。俱委地矣。閣上僅有文特羅德隊長三人。文特與隊長鬥。數合之後。隊長力不能支。文特格其刀。笑曰。客人吾閣。乃大無禮。于是奮力擊隊長之刀。刀墮。文特曰。了此可也。乃以手提大尉。如抱嬰孩。憑欄而坐。一騎士方自腰際欲拔手鎗。文特亦出手鎗。厲聲喝曰。勿動。否則吾即放鎗。敢有手觸鎗機者。吾鎗即先貫其頭顱。騎士見其凜然。懾勿敢動。文特復曰。汝輩何人。敢來傷我。損及毫髮。後悔必不可及。此固隊長所熟知者。至於隊長。吾亦不欲責彼。汝輩速行造梯。梯成。即當同行。若未成時。則宜姑待。隊長堅持曰。事出上命。足下必以國書見予。文特笑曰。深願得從尊命。乃不幸無書見奉。隊長本精細。立起。數小閣上。見僅有文特二人。曰。國書已齎去耶。文特立悟已洩。因曰。其去已遠。追亦勿得。隊長向下呼曰。魯得偉。富立志。一童已齎書往柏林。汝輩盡力追之。勿緩也。文特憤甚。去手扼隊長之吭。隊長勿能復聲。然騎士已知旨。二人同出門外。文特釋手。嗒然曰。誤矣。誤矣。既而強自解曰。然雅克究先行。後事如何。聽之彼耳。

第十章

雅各行後。但計如何可以速行。如何可以蓄其馬力。至於路途修遠。道上艱險。人困馬瘠之苦。悉不敢念之。亦無所用。知有縱馬急行而已。馳至九時。自謂縱有追騎。相去亦遠。迨十時後。馬行稍緩。然每進一程。輒爲歡喜。以爲去所望愈近也。至十一時。馬力已乏。雅各決計稍息一時。以舒其困。遂下道旁小旅舍中。舍人見其金多。奉命惟謹。雅各食後。見尙餘二十五分鐘。乃謂旅舍主婦。吾今少睡。至時醒我。主婦極口允之。遂以手服案上假寐。沉沉睡去。外史氏曰。天下上策。往往敗於意外。即如雅各之事。亦其一也。主婦爲人柔懦。作事又不審覈。至時入室。將醒童子。見其熟睡。心良不忍。曰。少年辛苦甚矣。多睡片刻。於其身體益也。雅各作夢。夢見文特左執拿皇。右執普王。以其頭顱相擊。震震有聲。遂醒。視時計已逾一點。立起。呼舍人至。與之飯資。見逆旅之主婦。怒曰。概蒙見許。胡勿醒我。婦曰。先生熟睡。何忍見擾。雅各努目視之。以言之長。且不足盡其憤。遂忿忿引馬去。馬亦長嘶而行。急行既久。馬力漸衰。雅各下馬。引之徐至山巔。心恐追騎驟至。果見塵土蔽天。兩騎方自後來。於是復乘疲馬。嚼齒急進。既聞馬蹄之聲。遂復併力而前。而追騎之馬。速率遠過。又越一山。雅各聞人聲。如相慶獲利者。則更以刺刺馬。馬亦奮力。氣噓噓然直上。似報力已盡矣。而追騎之聲益近。雅各思潮轉轉。回身與追騎奮鬥耶。舍馬自斜道遁去耶。然以童子敵二成人。步行勿爲所獲。其不能行立見。而追騎已大呼。雅各聞之。更刺其馬。而追騎歡笑。騎馬馳逐之聲。直逼耳鼓。遂仰首視天。口中祈禱。方舉首時。突見一里半外。有騎隊自森林中迎面來。雅各甚喜。馬亦

騰驥。覺去追騎又稍遠矣。然來騎爲誰。事之成敗實繫之。幸日光透雲端出。照見爲法國騎隊。雅各計定。刺馬腹令前。一手出拿皇戒指。大呼曰。法蘭西。法蘭西。來騎喧聲和之。許其前進。雅各既見法將。脫帽致禮。操法語曰。僕之此行。正以書上法皇。今爲普騎見逼。敢請將軍保護。戒指皇帝所賜。可爲證也。法將大驚。取戒指反覆觀之。向雅各欠身曰。戒指實皇帝物。然追騎何事也。乃以手指追騎。追騎稍緩。一法官命之止。騎士勒馬不行。雅各曰。此爲普軍騎士。欲自僕身奪取國書者。遂出書示將軍曰。書致法國公使。誓不爲人所奪。將軍點首曰。然。雅各復曰。書致法國公使。即爲法國重寶。乞將軍重視之。尤望將軍重視。皇帝信物。將軍曰。誰以此物贈君。曰。皇帝拿破崙面賜。法將語軍吏曰。戒指實皇帝物。軍吏曰。書亦確以致法國公使。此安可容普人奪去者。將軍以書及戒指還之。雅各策馬問追騎曰。請問追騎之來何故。而普騎不解法語。法將亦不解德意志語。意不得通。法將謂雅各曰。暴徒無禮。問之乃不肯言。足下前行無阻。甯容普魯士之軍隊。奪法蘭西之國書者耶。雅各謝曰。將軍盛德。誓勿敢忘。敬請大名。以銘胸臆。法將曰。僕名李諾。雅各曰。誓不敢忘。李諾將軍之德。今夕必以面陳法國公使。遂策馬去。馬亦踴躍。似憂患既過。所負輕也。普騎見終不能得雅各。以馬突進。將力取之。法將知必曲在追騎。遂以軍士拘之而去。雅各大喜。思舍路遠時久。人馬勞乏以外。他無懼矣。馬固既疲。柏林亦遙。然以與追騎比。不足憂也。遂拊馬曰。愛馬愛馬。汝行甚苦。一至市鎮。即釋汝矣。而牝馬之疲瘁。殊出童子意外。去市尙遠。前足已蹶。雅各下馬撫

摩之。都無用。復乘而馬立顛。雅各不忍。遂引之上道。口中語曰。老馬老馬。終必待至一市鎮也。如甚憐惜之者。天寒人苦。童子猶謂今夕必抵柏林。然每逾一刻。輒覺無望。行未幾里。見天際一騎徐來。騎者甚雄。年事在四五十歲以外。濃眉美髯。眼光銳利。所衣外帔已舊。迨久經風霜者。身懸行杖。杖短而肥。袋中塞一敝書。似是聖經。足上革靴。亦俱敝甚。騎態至安。凜然不可干犯。而貌又頗儒雅。似慣步行。不習乘馬。口中呶呶。如歌如禱。馬青灰色。雄健一如騎者。雅各甚喜。念將與以重金。易馬而乘。見其既近。笑呼之止。來騎亦笑曰。孺子笑我乎。未知我者。恒見我貌而笑。雅各曰。僕安敢笑丈人。曰。年稚固爾。笑亦何傷。孺子有語見告耶。雅各見其忠厚。乃曰。僕期今夕必至柏林。而馬已瘡。正爲困耳。來者驚曰。期今夕往柏林乎。請問來自何處。雅各曰。僕於今晨發革拉高。曰。革拉高。孺子知此去革拉高二百里耶。曰。僕乃來自彼所。騎甚苦矣。而馬突轉。雅各立仆。來者以手扶之。出瓶授雅各曰。子行甚苦。馬亦半死。孺子飲此勿却。吾命不容違也。雅各得酒。精神復振。乃與來者席地而坐。來者默計曰。自革拉高至柏林。自革拉高至柏林。口中則曰。孺子以事語我。雅各曰。長途固遙。然吾必行。因以面視來者。來者知其事急。雅各亦知其面色蒼然。君子也。良久始曰。丈爲德意志好國民乎。來者狂笑曰。好之與否。一聽之人。拿破崙則謂曰。否。近臣則謂曰。否。普王則謂曰。否。爲德意志之國民。過好則不足。取好於法蘭西之徒矣。孺子能知此義。當勿復言。雅各甚喜曰。僕有友人文特。丈知之乎。來者笑曰。文特吾固知之。雅各盡述所識。義士曰。丈人識布蘆喜。夏

爾霍斯魯超、斯蒂芬乎。來者每聞一名，輒大笑。最後揮帽曰：「斯蒂芬與吾兄弟行也。」全德意志大學教授自吾以外，獨彼知愛國耳。吾正赴勃來斯陸助彼，且請之於魯超，許以吾徒得入自由軍中。雅各急曰：「然則丈人誰也？」來者徐曰：「吾夏音也。」雅各乃立握夏音之手。蓋夏音者，於學界中名最著，爲一時之大儒，人人敬而愛之。家本寒素，其父故牧師也。是以自其幼時，卽與窮苦相鄰，克苦攻讀，遍游全德。所居大學，以十數計，學生悉爲所化。且其所知詩歌尤夥，傳誦國中，人人咸知愛國之義。其功第一。最後設教柏林，首倡技擊，蓋能以實力爲盾者。數月之前，於柏林中，昌言民族主義，力攻法國。義氣憤激，全德志士無不知之。是時雅各旣得賈音，知事已十九成，約舉其故告之。賈音且驚且喜，待其語畢，雙手撫之。雅各之倦頓解。賈音呼曰：「孺子取吾馬去。盡吾所有，悉以將去可也。馬名爲布蘆喜，任重行遠，但呼之曰：『猛進』，卽前途中殺之棄之，咸可自便。孺子行矣。今夕抵柏林也。」遂抱雅各上馬，以酒與金爲繫鞍上，出乾糲食之。謂曰：「吾繫子牝馬行，善視之。雅各謝其金，復請酬值。賈音拒曰：『孺子得無辱我，乃謂不能爲國效綿力乎？雅各遂行。賈音嘆曰：『孺子敏捷爲吾僅見，吾非事急，卽徒步逐爾後，亦所不惜。天心仁愛，馬力奮迅，今夕可抵柏林。吾道上逢文特羅德，卽令來迎汝也。孺子行矣。上帝佑汝。』」

雅各縱馬，馬足立馳，非熟於乘馬者顛矣。賈音含淚與之揮手。第吾讀者須知，淚眼所屬不僅一老人也。至於前途艱苦，童子一不之悉，有時閉其倦眸，信馬行耳。道上於富蘭服脫少息，至夜間十一時半，已抵

柏林。因拊馬曰。布盧喜。汝不辱大將之名也。既至法國使館。不得遽入。良久。始得一人引見法使。法使衣便衣坐。謂曰。夜深來見。爲時遲矣。雅各曰。使事較輕。謂之遲者亦可。然僕受命普王。期以今夜必達。法使取書讀之。黯然而足。下知書中來意否。曰。然。曰。如此重事。遣此少年。僕又何敢議者。雅各曰。然。公使但須如普王命。陳之法皇。法使曰。普王普王。吾在勃來斯陸。王矢忠於吾法。猶謂與帝同盟之國也。曰。今者主上敬請皇帝退兵境外。曰。皇帝不可。則將如何。曰。此事究竟。爲公使所熟知。法使蓄怒曰。普王得無欲與吾法挑釁。曰。王但欲以國書立致巴黎。法使曰。必然必然。反覆無常。令人不耐。此變色龍。未及變時。吾皇因已深悉。書以明晨即行。雅各鞠躬退曰。固所願也。外史氏曰。事已至此。雖兵威不強。羣臣庸懦。而普王之書。卒以一日達拿破崙。弱王如弗烈惟廉。亦知戰局已成。無可救矣。

第十一章

次日於柏林旅舍中。有旅人一。面色蒼白。目光疲弱。四肢僵不能動。頭痛欲裂。然雅各心中之樂。不可言喻。雖以南面之尊。賁獲之力。與之易。不可得也。第其所病。初非甚苦。但能將息。精力自舒。窗外大道上有少年千百人。皆以黑白爲幟。有長者教練之。法兵旁觀。狀頗忻然。初不知民兵練成。正以敵法。既而天色漸暗。散隊令下。人人唱愛國之歌而退。學生一隊。遠遠而來。步伐整肅。年咸自十七八。至念二三。衣服粗敝。旗幟亦舊。一方則樹校旗。軍樂既奏。學生歌曰。

巨。蠱。飛。舞。兮。摩。天。阿。生。爲。英。雄。兮。死。靡。他。吾。旗。所。臨。兮。捷。音。至。吾。將。奪。自。由。於。仇。敵。兮。不。則。入。地。以。求。之。

是爲學生隊之前鋒。自柏林赴勃來斯陸。以隨夏音者。又數日後。學生數百。咸拔隊行。以爲後勁。法人愕甚。力脅普官禁不許行。然其前隊步行七日。已抵金寶館矣。當民兵散去後。道上肅靜。一騎自東方來。人馬俱疲。張目左右視。如數人家之窗牖者。及抵雅各窗前行稍緩。雅各見之。諸病霍然。探首呼曰。羅德羅德。騎者舉首見之。亦大呼以報。不片時已下馬入雅各室中。笑曰。吾弟。幸得相見。雅各喜極不能言。良久始述道上之事。羅德亦喜。如與有榮者。雅各曰。阿兄當以所知見告。文特如何者。羅德乃告以破廟之鬥。隊長之明。其後文特自咎謀洩。謂吾素以謀略自詡。今日若此。安可恕者。吾雖慰彼。亦無所用。雅各。吾知汝爲較深。料必能以計自脫。不辱命也。雅各微笑曰。文特究已如何。曰。已歸勃來斯陸。彼謂軍官如能釋吾。則必弗遁。蓋謂國書如達。則彼東歸與至柏林。其間等耳。且以新衣一襲。與隊長博。謂汝必達。其人謀畧武勇。咸足貴也。雅各笑曰。使吾得居小閣。目覩其事。幸矣。羅德曰。使吾得爲汝事。乃尤幸也。文特去後。吾卽縱馬追汝。見道上普騎馬跡。知其逢站輒易新馬。深懼汝爲所得。雅各曰。彼得新馬而吾馬疲。其能及我。固無足奇。羅德曰。吾入旅舍。見其主婦仁厚。言汝疲甚。雅各嘆曰。婦人之仁。幾敗吾事。曰。當吾飯時。見法騎拘普騎往革拉高。不禁大笑。普騎怒目視余。如遇惡眚。余雖不能前詢。然知汝此行無阻矣。曰。以

法騎執普騎。思之可玩。曰：計固卓絕。然吾有事。尙未語汝。當夜宿時。見一奇士。雅各曰：此必夏音無疑。曰：然。彼手持吾弟之馬而來。吾固識馬。念彼必爲大盜。殺汝而奪馬者。怒聲喝之。謂吾弟之馬。胡爲在此。雅各急曰：彼何言者。羅德曰：彼乃大笑。謂此必又一童子。吾以馬乘若弟往柏林。今以此馬來也。于是乃述其事。吾二人乃復好。昨夜同宿村舍。今日吾遂至此。雅各曰：今當更爲歸計。遂定再息二日。然後上道。未出行前。一日晨間。童子方在左近徐步。聞人馬之聲遠來。却行數武。望見騎隊一二百人。逢道上法人物。立即毀之。途行之人。載重之車。咸爲所驅。散布道旁。騎隊旣近。童子見其面容瘦削。鬚如刺蝟。髮長額狹。兩腮勁而有力。所乘之馬。亦甚獷野。行時軍帽頻動。刀鎗映人。觀者呼曰：哥薩克騎隊至矣。哥薩克騎隊至矣。騎隊至街盡處。速率立減。遂分數隊。各向他道急去。其徘徊道上者。復集。旣而更散。按次陳列。張目鵠待。如據有此地者。德人驚定。知法兵已爲所逐。咸自窗隙探首而望。觀者旣衆。更有奮身而出。與哥薩克隊通語。餉以酒食。俄人大嚼。如數日未得食。偶見一法人至。即奔去。以鎗逐之。德人與稔。知其人。性不如其貌之獯厲也。羅德微曰：來者衣服詭異甚矣。雅各曰：吾意亦然。且其污穢。亦異常人。不識何故來至此者。實則俄人之來。人人欲知。非獨雅各爲然。獨駐守之法兵。愕然失色。居住之德人。熱血噴薄。此微有異而已。來兵居此。初亦未久。一二時間。分據柏林。然而孤軍直進。與大營不相通。一二百人。寧敷守城者。故至天暮。而全隊風馳去。法兵神志復振。德人沮喪。如有所失。然人民狂熱已作。法兵鎮壓愈難。有戒心。

矣。

童子歸時。道行無阻。以馬力捷。故得及夏音之學生隊。文特亦以書來。盛贊其勇。行未數日。而勃來斯陸已在望中。童子與夏音率隊而行。鼓聲大作。旗幟飛揚。城人脫帽揮巾相祝。一至金寶館前。布盧喜下階迎之。其待雅各尤厚。以居人已從文特得知童子智勇爲功甚巨。歡迎之也。然二人咸不欲爲人屬目。設法急去。乃邁步以訪文特。一至旅舍。見人衆大集。以新都所在。謀衣食於有司者衆。重以民兵之招入伍者夥。故遂擁擠至此。方童子入人叢中。見一長身者。相貌清古。舉止岸然。衣旅行之衣。厲聲呵人。衆人舉首視之。羅德前曰。丈夫得無見命長身者曰。汝爲誰。曰爲魯超隊中一民兵。曰旣魯超在此。可引吾見彼。當能爲吾覓宿所也。童子遂導之往金寶館。未數武。見一人踽踽獨行。高出羣衆。長身者喜甚。呼曰夏爾霍斯。夏爾霍斯將軍聞呼。驚喜曰。吾黨首領師旦君來此乎。不勝歡迎之至。師旦目視將軍。慘然曰。敬謝上帝。德意志中尙有歡迎吾者。所見諸人。惟子義士能厚我耳。夏爾霍斯急曰。足下以何時至。曰至已兩時。曰何往。曰與吾友同往面上。上謂未待通報。責以無禮。然旣見哈登布。吾事已畢。普王允與俄皇同盟矣。言時聲音益張。日露喜色。將軍樂不能語。但視師旦。師旦復曰。今日之事。終必一戰。其理固長。將軍免冠曰。敬謝上帝。師旦亦曰。敬謝上帝。敬謝俄皇。足下往加列墟。簽同盟之約矣。將軍驚曰。僕乃往加列墟簽字耶。曰然。爲普國之全權大臣。僕固以足下請。以俄皇所信。獨有子也。足下速引我至尊寓。居人良酷。

不能見容。主上近臣。亦不肯以麪包之屑相惠也。蓋師旦自俄皇營中。直趨勃來斯陸。闢疑懼之說。強普與法宣戰。未及數語。而哈登布已心折。哈登布以語之王。王亦爲動。然其待師旦則如此。此其所以悲也。師旦行時。悉以告之夏爾霍斯。曰。主上亦知勢成騎虎。不可復下。將軍笑曰。僕等亦嘗以此言進。此兩少年之功。尤巨。王之不能悔者。二人力也。師旦曰。二人固與文特同行者耶。文特悉以語吾矣。雅各遂急以文特所在。詢之師旦。而喧聲作。遂不可辨。蓋四人已行抵金寶館。城人旣辨師旦在此。擁衆大聲祝之。聲悉自肺腑出。震動屋宇。以師旦爲王所放。流離於外。終日無不爲祖國謀也。第普王之待師旦。則大不然。見其脫略禮節。堅持一說。心甚不喜。不肯見之。近臣咸承王旨。見師旦之影而遁。如逢大厲。雖以其國事之重。聲望之隆。威勢之巨。老病之苦。嚴寒奔波之勞。仍令於人海中。自覓居所。初不欸待。逆旅又以人滿不能容。至使厲聲怒色。如童子所見者是矣。一入金寶館後。魯超急以己室讓之。夏爾霍斯布盧喜爭爲效力。而小人之窺伺。近臣之譏毀。猶不相假。數日之後。此俄皇重使力勸懦王爲自由而戰之師旦。竟臥病於金寶館之斗室。第大功已成。二月二十七日。俄普盟約已定。至次日而夏爾霍斯與俄國全權大臣簽字於加列墟。

文特之歸勃來斯陸也。即往見哈登布。告以勿懾。哈登布轉以慰王。遂單騎往俄境。師旦之來。蓋正以此。故兩童子欲見文特。一時不易得也。約定之後。城人共議舉火爲慶。魯超亦允與會。乃先於晚間率民兵

往村間小寺中。立誓報國。是夕大雪密布。村舍田宅。燈火照耀。山巔之上。烽火數起。火光燭天。小寺之中。香花飄引。羅德與民兵等。則著軍衣恭立。雅各旁觀生羨。教士舉民兵名。上禱於天。衆人共唱祈禱之歌。繼而教士訓衆。衆人咸泣。教士舉手向天。爲衆誓曰。爲教宗之大道戰。爲祖國之自由戰。爲人道之幸福戰。無敢畏死。民兵揮刀同聲和之。教士爲衆祝福。踰而歌曰。

上帝冥冥。爲吾干城。孰敢作不德。惟吾帝。俾吾自由。

大衆復歌。歌聲震動天地。既畢。皆拔刀出。刀光森寒逼人。遂退。雅各隨衆出寺。見一人自門隙拊其肩。暗中驟不能辨。至燈光下觀之。識爲紐孟佛立慈。與握手曰。佛立慈來何事者。佛立慈逸去後。數月未見童子。面色疲甚。如長行者。但曰來自亞坡。有信以上男爵。中俱悉也。羅德亦散隊來。見佛立慈甚喜。即火下讀書曰。

書示吾親愛之兒。兒當來此。此間事雖弗急。然頗繁困。需兒來也。雅各歸後。恐有不便。可仍留路加母字。

羅德以授雅各。雅各讀之。曰如何。曰一時之後。吾即上道。魯超必許吾行也。雅各曰甚善。吾亦悉。備曰弟宜居此勿行。吾一人獨行也。雅各笑曰。吾兄道上。竟可自命獨行。惟行時弟亦隨兄而獨行耳。

第十二章

辛德興夫人謂其夫曰。異哉。婦人之力。恒足以困男子。辛德興曰。日常如此。又何足異。曰。杜寶格年五十矣。曰。貌陋甚。曰。彼爲法人。曰。况亦無賴。曰。然竟敢取媚少女。曰。所媚者乃正爲吾家之耶恩。曰。魯哉。此儻。曰。此固然者。夫人復曰。但願彼已。辛德興亦曰。吾意亦正如是。夫人曰。勿急。吾願其已娶也。辛德興曰。否。吾乃願其未娶。曰。不知吾兒何長。使彼心醉。辛德興大笑曰。但得其母窺鏡自視。當知之矣。夫人微笑。曰。與男子語。令人不耐。辛德興曰。事正如此。斯時在二月中。辛家夫婦。方据魯坡之一斗室。對火深談。而魯坡城中。則甚不安。法軍專橫。人人側目。而杜寶格之兇醜。尤出儔類之上。蓋其人驕悍而猜心重。當此重任。安能勝者。幼時本爲法國大革命之魁傑。於南部爲山岳黨之重鎮。經此一役。自知專制之才。綽有餘裕。遂諂上以固寵。而益肆虐於下。重以鷹犬之才。爪牙之長。遂扶搖而日上。二十年前之革命黨。一變而爲最奮熱之帝室黨人。及聞法軍爲俄所敗。遂於魯坡大肆其威。力逼富商如辛家等。出貲財以輸軍。勒令掃除私室。以居將吏。其後杜寶格頓變。善待辛家。而辛家乃益懼。以耶恩爲將軍所鍾意也。然其殘兇。爲世共見。耶恩甯不知之。况與羅德兩小無猜久矣。其視杜寶格直與來百德同。來居辛家。固亦厚耶恩者。耶恩則願其與杜氏。自相夷滅。辛德興亦知之。其人義士。固深恨杜寶格。安能以女許嫁法人。乃往亞坡。商諸海肯夫人。海肯夫人。遂以車載耶恩而歸。不幸突爲杜寶格見。杜寶格呼御者。鞠躬謂女郎曰。令孃當不遠行。海肯夫人厲聲曰。女郎方臨吾家。杜寶格復謂女曰。然則僕請得見孃於亞堡。耶恩曰。先

生厚甚。夫人曰。謹語將軍。吾子外出。家中不得見客。杜寶格不顧之。仍謂女曰。令孃舍僕等去。想不甚久。夫人曰。久暫與否。自有權衡。杜寶格曰。令孃此去。令人無歡。孃非不屑與僕友乎。耶恩曰。否。惟……夫人曰。惟覺與將軍交游鬱鬱。不自聊耳。將軍當知少女恒喜良友。將軍曰。僕等正以承乏。夫人曰。否。吾謂年齒相等之友也。杜寶格年事已長。聞之甚怒。夫人復曰。將軍與吾俱已老醜。青年所好。又安能知。杜寶格曰。不然。僕與令孃深相知者。夫人曰。女郎於其父執。固必謹謹。將軍知多言反非利。乃謂耶恩曰。令孃此別必不久。否則僕固有權。可以使孃歸也。夫人笑曰。將軍職有所在。理固宜爾。然如吾御不治。其職停車道旁。歸恐無及。耶恩與杜將軍告別。吾輩行矣。夫人之言。樸局無文。與之善者重之。與不善者憾之。將軍目送車行。怏怏頓足。道上頑童。呀然失笑。耶恩亦笑。杜寶格乃大忿。歸後。力逼辛家夫婦。使迎女歸。辛家語焉存之。於是將軍於城中爲跳舞之會。邀海肯夫人及耶恩。而夫人等不至。杜寶格益憤。陰以法擾亞坡田地。夫人乃命羅德歸。適以佛立慈伏處數月。正可借此遠出。乃命齋書以行。而杜寶格復仇之日至矣。是日。杜寶格默計此時。耶恩必不他往。乃親往亞坡堡請見。夫人拒不許入。遂策馬徐去。自謂老婦何人。敢與法皇大將抗耶。行時。而佛立慈亦乘馬出。杜寶格聞蹄聲。知自堡中來者。心疑夫人悔禍。急騎相邀。乃立叉道候之。見來者衣樸素。年甚少。貌類侍僕。行頗匆急。不似相邀者。力憶之。得其人。乃呼之止。佛立慈識法將。急欲縱馬。法將問曰。汝來自堡中乎。佛以途徑自明。無可諱者。遂點首。將軍曰。有言見語否。曰。

否曰見海肯夫人否。曰此爲吾事。曰究爲何事。曰此亦吾事。乃策馬行。杜寶格怒罵曰。賊吾甯許汝遁耶。遂以鞭挐佛立慈。佛立慈懷怨已久。亦盛怒。身固矯健。遂以鞭鞭將軍。將軍不敵。爲所創。佛立慈長歌而去。將軍策馬追之。馬蹶。佛立慈去已遠。遂置之。自謂海肯夫人縱容逃軍。國有常刑。老婦不能免矣。會陸恩坡橋司令官。以事至魯坡。下榻辛家。見耶恩肖像。憶及雅各之事。悉舉以告之。杜寶格。杜寶格得甚。知夫人已入甕。遂羅集人證。復命中尉來百德入堡拘人。夫人夙知有此。慨然而行。耶恩亦不恇怯。獨中尉此行。非出己意。且於耶恩相厚。心頗不樂。繼而憶及高資之行。爲女所弄。面色甚黯。耶恩曰。何事開罪中尉。來百德曰。童子爲令孀友。其行孀與有力。今人證已畢集。令孀尙未知耶。耶恩笑曰。中尉明知童子終日坐車中也。中尉不語。勒馬竟去。耶恩遂與夫人相語。語聲略低。至車抵魯坡市政廳。軍隊簇擁而前。逐去觀者。中尉亦引二人下車。耶恩謂曰。先生善待友輩。能得誠摯如吾。又奚憾耶。遂匆匆至廳上。見有吏來傳命。於是來百德復引二人登梯。至法庭前。庭形甚廣。杜寶格昂然高坐。法官旁侍。律師、警吏、軍隊、觀客。雜立其間。辛德興亦來觀。以作其女之氣。然爲兵士所阻。不得通語。但爲雇有律師代伸辨耳。是時城人漸惡法軍。法軍內不自安。衝突之案時有。杜寶格先治之。施以重罰。以爲之警。諸案既畢。吏始呼曰。海肯馬利。辛德興耶恩來。海肯夫人徐曰。在此。於是兵士引二人面杜寶格。觀客以二人皆望族。而耶恩尤少。隱爲呼屈。一婦人罵杜寶格曰。無恥。衆人默默和之。吏曰。勿喧。男爵夫人海肯馬利與辛德興耶恩。汝

等爲人告發。縱容叛逆。力助罪人在逃。辛德與座前一短小精悍之律師挺身起曰。未審之前。本律師問堂上以何法權審此二人。乃如囚犯。杜寶格厲聲曰。言者爲誰。曰。律師薛謝爾。爲被告辨護。杜寶格曰。至時許爾容喙。律師曰。此時先問法庭權限。杜寶格曰。受皇帝命。得有全權。職在執行。無許置議。觀者中復作聲曰。無恥。杜寶格曰。如敢再作聲者。卽當盡行逐去。法官李格蘭汝可先詰被告。李格蘭問海肯夫人曰。汝爲海肯男爵之寡妻耶。夫人徐曰。然。曰。是否與汝子羅德汝甥格拉罕雅各同居。曰。數月前尙如此。曰。汝於十二月之二日。曾否違法更命。唆使汝甥逃去。曰。聞有違法控吾甥者。吾卽遣甥他去。違命二字。如謂卽爲未將吾甥交之軍官。軍官在此。汝可自問。言時以目顧來百德。法官曰。但聽吾言。勿作遁詞。辛德與耶恩。汝曾否助格拉罕雅各私逃。薛謝爾起曰。如此對待少女。本律師不敢謂然。杜寶格叱曰。勿喧。耶恩微笑曰。吾自言之。吾固助格拉罕君出行者。李格蘭得意曰。女已自承。乃復謂海肯夫人曰。海肯夫人。曾否縱容罪有應得之逃軍紐孟佛立慈。夫人曰。不知紐孟所犯何罪。曰。紐孟不肯入伍。卽爲犯罪。曰。不肯俯首事敵。安得爲罪。吾望德意志中人人犯此。觀者譁笑。法官亦赧。杜寶格獐然曰。無待更問。兩人旣承。按法定罪。宜付大獄。薛謝爾復起曰。請得保二人出。杜寶格與法官議久。始曰。海肯馬利罪案太重。夫人曰。請得一言。杜寶格曰。言之曰。任定何罪。吾所甘受。然爲女郎言者。女郎所爲皆以吾故。童穉有罪。成人當之。諸公亦有子女。當知不侮小弱之義。旁觀者大聲贊之。耶恩握夫人手曰。夫人仗義。性固如此。

然吾安忍舍夫人去。杜寶格商之法官。乃曰。年長犯人。所言當理。其罪至重。宜下大獄。如幼年犯人親友。能出保金者。法庭特許其請。律師薛謝爾遂爲辛德興納金。於是法庭遂散。耶恩面海肯夫人。如欲有言。夫人曰。耶恩勿言。事因兩便。子得釋後。亦可以法援我。而辛德興已行近。夫人曰。辛君。令女見釋。不勝慶賀。辛德興曰。夫人未出。何敢自意。一老婦執夫人手曰。勇哉夫人。上帝佑汝。夫人微笑謝之。私問於辛德興曰。此婦吾所勿識。其聲似曾聞之也。辛德興曰。此爲文特夫人。以仗義名。數呼無恥者也。俄而法吏引海肯夫人入獄。耶恩揮淚別之。獄中頗潔。夫人獨居一室。在最下層。陳設亦備。以獄吏仁厚。與杜寶格異趣也。室中有窗。窗臨小河。水聲淙淙。然淒寂亦殊甚。夫人居三日後。至晚間而門關。耶恩徐入。夫人喜曰。吾親愛之女耶。以何法得入者。耶恩出書曰。杜寶格許吾。夫人曰。杜寶格許若耶。曰。然。吾往求彼。乃以書與我。故而得入。夫人笑曰。女兒之力。壓倒魔王。耶恩變色曰。吾恨彼甚。然彼許吾。吾在一日。彼必不苦夫人也。夫人曰。吾無所畏。獨爲孺子急耳。耶恩曰。彼等去此尙遠。夫人曰。吾固望其如此。耶恩可作書告羅德。令勿歸也。耶恩曰。夫人固望見彼。夫人曰。今不作此念矣。曰。夫人居此寂甚。曰。人生不幸。多出自爲。老婦至此。亦復何怖。語約一時。天色已暮。耶恩欲行。忽傾耳曰。此何聲也。夫人笑曰。鼠耳。獄中安得無鼠。耶恩曰。否。聽之。而聲漸巨。夫人曰。女郎行矣。惶怖至此。令人疑爲見鬼。耶恩曰。事必有故。吾確見窗上人手也。窗距地遠。外樹鐵闌。方女言時。一手探闌。叩窗作聲。耶恩懼甚。急持夫人。夫人抱之。聞窗外人聲曰。母

乎母乎。居室中者母耶。耶恩立振。登椅上望之。夫人亦至。羅德目視其蒼白之母。流淚呼曰。吾兒。吾親愛之兒。

第十三章

晨間羅德及雅各佛立慈抵魯坡後。聞事已發。乃叩獄吏。請見夫人。吏以無杜寶格命。不可。羅德賄以重金。得知夫人所在。乃趁天暮。與雅各乘小舟至窗下。既至。亦無他言。但慰夫人。謂母所居尚安。兒必以法援母出也。至於其法爲何。則亦不能究詰。但知大事垂起。償願當不遠矣。蓋夫人入獄之時。民心俱動。法軍在德意志北部。漸處危境。普王與法宣戰。雖確信尙未至。而戰聲已洋溢。居民爭欲逐法自主。急不復耐。漢堡市民。於二月中起義。不十日。遂去駐守之法軍。陸拜克之司令。亦至魯坡告急。杜寶格分兵一半與之。魯坡戒嚴。三月十六。俄軍前鋒哥薩克隊直入漢堡。又一二日。復至魯坡郊外。居民歡聲迎之。杜寶克見民氣大盛。遂拘紳士十人。以懲辛德興。以耶恩故。僅免。市民益憤。蠢蠢思動矣。

羅德等自河中去時。天已入夜。遂安步至市上。見居人咸蒙首出。一致前進。如預約者。乃穿道抵辛家。有閨人二。逢過者咸詰之。過者曰。吾至辛家。遂入。童子本欲造辛家者。亦曰。吾至辛家。亦入。見衆人鑿集。雅各曰。此事乃同人家喪禮。羅德曰。言之不慎。恐卽爲弟追悼。方入巨廳。而耶恩已先在。以手招童子。羅德曰。此何事者。耶恩曰。至此自知。吾父招集會衆。決戰事耳。羅德曰。此間先居法人。今日如何。曰。中尉來百

德。率兵往陸拜克。得無懼矣。君等速坐。吾父與委員等方來也。時室中已滿。來者皆魯坡城之市民。或坐或立。憤憤相語。一端別置几案。辛德興率數人就坐。雅各見長身碩腹者。失聲呼曰。此文特也。文特聞之。點首而坐。而辛德興已起。慷慨語衆曰。諸君。今夕大事。想皆所知。脫去法人羈絆。在此時也。衆人鼓掌。辛復曰。求得自由。不待外援。吾人今日理宜自助。今法軍已驟弱。漢堡父老。又以其身作則。吾人是以有此會也。夫諸君各有家室。安居樂業。孰敢率諸君以冒不測之險者。然吾人深知。如不能爲安居樂業之保障。後此恐無安居樂業之一日。於是觀者大呼。咸曰。同心致死。同心致死。辛德興稍待。復曰。委員會中。久爲起義之謀。爲諸君所共知。今預備已悉就。請更無復遲疑。吾友文特。新自漢堡來。其太夫人固居此。與魯坡有桑梓之義。今請其以漢堡之事。告之諸君。文特立起。欵欵而論。始述漢堡如何舉義。繼數杜寶格所統軍額。舉其強弱所在。議論悉中。欵竅。乃述市民之數。謂以烏合之師。當久練之衆。法無不敗。欲得一勝。不可不戮力同心。恪守紀律。否則大事垂危。挫敗可虞。而潰亂且立。見聽者心喪。垂首而嘆。文特以手槌案。大聲呼曰。雖如此。然諸君不惜死。則魯坡之下。即在今夕。聲調清朗。衆人復振。歡然欲戰。委員會初。不過以厲衆人之氣。其預備已夙定。共推民團大尉爲首。委員二十五人。各有部屬。分司其事。待暗號出。各率衆以致死。文特則統市人以攻東門。議既定。且散。辛德興申令曰。暗號爲晨間五時警鐘。諸君聞聲。即起。願上帝垂佑。衆人呼曰。上帝垂佑。乃徐散。童子則急往見文特。雅各問曰。子未嘗言魯坡。今何至此。

曰。吾母居此。命吾來死。又安逃之。城中地勢。吾數日來悉知矣。羅德曰。此事主動。當即在汝。文特曰。言亦非甚。漢堡魯坡之事。吾固皆與聞之。前者雅各之行。終夜未息。明夕可以本末告我矣。雅各曰。何不今日。曰。今日吾事正殷。童子何往。羅德曰。聽君號令。文特曰。孰以此語汝者。雅各曰。見面即定。天下事固有不須言者。文特曰。今日勿謔。非同破廟中矣。羅德報曰。自信較前差勝。文特拊其背曰。孺子勇健。乃同成人。遂引之至案側。出圖示之。指一屋曰。吾職在放暗號。率衆攻取東門。一面據守街道。一面猛撲法軍。使向北方遁去。事在即行。羅德曰。計無過此。然吾二人何爲者。曰。事宜同時俱起。故暗號爲最要。童子識市政廳乎。曰。然。能鼓琴者。吾因望其亦能鳴鐘。羅德曰。僕固兩俱能之。曰。甚善。羅德雅各。可同赴市政廳。舉暗號。童子目動。文特復曰。吾攻東門。須出全力。待一鼓而下之。故不能多分人。且事以智不以力。至鳴鐘後。或有小戰耳。海肯男爵。吾以四人聽汝號令。可力守市政廳。以天之力。吾策得遂。東門立下。不半點鐘。吾卽來援。然未至前。卽當奮力自守。羅德曰。如命。文特笑曰。汝可立寢。至四時起。整裝就食。四時半往市政廳。從者四人。俱俟廳外。非有要事。不得支使。廳前衛士二人。其一法兵。其一民兵。童子但以市長手書示之。民兵必許子行。法兵縱有不遜。而民兵先有約。必能制之。如不能勝。可呼從者執之。鐘懸在左方大樓。汝輩固知之矣。童子聞言。心怦怦動。羅德自文特手中。取市長書。應曰。知之。文特凜然曰。違令之罪。所不必言。雅各曰。否。敬謝君號令。旣已。耶恩引童子入。卽爐側席地寢。以女熱心此事。且待童子厚也。雅各睡

中。夢見文特於大霧中號令衆人。哥薩克兵躍馬城中。海肯夫人。即獄旁之小河。浣普軍制服。如是諸夢。相續不已。羅德所夢則一。夢見耶恩旁坐。嚶嚶啜泣。此夢微近事實。以耶恩跣足微步。以淚眼視童子者。數矣。最後羅德睜目。見耶恩呼之起。始知非夢。數分鐘間。二人悉起。各束手鎗一捍。長刀一柄。雅各以手按刀。心又復動。以武裝第一次也。文特復來。告以口號爲自由二字。所領四人。悉候市廳對門。待鐘鳴後。即入。羅德領首。雅各微笑。文特曰。上帝佑汝。遂去。爲夜戰之計矣。食畢。耶恩送二人出大門。日與羅德適遇。耶恩曰。吾力實能助子。乃不許我行乎。曰。吾何能者。耶恩微笑曰。吾知子固弗能。子亦當知吾能。鳴鐘也。行矣。容再相見。遂掩門入。羅德問雅各曰。女郎何指。雅各固不解者。乃曰。惟蒼天知之耳。然斯時有黑影隨二人後。二人咸無所覺。將行至市政廳。見四人遙遙立。呼童子止。羅德微聲曰。自由。言者亦曰。自由。童子遂進。時天尙未明。曙光一線。僅破重霧。童子登階。聞戰鼓聲。似出法營。相顧無語。既登。見法兵多人。駢立。面色咸異。雅各默曰。事必有變。然行耳。何足計者。民兵亦立門外。如待二人。面容慘白。牙齒震戰。羅德知事必敗。然仍以市長書視之。請進。民兵瞠目視童子。如待令者。聞室中厲聲曰。可即開門。門遂啓。童子俱入。羅德謂雅各曰。吾兩人可緊相傍也。而門復闔。加以鐵鎖。鏗然作響。室中復暗。復聞聲曰。可率之進。遂見白光透罅隙出。民兵引童子進。法兵二人啓重門。於燈光下。童子見杜寶格方倚案立。面作猙笑。如同鬼魅。覺童子爲所懾。益笑。目視童子。揚揚曰。吾輩相逢。良非一朝。然今則汝等之末日也。茲事可一。

不可再。即成人猶然。况孺子力薄耶。羅德默然。雅各方欲置答。見羅德不語。遂亦勿聲。杜寶格曰。請問汝等來何事者。二人不答。杜寶格冷笑曰。倉率言之。原不易。汝等亦勿必辨。蓋爲叛逆來也。雅各曰。何謂叛逆。曰。叛逆二字。有違汝心。則曰革命可爾。不幸起義諸豪。事未得當。須知用人當取其謹慎。可恃者。因以手指民兵。民兵方爲法兵所持。瑟縮不已。杜寶格曰。此大志士。未知作間要訣。不能自緘其口。吾得悉後。來此僅十分鐘。汝輩乃不失信。未致令吾枯待。少年使汝幸生。更作奸謀。則用人當益慎。然實語汝。不敢望汝之得生也。已而微笑。顧童子曰。汝輩此來。當以鳴鐘爲起事之號。汝乃不以語我耶。慎默固爲美德。惜未以教此君耳。然汝未死之前。吾必教汝鳴鐘。沉思不語。面益猙獰。可怖。既定。前行數武。出手鎗指民兵曰。汝未死前。尙有語否。民兵曰。上帝恕我。我非故洩此事。杜寶格冷笑謂童子曰。彼云非有意誤汝。實不慎也。自吾言之。蓄意叛逆。其報酬宜如此。舉鎗。民兵立仆。腦漿滿地。一室俱驚。雅各幾於暈絕。羅德躍至窗前。搥破玻璃。奮聲呼曰。可告文特。杜寶格在此矣。而法兵六七。力扼其吭。挾之立退。雅各亦爲人縛。杜寶格徐曰。爲時已至。可鳴鐘矣。

第十四章

杜寶格率衆登樓。童子爲人所洩。亦隨之登。一兵以燈前導。穿數門。得一小閣。閣中懸鐘。杜寶格呼曰。止。於是衆人以梯登鐘旁平台。燈光慘碧。如同鬼火。鐘口徑可尋丈。龐然下向。屋頂刻縷。焦黑如墨。雅各心

震自疑脈搏之聲。此人當可悉聞。然面上則。慨然。目顧羅德而笑。杜寶格厲聲問有繩否。衆人應曰有之。曰甚善。可就鐘心懸錘。以童子縛其上。每人一面。吾輩執錘。爲之鳴鐘。如聲啞。城人不能聞者。則咎不在吾輩。羅德知其惡作劇。面色頓白。目數衆人。似作抵抗之計。既知不敵。遂亦置之。默謂雅各曰。雅各無悲。文特必不見棄。雅各曰。吾兄之言然也。不及瞬息。法人已以兩梯樹鐘腹內。取二童子。縛懸錘上。使引錘時。適以其身當鐘。而鐘聲亦勿響。杜寶格見已就。呼法人下曰。可鳴鐘矣。於是法人下梯。引錘而動。羅德覺鏗鏗之聲。震耳欲聾。又聞報時之鐘。適鳴五下。思城人方俟號令而已。無能爲力。喟然而嘆。忽覺身上奇痛。知適間著鐘者雅各。今則已矣。幸引錘之人。不若杜寶格之兇殘。未肆全力。故童子僅得昏眩。否則血肉靡鐘。錘間矣。俄而警鐘之聲。清澈入耳。童子大喜。知身雖不能爲而已。有代爲者。城人希望同繫。此也。法人咸驚。杜寶格怒問曰。此何事者。衆人思久。答曰。此必約翰寺之鐘也。杜寶格大罵。遂奔梯下。衆人亦下。閣中立靜。鐘聲漸絕。而城中已大亂。胡笳既奏。繼以羯鼓。步隊之聲。直近廳外。鎗聲四起。羅德徐蘇。覺身上大痛。手足痙攣。然知猶未死。則希望又更生。使得臨窗觀者。則其復舒。法宜尤速。先是破窗一聲。爲從者所悉聞。知事已變。法人有備。文特遂遣佛立慈。率衆一隊。以援童子。佛立慈故善攀。於童子尤相親。乃告於衆。先入廳探虛實。遂束手鎗腰際。口銜短刀。援牆而上。至二層樓。以刀撥窗。因鑽身入。伏牆隙聽之。偶聞法人行動。不辨所爲。及警鐘既動。杜寶格奪梯下。佛立慈一手把刀。欲即死之。既而料童子當

在樓上。遂更爬入小閣。僅見一燈。黯然獨在。拔步登台。不知所措。似聞呻吟之聲。悠悠自鐘中出。佛立慈心動。望空呼曰。羅德雅各。而鐘中有聲。纔如屬絲。曰誰耶。佛立慈驚甚。急以燈燭鐘內。見童子在。罵曰。惡賊惡賊。心恨胡爲。縱杜寶格也。羅德徐曰。吾二人縛鍾上。可先斷繩。放雅各下。佛立慈顧雅各。尙昏昏如死去。乃曰。羅德先下。彼昏睡。吾力不能勝也。然事亦正非易。蓋操刀一割。欲得羅德墮地。弗傷。其事至難。幸佛立慈才長。羅德竟得未創。雖尙昏暈。然得生矣。遂更以法釋雅各。此事二人合力。故亦較易。羅德抱雅各下。佛立慈出所携之酒飲之。雅各亦醒。佛立慈慰二人曰。究之警號已鳴。似出約翰寺也。童子相顧。雅各曰。此必耶恩。羅德點首。問曰。杜寶格何往。佛立慈止之曰。聽之。鎗聲大作。步隊驟接。軍官號令聲。刀劍磨蕩聲。聲震天空。雅各呼曰。吾必觀之。三人遂蛇行至屋頂觀之。時大霧已逐。長夜俱去。陽光已出。城中大亂。見男子咸荷兵出。女子則探首窗外。奮聲而呼。荷鎗者居前列。短兵者居其後。擁街塞巷。數不悉計。去市政廳爲法營。兩軍卽於附近接戰。文特凜凜然率民軍進。杜寶格以步兵當之。而寡不敵衆。漸退入營。民軍聲勢浩大。法軍以馬隊已往陸拜克。而事前佈置。又未悉周。形勢頗絀。然其後方則運大砲漸迫戰線。童子憑高可覩。而民軍乃未知。文特率衆突進。大砲立發。法兵乘勢衝擊。民軍前鋒盡死。積骸滿地。文特僅免。法軍復振。雅各失聲曰。法人以大砲至。吾軍敗矣。羅德目視戰場曰。今惟以兵旁攻法軍。絕其大砲。尙可得生。雅各曰。如何能行。羅德指曰。事固可能。使吾軍自左方出工廠。過斜道。卽爲法軍右翼。

雅各曰。然可急去以告文特。而羅德已行。蓋登高臨望。得法軍之虛實。文特居下。固不能知。雅各方欲隨去。而佛立慈引之。踈見屋上架小砲二。雅各曰。似此舊砲。徒以飾觀。又何用者。佛立慈曰。否。砲位已妥。子彈俱備。吾等即可用之以攻法人。以杜寶克聞風聲後。務爲守禦之計。一二日前。悉將舊砲裝置。以備萬一。二人既知。雅各曰。佛立慈能發砲乎。曰。吾曩者固知之。雅各大喜。精力悉振。曰。此正可爲法人警也。而戰事已大變。德人漸敗。蓋未練之兵。鮮足當砲隊者。法砲一發。德人立却。退時之速。較進時爲尤甚。德人既退。法軍立進。漸次相逼。戰地已至市場。德人有遁至市政廳爲禦敵計者。惟童子居閣上。未之知耳。羅德本定自左方出。是時亦不能進。雅各二人。急整砲位。以備一發。望見法軍。正在裝砲。遂對其砲擊之。文特驚顧屋上。居民既見。遂大呼。戰士不知砲出何所。聞人呼亦大呼。砲彈落處。死者甚衆。法軍遂亂。然以擊射過高。未能燬其大砲。雅各曰。誤矣。不可再誤。而法軍大砲已發。勢至危急。杜寶格躍馬直出。童子乃出死力。以第二砲對法砲發之。一發適中。法砲立燬。民軍大呼萬歲。羅德亦率軍自左方出。突擊法人。文特立以大軍前進。環廢砲前。兩軍肉搏。法人素以軍事自豪。視德人如犬輩。酣戰不息。德人則以法砲既燬。勇氣大振。兀如堵牆。重以蓄怒已深。人數又衆。法軍不支。且以右方被攻。軍心大亂。遂漸退入巷中。居民爭以木石投之。杜寶格遂整隊向東門去。雅各謂佛立慈曰。文特定計。先取東門。復入市廳。則東門當在民軍手中。佛立慈曰。文特知事已洩。遂先統軍來此。曰。然則法人遁去矣。曰。此城既屬吾軍。即遁去亦

何妨。時民軍已蜂擁入廳。求發砲者。雅各二人。未及一言。已爲所簇擁去。人人握手拊背賀之。及至市廳門首。衆以二人駕肩上。歡呼萬歲。令人疑爲生擒拿皇。遂狂喜至此也。時羅德亦率隊至。雅各見羅德笑。念亦當令享此殊榮。遂以語衆。衆亦取羅德駕之。童子心中頗以爲苦。雅各謂羅德曰。衆人引吾何之。羅德曰。天知之耳。世間恨事。當以此爲第一。雅克尋思。笑曰。可至大獄。釋姑母也。羅德然之。以告衆人。衆許之下。遂相率入獄。

海肯夫人初見羅德。心頗爲慰。及旣去後。又念此行深入險地。雅各必爲法人所捕。境旣淒寂。自念所憂益非無端。輾轉終夕。不能成寐。初交曉後。爲人聲所驚而醒。以獄去戰地近。鐘聲鎗聲呼號聲大砲聲。相間而作。令人震慄。諸聲稍靜。又聞獄中大亂。獄外狂呼。力撞獄門。司獄之人。刺刺私語。旣而門外之聲益高。獄門大啓。喧聲稍息。廊中橐橐作聲。似來啓室門者。遂見一人。面色粗悍。衣服醜陋者入室。環室外者。貌尤厲。海肯夫人念此必破獄之暴徒矣。余一婦人。何能爲者。健然直立。氣實餒甚。暴徒突執夫人之手。夫人失聲而號。然覺其舉止安雅。聲音和順。亦以自慰。又一暴徒年較前者較長。垢穢更甚。亦來握夫人手。淚漬其上。夫人哭曰。吾愛吾所愛之兒耶。遂暈。衆以車載夫人以往辛家。童子倦極而眠。又十二時。夫人始醒。見耶恩曰。汝與吾兒辛君文特。咸有成就。而吾一無所爲。令人大慙。耶恩慰之曰。幽居獄中。卽欲爲之。何能爲者。夫人曰。此猶不足計。所可恨者。吾嘗笑婦人臨事。惟有以淚洗面。不意今日淚珠。乃滾滾

也。耶恩曰。此事吾亦恨之。二人不禁相抱而哭。然耶恩於童子被執後。獨鳴警鐘之耗。已紛紛出。夜中衆人高歌。至辛家祝其事。直待辛德興與耶恩文特羅德雅各諸人面謝。始各歸去。享其自由之酣夢矣。

第十五章

城中固定。然德人之計。初未悉達。杜寶格率其敗軍。據守東城。東城者。爲魯坡之要害。法軍兵精餉足。德人進攻。屢爲所却。杜寶格又四出告急。調集援兵。城中少年。則謂宜乘勝大戰。老成者則不敢以新師與法野戰。遂操練之。務使純熟。日盼俄軍普軍。遠道來助。故遂按兵不進。日修守禦。文特素稱知兵。見守兵爲數不敷。市民又無槍械。形勢可危。遂連夜造軍器。召集民兵。與辛德興二童子等。咸不少懈。辛家爲司令部。以其膳室。供衆會食。客室則布草薦。俾戰士倦時。埋頭便睡。軍官士卒。日夜奔走。報告軍事。傳布命令。辛德興三日勞軍。不敢少息。至第四日。中夜又出。辛德興夫人曰。吾七日來未見汝稍息也。辛德興曰。此亦良佳。軍中之事。非婦人所知也。夫人曰。所可懼者。城人之起。徒恃意氣。耶恩適以麵包實辛德興之囊中。辛德興笑曰。加以麪包。尤得深味。然是日事甚急。以法人已得援兵。尅日復魯坡也。童子方在營中。聞語。聞大聲起。見一騎匆匆來。守衛者咸勒兵。童子亦持槍出。騎士繞營呼曰。法軍自東門來攻。文特望諸君急救。營中新立大尉。揮刀呼衆人進。衆人氣銳。拔隊立前。每進一步。即聞鎗聲益厲。文特大聲而呼。杜寶格之厲聲。亦略可聞。街盡處爲廣場。場上積土爲壘。適當東門之衝。皆粗就者。法人据交通之孔道。

夜得援兵無數。計出不意。以攻民軍。適爲民軍所知。乃先開鎗攻之。法軍發砲。及杜寶格率軍既下。砲聲遂止。童子至時。文特亦率軍出壘外。與法軍搏。身當其前。奮不顧死。老卒贊嘆。謂爲燕那戰後。勇氣無此盛者。民軍卒勝。法人紛紛自原路退至城上。民軍不能復進。遂收軍退。文特切齒曰。法軍一日據東門。吾軍無可爲也。雅各適至。乃曰。何不奮力破之。文特微笑曰。孺子之言。適得其時。今日正事此也。實則破城之計。預備已久。所以不即發者。蓋恐東城一燬。城中險隘。遂失。後此無以爲守。然事已至此。文特遂呼新至之大尉至。耳語數言。策馬竟去。大尉謂雅各曰。可呼若兄隨吾行也。於是羅德亦至。三人邁步而前。見一酒肆。肆當未戰之前。頗爲城人所顧。至是民軍固牆爲壘。門前遂絕人跡。大尉自門首入。童子隨入。大尉出火燃燈二。以一授雅各。命之居後。一授羅德。命之前導。令各出刀以備非常。乃自石梯入藏酒之地。窖每過一門。大尉輒俯首。讀其暗號。兩旁酒桶亦有刀痕。頭上時聞人馬馳驟之聲。既抵一窖。窖形特小。門以鐵鎖緝之。大尉啓鎖。謂童子曰。舉燈細察。恐法人敗吾謀。羅德思之。此地何在。羅德聞鎗聲。迸作。因曰。迨當東城下耳。大尉曰。然。適當東城之下。吾輩送法人上青天也。墻下有洞。大尉蛇行而入。見文特所云。半月前置此之地。雷已在。遂出。謂童子曰。少年急出。發地雷事。吾獨任之。汝等可於廊中。洞開門戶。以待吾歸。乃自雅各手中。取燈復入。童子急去。及至梯側。聞窖中呼聲。羅德曰。事悉備矣。可出門外視之。遂復奔。聞身後有足聲。知大尉亦出。方至門前。轟然一聲。如天地崩裂。牆亦岌岌欲墮。雅各曰。進進。遂至道。

上見白烟漫空。殘磚敗瓦。下墮如雨。人人驚駭。戰聲暫止。月光透破雲出。淒暗欲死。東城悉成瓦礫。法人殘骸。沒餘燼中。文特復麾大隊猛進。法人死傷遍地。隊伍不整。血戰片時。四散遁去。德軍大勝。魯坡悉定。德國之旗。復樹東城之上。文特立馬戰場。謂童子曰。兵兇戰危。百尺斷牆。尙須血戰幾次。然法軍不增勢。亦不能奪此也。蓋文特深知杜寶格非能甘於敗者。不得此城。則英名且盡失。况其所愛。尙在城中耶。杜一面向陸拜克求援。一面向撒遜國乞師。以撒遜國王拿皇之黨也。至三月終。得兵三千。復以攻城。城中亦知大患至矣。時民國大尉受傷垂死。衆推文特統攝軍事。文特知法軍後援至。遂索兵於魯超。魯超允率自由軍一支隊。俄兵一營。瑞典兵一營。哥薩克兵一隊。拔隊赴援。然去魯坡尙遠。而法軍已進逼。杜寶格以兵絕糧道。城中食幾不給。居民日夜守城。面有疲色。得文特鼓舞之。亦不克振。而事愈棘手矣。

三月三十一日中夜二時。值羅德雅各守城。二人自睡中醒。海肯夫人耶恩已以飲食進。童子雖請勿以自苦。咸勿顧也。夫人曰。今夕何往。羅德曰。往東門守城。夫人曰。聞東城名。令人震慄。雅各曰。歷久不足怖也。耶恩爲羅德繫刀。驚曰。何以一瘦至此。雅各曰。脂肪過多。得此當謝戰事不已。耶恩曰。何獨瘦。我羅德雅各謂夫人曰。姑母。吻我。吾如大海。斷蓬舍姑。孰理我者。羅德知旨。急曰。不理亦正得。吾等以七時歸耳。雅各曰。歸後乃如怒獅。張牙大嚼。惟姑等幸勿起也。遂去。二三時後。羅德遠聞人馬之聲。知法軍已夜至。遂呼雅各。轉告衆人。警鎗立發。胡笳亂吹。城上燈火俱動。人人力却睡魔。束裝備戰。市上鐘聲亦作。城人

皆起。然昏黑中無可爲。遂盼天明。既曉。見法人列隊東門外。趁夜霧已去。發砲攻城。城上亦發砲應之。然法軍砲巨。威勢甚盛。砲火亂射城中。城人急往救之。法軍乃於城牆毀處。蜂擁直入。文特固知不敵。奮命死守。轟立砲焰之中。至五時許。城上之砲多爲所燬。六時。法軍益盛。城砲已斷續不成聲。文特見法軍砲聲突止。大呼民軍預備來攻。而法軍已大至。乃於斷牆之處接戰。忽進忽退。忽起忽落。形勢甚危。時而法人突入缺口。於是守兵猛力撲回。時而守兵漸却。則文特狂呼。率衆逐法軍出城外。而法軍力強。步步進取。守者漸敗。東城復爲法人所得。文特乃退守舊壘。德人據之以擊法軍。法軍前進。死者如麻。而法軍益逼近。北門同時又破。兩方受敵。文特乃命守軍再退。方揮旗時。一彈中文特手。幸得羅德扶之。得不仆。文特謂曰。無傷。可出素巾。爲我裹之。創旣裹。血流立止。文特呼軍官曰。許樂都大隊退入市場。汝率衆死守此壘。待吾命後始退。軍官曰。請效死力。遂大呼率殘軍入險守壘。文特以有障護。全師退至市場。城北敗兵亦來合。然人數多亡。隊伍盡失。文特合兵。復爲死守之計。然知大事已去。面色慘白。招雅各至。令曰。事已至此。不能久守。汝可以單騎行。雅各曰。終勿降乎。而文特面色愧甚。不敢仰視。以爲童子何人。敢爲此問。曰。事當爲他人計。然有一線生路。吾必弗降。魯超已率兵來。去此當不甚遠。汝向威登坡行。一遇魯超。即請速來。勿緩勿緩。雅各曰。子則如何。曰。吾誓力保餘衆。雅各俯身吻文特手。文特微笑。轉身竟去。雅克乃往廐中取馬。以城人盡執兵。遂自駕鞍轡而行。一砲彈墮馬前。馬驚。雅各拊之復進。見火光熊熊。知市

場已著火。法人志在雪恨。不暇計也。默計南門獨安。遂策馬至南門。守城者縱之行。馬足奮騰。但聞勝者歡呼。敗者飲泣之聲。隨之漸遠。

市場之中。接戰益厲。而形勢亦益急。死者益衆。守益無望。文特重傷。軍官陸續戰死。守兵隊長召衆會議。以使通杜寶格。鎗聲稍止。羅德大怒。投鎗地上。曰。文特在此。必不降也。然亦知隊長非怯。勢如此耳。晨光既動。遍照山野。草木向榮。時鳥爭鳴。一童子騎馬上。以足刺之。馬躍直至山巔。童子回看城中。烟霧蔽天。似見市場有白旗一角。招颺空中。不覺失聲。知魯坡降法軍矣。

第十六章

魯坡之降。蓋在日中。然居民猶死守。爲巷戰。爭從窗上猛擊法軍。法軍大進。守者或死或逃。法人遂頓大砲以鎮居民。復於四城以重兵把守之。夕陽一下。鎗聲俱絕。戰壘同時夷爲平地。死者載以大車。葬之窮荒之中。傷者則以之入醫院。院中亦頗草率。殘敗之餘。悉遭酷待。不視之爲戰士。宜蒙厚禮也。蓋自法軍視之。起義之衆。大都介於盜賊之間。待以盜賊。於分已足。即其魁桀。曾爲軍官。亦概以此待之。故城下之日。執兵之民。悉下大獄。以備驅之法國。待以苦工。至于少年勇士。除少數不見者外。亦與此厄。市長及辛德興等紳士五十。咸被拘如重囚。以待拷剝。至於官軍力抗法人。則尤杜寶格所深恨。舍文特等以傷重不能殺外。餘悉被戮。特二十人獨存。以待死日。羅德與之。至夜中八時。二十人被命入市政廳。杜寶格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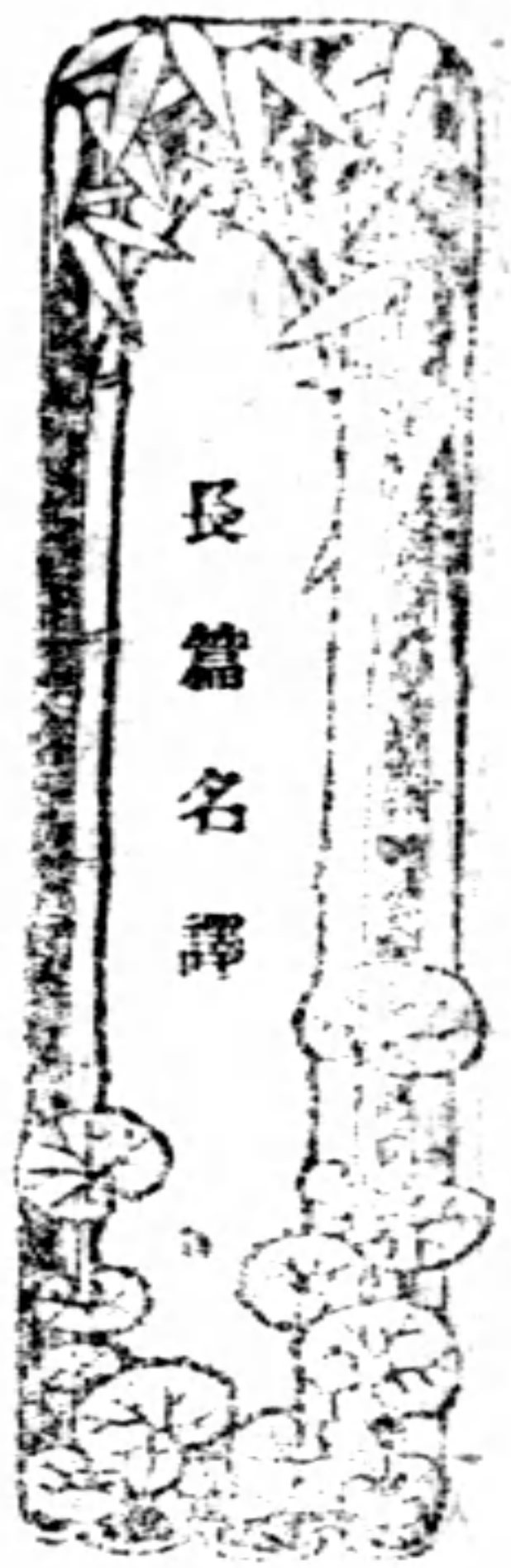
案上。旁坐軍官數人。爲軍事之審判。羅德與衆入後。自念此處。曾與雅各同至。民兵死處。血跡猶在。窗上玻璃。碎片亦存。杜寶格則以日光。遍射衆人。手指一官。官起。宣布諸人罪狀。謂舉兵作亂。於賊中爲僞官。因一一問諸人。此事實否。衆知言實。即死。然亦無怯。皆曰。事實於是。杜寶格定罪。皆以二十四時內。鎗斃。吏以此語諸人。衆皆退。夜中一少年。年十八者。與羅德固相善。又適同居。問曰。海肯海肯。子尙醒乎。羅德方念其母耶恩文特雅各與佛立慈等諸人。自念生命至貴。尤有愛情名譽。二者更難決絕。聞之。應曰。然。吾正醒。郝克都何以見告。郝曰。海肯懼乎。羅德徐曰。否。吾不畏死。獨悵恨耳。郝怖。以手握羅德曰。死固甚難。羅德亦懾。俄而笑曰。孺子。人莫不死。獨遲速之間耳。與其死於牖下。不如死此。又何懼乎。郝曰。使吾勿舍骨肉而去。則子言固不謬。于是相慰良久。心神復安。次日晨起。相視而笑。知死不足畏也。及牽出臨刑時。中尉來百德至。引羅德衣。羅德不覺親之。來百德曰。女郎爲云。愛情永。永不死。羅德知爲耶恩達意。流涕謝曰。中尉義勇。願上帝佑足下。遂釋手。偕諸人進行時。羅德與郝克都並行。來百德則率兵隨其後。以賊人尙在睡鄉。故行時亦無擾。遂至河邊壘下。相列成行。以背抵牆。手梏亦釋。水聲淙淙。縈迴其旁。旭日方升。羅德望見天際一線。疑爲人馬之進。然又不敢遽信。而中尉令已下。法軍二十人。持鎗去四十二步。立。各以鎗對囚。心餘軍二排。則架大砲以備非常。諸囚握手相親。口唱祈禱之歌。兀守戰場之大尉許樂德。脫帽揮空中曰。爲德意志之自由而死。衆人歡聲和之。遂向法軍。曰。俱備。來百德命放鎗。羅德見槍子。

來直穿肩上。痛甚。仆於牆下。謂囚俱死。羅德尙有微息。躍起呼曰。爲德意志之自由而死。來百德急以巨掌擊其首。羅德仆羣屍中。曹長進問中尉曰。尙須再擊之否。發鎗之兵士亦戰慄視中尉。中尉曰。否。賊僵臥正同諸屍。胡爲浪擲火藥。曹長固疑羅德未死。聞之亦不復究。兵士面上始有人色。方法軍歸隊時。而城南警號發。于是胡笳大作。法軍俱起。獨醫院中一碩腹人。輾轉病牀。獨知其故。即枕上默謝。雅各不已。雅各急行。日復一日。道上觀者咸笑爲癡。而雅各勿顧。卒遇德軍。幸事實自明。無待陳說。未及一時。魯超率自由軍全隊與瑞典俄羅斯之步兵同進。哥薩克隊則爲斥候。雅各固倦極。而希望旣生。精神遂振。亦與大軍俱行。雖以魯超下令兼程而進。而心中猶嫌其遲。長驅至魯坡城下。布置一定。立即攻城。杜寶格不知其來。頗出不意。幸自城上見之。急具守備。以逸待勞。槍械之精。又非敵軍所及。獨是德人奮厲。殊非所料。加以俄軍爲數至衆。而城中居民又輸心於彼耳。合圍之時。於東南戰尤烈。法軍重砲咸頓於此。圍軍屢爲擊退。法人乘間啓門出戰。德人大敗。幸哥薩克兵突至。法軍始退。魯超之兵固勇。然急切不能下。雅各問魯超曰。何不以兵直擣法人之虛。魯超凜然曰。言之曰。可至克爾頗山觀之。魯超點首。遂與副官二人策馬登山。山踞城西。俯窺全城。城中形勢歷歷在望。法軍全力集于東南。俄人攻其東門。瑞典及自由軍攻其南門。西門則普軍一中尉攻之。守者爲撤遜兵。接戰亦勇。然自魯超觀之。西門守軍最弱。撤遜之兵又非法蘭西之軍比。人無死志。遂召副官語曰。召大尉盛拜巨率隊以攻西門。副官立去。瞬息間而

黑衣之步軍至。魯超驟馬下曰。必取是門。盛拜巨曰如命。兩軍立接。而守者亦以事急大奮。城門雖破。德軍卒不得越一步。兩次衝入。兩爲所逐。死者遍地。生者奔走失次。軍官大呵。始止。魯超登山望之。面色益慘。然內應已及時起。則又魯超與將士所未夢見者也。

(未完)





長篇名譯

言情小說
情天歷劫記

(續)

英國畢斯忒原著

鴛侶譯

壁。上。時。鐘。纔。鳴。一。下。畢。方。入。黑。甜。鄉。忽。有。聲。震。耳。驚。而。醒。靜。聽。之。嬌。聲。斷。續。高。呼。不。已。然。不。辨。聲。自。何。來。畢。乃。自。語。曰。天。乎。此。何。聲。也。其。果。有。人。呼。號。耶。抑。余。耳。鳴。作。響。耶。急。披。衣。起。持。燭。出。至。廊。下。則。見。梯。比。霞。與。諸。女。師。咸。集。於。彼。切。切。互。議。再。靜。聽。之。又。寂。無。聲。畢。正。色。曰。諸。生。其。各。歸。屋。安。睡。惟。梯。比。霞。來。隨。予。往。查。之。果。有。何。人。爲。此。驚。擾。乎。畢。言。未。已。呼。聲。又。起。且。較。前。更。慘。厲。寔。爲。一。女。子。聲。並。可。辨。其。爲。西。班。牙。口音。也。梯。比。霞。聽。之。切。乃。曰。此。新。學。生。麗。娜。之。聲。也。其。爲。夢。魘。乎。畢。德。菱。不。荅。徑。向。麗。娜。臥。室。行。畢。尙。服。寢。衣。戴。禦。寒。帽。然。氣。象。仍。極。莊。嚴。既。及。門。靜。聽。半。晌。即。推。門。入。梯。比。霞。隨。之。見。麗。娜。直。立。房。中。面。色。慘。白。兩。目。呆。定。雙。拳。緊。握。全。身。驚。戰。畢。趨。近。而。執。其。臂。曰。可。憐。之。女。子。汝。其。有。疾。乎。麗。聞。之。若。頓。驚。覺。急。回。首。低。聲。語。曰。有。人。追。我。幸。早。奔。避。不。然。殆。矣。畢。曰。否。否。汝。入。夢。汝。其。信。我。言。此。處。決。無。人。追。汝。我。亦。不。許。人。爲。害。於。汝。汝。今。已。平。安。宜。息。心。安。睡。麗。乃。不。復。言。即。遵。女。師。命。上。床。臥。首。方。欹。枕。已。暝。目。熟。睡。二。人。略。俟。片。刻。見。無。變。故。乃。悄。然。出。室。既。出。畢。囑。梯。比。霞。閉。門。並。謂。之。曰。此。奇。事。也。余。倉。皇。入。戶。未。及。注。意。余。等。進。門。

時彼果醒乎抑睡乎曰余敢信其酣睡但爲夢魂所攝引故睡中起行畢曰此或有之但其兩目全開則果有人追之乎抑被夢魘乎此時此地人誰追之余亦信其爲夢汝豈未知其父被殺乎其慘狀尙印於腦筋故自起疑懼也梯比霞曰誠然誠然彼必有所驚懼也畢曰汝今可回臥室休息如再聞呼聲汝當至彼房省視否則明晨七句鐘汝先往觀之卽來告我我甚願他無患也梯比霞諾而去

梯比霞平日作事甚誠懇至明晨七時卽携熱咖啡茶一杯至麗娜臥室行近牀前乃牀中闕無其人勝驚異視之幔後牀下搜之四隅竟杳無踪跡至窗前察之依然扇閉梯比霞自語曰奇事奇事乃急告畢德菱入其戶亦不叩門而門亦虛掩手中之咖啡茶亦忘却放置因行速而淋漓旣入室始將咖啡杯放置門後之小几上乃見畢面向裡牀而睡寂然無聲欲止步而退復念事關重大宜從速報告佯作嗽聲而畢仍不醒復自語曰如此急要事予將如之何固非可隱忍而不報者乃稍高其聲以呼曰畢君胡竟酣睡不醒耶乃竟不醒意必有他變以手扳其肩將翻轉其身以視其面梯比霞忽抱床柱而暈倒於地不知經若干時復蘇幾不解所以致暈之故來此何爲似亦不復記憶彷彿若夢寐噫嘻梯比霞無夢乃實事也畢德菱被人暴殺矣細視其傷痕頸與下頷中成一縫自左耳至右耳也

第八章

梯比霞見畢德菱被殺狀驚懼而暈去及醒而凝視床間之尸心至悲慘平日畢德菱或臨之以威嚴但

相處既久。自然感情多。而怨恨少矣。驚魂略定。始知有應爲之事。須出告衆人。乃急步出房。將門輕手掩閉。若猶恐驚醒床間之臥人者。至大廳見一女僕。即遣其請管理員杜女士。至校長辦事室。已則先往。以俟。見室內之布置。依然如舊。書案上之筆紙墨水。架上之書籍壁爐架上之照片。無一雜亂。而中間之椅。心目中宛見校長高坐也。稍待門啓。管理員杜女士入。見梯比。霞問曰。噫。爾神色慘白。有何事乎。爾有病乎。我當喚人取白蘭地酒來與汝飲。杜言畢。不待梯答。即命人往取酒。注一杯以飲。梯乃曰。汝今可告我一切矣。汝病猝若此。可異也。梯悲慘而言曰。余無病。校長畢君死矣。余等不復再有見校長之一日矣。杜聞之變色曰。汝何言。汝乃病狂乎。梯聞若怒。蓋非以杜之叱辱爲怒。而怒杜不信其言也。繼而嗚咽而言曰。余甘有狂病。不願我校長之死。是真然。余告君者。寔事也。彼寔已死。彼寔被人慘殺而死。言至此。梯若驚痛未已。斜欹於椅間。身將後倒者。誠哉。其爲驚痛過甚也。杜卽趨前扶之。曰。曷來此。離奇之橫禍。梯乃呼曰。君可速往校長之臥室觀之。二人乃同上樓。至校長臥室。杜見之。始信梯比之言爲確。驚怖甚。低聲曰。誰肇此禍。就吾所知。彼無一仇。何至有此鐵血緣。梯曰。請隨我來。即引之入新生臥室。杜向四圍視之。曰。彼新學生在何處。梯曰。彼逃矣。予於七時。遵校長昨晚之囑。咐來此省視。迨至此。已室空人杳。遍尋不獲。驚疑之下。急奔告校長。而校長竟被殺。噫。君知我所思乎。彼寔一病狂女子。殺校長而逃矣。杜固有才。卽臨事變中心。亦不淆亂精神。及色貌。仍鎮靜如平時。惟以殺人之罪加之。彼少女心寔有所未安。然其

舉動。確有令人。生疑者。則梯比霞之言。似在將信將疑之列。且昨宵曾發狂病。尤爲可疑。梯比霞問曰。余等將何爲。杜曰。宜速報警署及律師亨福。請彼等設法偵捕兇手。梯比霞睜目切齒而言曰。彼女子爲兇手。何庸多疑。余敢信其然也。但予可敬之。校長何不幸而遭此劫。彼兇手亦太忍矣。杜曰。事前毋須多議論。案雖疑難。一入偵探手。終有水落石出之日。今余等先將兩室之門關鎖。以待警察之來。乃銷兩門而致鑰於梯比霞。並曰。今余將往警署。此事寔不容緩。梯見杜處事精斷。甚愧弗及。然梯比霞平日固亦以幹才著稱也。梯乃問杜曰。學生將若何處置之。曰。今當暫勿宣布。待警察等來後。再定辦法。余今去矣。僕役等前汝可告以校長病畏人之煩擾。故在臥室養息。杜乃出。越半時許。警察長偕醫生一警察。一來坐於接待室中。請梯比霞出相問。梯比霞將彼所經見者。一一告之。中間雜述新學生麗娜自昨日來。晚間卽發怪病。而詰朝忽不見。警長輕以鉛筆拍日記簿曰。何時爲汝見死者。最後時曰。昨夜一點半。曰。在何處。曰。在彼臥室門外。警長復詢曰。汝見死者。在新學生發病之前。抑發病之後乎。曰。在後。彼尙與我譚新學生發病事也。曰。汝言此女爲其保護之律師送來。其行爲足使人駭怪。汝能以汝所知者。詳悉告我乎。梯比霞精神頓發。越卽應之曰。彼女子乎其貌若痴騃。我知其性必陰詐。來校後不與人言論。人與之言也。祇唯唯而已。彼初自南美洲來。予見人自彼處來者。皆不信任之。蓋此種人具有兇狠之特性也。若此女未殺校長。畢君我猶未敢深信。今則吾信彌堅矣。警長曰。姑勿論是彼所爲。與否。予所欲追求者。惟汝。

所知之事。寔耳。此女有行李留存乎。曰有二箱。曰然。則彼不携一物而行乎。曰余知其未携一物。曰然。則樓下之門窗。昨夜關閉乎。曰余親手閉之。曰今晨仍固閉乎。梯比霞曰未曾注意。及此警長曰當同往勘視。今余等可上樓矣。乃離接待室入客廳。見一女僕啓外門。則杜女士歸來。有一老者隨其後。此老面形如猴。灰髯分列左右。則律師亨福也。趨前曰警長。晨安。醫士晨安。隨問梯比霞曰此乃大不幸事。余聞之不勝詫異。梯比霞未答。警長即曰余等將上樓勘視。亨福先生其件余乎。曰甚願於是相隨。登樓入死者臥室。律師曰可憐哉。余不意畢德菱女士竟如是結局也。醫生至床前視之曰彼死已久。不復可救。律師問曰君知彼離死時已若干時乎。醫生曰當在五點七點之間。警長曰驗屍時須再勞駕。曰此爲義務。安敢云勞予去矣。曰費醫士神余等甚感。再見醫生去。警長始查察房中。見門首地氈上有血痕一二點。床幃上血跡較多。乃指示律師。律師問曰尊意如何。曰余料非殺於屋內。再檢視死者。見死者額上有青紫色墳腫一大塊。曰此猛撞之傷痕也。必於他處毆鬥後殺之而移至此處也。茲將檢查其被殺之所。警長出臥室至外廊。廊間僅有一窻。光不甚明。警長命燃燭。炤之。燭既至。乃伏地細察。先視門旁之地氈。及門右之簾幃。悉不見有血污之痕迹。乃左向而進。視則曰是矣。是此處矣。此爲第一點痕迹。再進後見第二點痕迹。溯是而行。直至新學生之臥室。梯比霞忻然有喜色。曰吾本謂殺校長者必彼女子也。予早知之。今益無疑。梯比霞自言無一人作答。警長即啓門而入。各物咸依次陳列。兩箱仍在衣廚之左。啓箱而各

物亦不紊亂。惟床間之被褥則殊凌亂。飾物置於粧案上。似臨睡時卸去者。四處察視。僅入門處有血點。一二警長訝曰。奇事。殺人之手續。有如是離奇者乎。自彼至此。乃竟無血點。較多之處。僅門際有血點。而室內則又無之情迹。非甚可異乎。乃徘徊而出。復曰。予敢謂此案寔奇案也。律師曰。然則自盡乎。曰。此則必無之事也。既無自盡之器。發見又何爲自盡。而一路洒有血點。律師搔首曰。如是則余真不解矣。君將若何。曰。當先尋此失踪之女生。及報驗尸官。莅驗。若君能電請介紹此女生之律師到校。則更妙。因此女或回至彼處。雖不能必。亦未可知。余今鎖此兩房。而納其鑰。責成我同來之警察。看管之。律師曰。余即致電陶爾生君。告以此急事。想彼接電後。必飛馳而來。此女之行踪。問彼當能得究竟也。警長乃閉門。飭警察守之。而別。

是時女學生皆知校中有兇殺事。各感懼甚。羣欲假歸。杜女士與律師商辦理之。法律師曰。應函告諸生家屬。俾各暫時歸家可也。彼等留此徒多。驚擾也。律師去。杜女士乃分函以告各女生之家屬。午後亨福又來言。已得陶律師回電。下午即來。亨福所電告陶爾生者。僅及失女事。而畢德菱之慘殺事。未之及也。蓋亨福之意。待其既到。而後詳告之時。近處各警區竭力稽查。迄無此女形迹。復至附近之火車站。查詢亦絕。無有見之者。奇哉。此女其凌空飛去乎。鐘鳴三下。陶爾生來校。款步而入。其威儀甚肅。不若前日之溫和。其貌至客廳。有一老者在。見其形容態度。即知其爲同職業者也。亨福前迎曰。君爲陶先生乎。僕久

仰慕賤名。亨福爲畢德菱女士之顧問人。陶曰：余敢謂決不因此事而起訴訟。彼女即逃。想畢德菱女士亦未料及者。畢女士固余平昔所欽佩者也。亨曰：此事至離奇。僕尙未詳告。時梯比霞在旁。亨謂之曰：余與陶先生入廳後。靜商此事。如有人入此。請略遲片晌。亨福乃偕陶爾生入廳後。隨掩其門。其意若所商者。並不欲梯比霞聞之也。梯比霞從門隙窺之。無所見。亦無所聞。心殊怏怏。門既掩閉。二人至後面窗際。自此可眺望園中。學生常於此運動。游息者。園中景色甚佳。濃陰蔽幄。芳草鋪茵。風景不與前殊。而人事已劇變矣。二人默然。半晌。亨福則思畢德菱被殺少女失踪。此事離奇至是。應若何叙述。陶爾生則思無知幼女被何物奸徒誘引而至。逃逸。二人默然者。各有所思也。嗣陶爾生始言曰：此真不幸事。余聞之。悶甚。亨曰：余所遇之事。從未有如此事之可怖者。言至此。始憶陶爾生尙未悉畢德菱被殺事也。陶聞亨言殊爲駭異。亨雖爲畢德菱之顧問人。今失去學生。乃曰：可怖事。或未盡然也。乃曰：余思彼女當安居。此校有同學相周旋。有師長可薰陶。且校舍亦寬暢。宜無不適。乃不意來未及一日而逸去。去且不知何往。君等曾飭人訪查乎。曰：已報警察。今正四處搜查。如彼美姝。必不能逃避。彼等之目不久當有好音來告。且據火車站中人云：未見有如彼少女乘車。他往。則彼之行踪。必在近處。不難尋也。陶曰：可憐之女。耶。纔脫陷阱。又竟飄零。我深望渠無他患。我非特爲彼一人而見憐。必願毋負我死友之託。此心方慰。君如知彼底蘊。當與即表同情。亨曰：余所知者已足。使我悲傷矣。即爲畢德菱女士之顧問人。垂數十年。感情亦

不淺。一旦失吾所被保護之人。君謂予意將若何。陶曰。君言何指。彼僅失一學生。何至有大害。倘能尋獲。再屬彼教育。亦未可知。亨於是凄然曰。噫。畢德菱女士不能再施教育矣。陶曰。君言謂何。曰。君固未之知耳。畢女士已被慘殺。而君所介紹入校之女生竟不見。

第九章

陶爾生直視亨。福面有驚怖狀。口訥訥欲言而不能言。半晌陶乃呼曰。天乎。君所言者爲寔乎。畢女士而被殺。豈獨我所不信人亦誰信之。世間雖多惡人。然與女士固無仇。何事殺之乎。亨曰。君其靜神聽。余言非疑似而可信。寔也。陶曰。余非不信君言。但聞之寔足驚異。然則既爲事。寔尙望速以詳告爲幸。亨曰。如是則余將以直告。畢被殺女生逃。余早報告矣。君思此二事果一無關係乎。陶自椅中躍起曰。天乎。君將疑彼女爲兇手乎。亨曰。余豈樂爲此言。惟就吾所聞而推測之。則此女必夙有離魂病者。在人固見之。不謬言之。有証寔不能曲爲之諱也。陶有怒色曰。此無識者之言也。余與彼父母相知。有素。即此女亦自幼見之。固未嘗有病。彼因遇禍。患而心中包含無限憂憤。故外觀其形神。竟若痴騖。若即指彼爲因狂易而殺人也。余必不能信。君必去此無因之疑似。而毋冤彼無辜。亨曰。予惟若此。但君勿介意。予尙有數言以明我意。我知此女於昨晚曾睡中起立。又大聲疾呼。謂有人追逐。彼良久復睡。此非離魂病之明証乎。曰。此亦不可信。彼之無罪。予敢擔保如衆口云云。必有冤屈在也。彼之睡魔驚呼。余亦可爲解釋。彼自父

殺母死。煢煢弱息。又遭強暴箝制。以致因憂成疾。今雖出險。而精神尙未復原。則前此所遭遇之困苦。顯連之狀況。常往來於心目中。而夢中驚呼有人追逐者。皆畏懼所致也。憂鬱成病。不足爲奇。余之屬彼於畢女士者。即爲此故。冀於此得師友之感化。寬彼懷抱。去舊鬱而生新趣也。噫。余誤矣。早知若此。何必送彼來也。陶語時音至。凄慘。亨亦惻然。但心却爲梯比霞之言所動。終不能祛此疑問。亨正自思度。忽警長入見。亨即介紹之於陶。爾生陶曰。君尋彼不幸之女郎。亦有踪跡否。警長猝然應曰。無余已飭人四處搜求。車站間亦派人查察。余於一刻鐘前離署。彼等尙無回告。陶曰。警長若無妨於公事者。可否將君之聞見。賜告彼女。果有犯案之端倪乎。曰。余今尙茫然無頭緒。不足奉告。此係最複雜之案。非澈底細查。後不能懸揣。今晚蘇格蘭警署將派有名之偵探。至經名探偵查。或有所得。原委旣得。則餘可迎刃而解也。陶曰。欲求原委。余有一事可告。或能助君推求。昨日余曾付畢女士支票一。其或即爲召殺之媒。與警長曰。然此或有因。若此當查究其支票。如支票已失。而畢女士並未赴銀行支取者。則必爲劫財被殺無疑。時亨福在旁。良久不言。至是乃曰。梯比霞應知死者儲藏之處。余等往詢之。銀票之在否。一搜求即可知也。若果不在。則往銀行一查。是非立見。警長以爲何如。曰。甚是。梯比霞今在何處。亨曰。余往召之。乃出室去。少間。亨偕梯比霞來。警長詢之。梯比霞則曰。我所習見者。畢君恒藏物於辦事室寫字桌抽屜內。乃取鑰啓辦事室之門。三人隨入。遍尋寫字桌抽屜之鑰。不見。再詢梯比霞。則曰。其鑰校長常置之衣袋中。今或

尙在也。往尋之。果獲警長啓履。兩律師坐於旁。共注目之。警長盡翻履內各物。祇見舊紙如手卷如契券。層積亂疊。惟不見支票。其或畢女士得支票。後卽至銀行支領乎。故今所應爲者。急往銀行查問是也。警長與亨陶二人卽相偕。共往時銀行。已閉。且此事須與總理相見。乃投刺入亨福。與警長素著盛名。刺入卽蒙接見。既相見。總理卽延三人坐。手拭其眼鏡曰。君等有何事。下顧如能相助。鄙人當効力。惜一刻鐘。後有會議。不能奉陪。爲嫌。因含笑而倚於椅。以俟客言。及聞畢女士慘殺。乃長歎曰。可惜。復問曰。余不知君等來訪者。有何關係於此事乎。並不知何以有牽涉我銀行事也。警長曰。昨日陶爾生君付五百磅支票。與畢女士。今余等於其校中搜查。不得未知已來支取否。總理鳴案上鈴。一書記入。因令轉呼司庫來。既來。總理詢曰。沙君汝曾接到陶爾生君付畢女士之支票乎。曰。有此欸。自今晨付出。同時又有畢女士付惠金生二百磅之支票。亦支現鈔。去陶曰。噫。得之矣。於今晨何時付之。曰。行門甫啓時。曰。可與我等一觀。原票乎。總理卽請沙往取之。既取來。警長先察閱之。乃交亨福。手且謂君必能辨君所保護者之字迹。曰。就余所見。則字迹似無錯誤。或余目昏花不能辨認。亦所難免。沙君汝有何意見。沙曰。余無意見。警長問曰。近兩星期間。有畢女士所書之支票乎。有則請並與我一觀。以便檢對字迹。沙出持數票。至警長。一排列於案上。細察良久。乃轉問總理曰。余堅信付惠金生之支票係偽造。若將此票不論置何票之旁。而細校其字迹。卽可見其異點。請觀他票上之第五字。向左傾斜。而此票獨向右傾斜。豈畢女士臨終而

其手腕乎。此必無之事也。又觀其餘之十二票中。畢德菱之第一字。撇甚細。而此票則甚粗。若以丁字筆頭而爲愚鹵男女所書者。又有奇者。畢雖爲一女子。甚有商人之習氣。決無輕以二百磅之款項。盡付於人。總理曰。余亦有疑。然則惠金生果何如人。司庫曰。彼一翩翩少年。衣褐服。戴絲帽。搔首弄姿。態極佻健。故余不信其爲紳士也。警長曰。彼面目衣履間。有特別處。可辨識否。曰。余因事務冗忙。且信所簽之字爲真。因即付銀。並未注意其人。有無特別辨識之處。警長曰。君未曾留意。乃余等之不幸也。否則可訪其人。當得原委。司庫者俯首良久。少時又仰其面。若有所得。曰。余所記得者。祇有一事。似見彼鞋之左踵。較敞於右踵。此外竟不能記憶矣。警長即以此言記之。簿上轉問亨陶二人。曰。所欲知之。事已略得端倪。余等可告辭矣。乃謝總理及司庫而出。三人於路共商酌。銀行中所見之事。警長曰。此票定係偽造無疑。而惠金生能仿畢德菱字迹。亦是奇事。余等必應查惠金生其人。今余將返警署。亨君請俟之。寓內俟驗尸官莅驗時。當請君詢問也。亨曰。將於何時及何處驗之。警長乃一一告之。而別亨陶二人。行至電局前。二人復分別。亨則自回辦事所。陶則入局發電。其電語曰。

倫敦斯忒郎第衛福樓寓恩德君鑒有急事速來勃蘭東皇家塞維寓陶

電發乃雇車返寓。途經警察署。又問訊。警察告曰。彼女踪跡。猶未尋得。道路傳聞。皆模糊影響。甲曰。似見之於甲處。乙曰。似見之於乙處。迄無寔據。他若荒區幽谷間。亦派人往查數數。亦無踪影。招尋之資格。四

處高懸亦無影響。陶回寓後，即得恩之回電。知恩即刻由火車來。陶檢視火車時刻，知火車將到，在休息室中盤旋踉蹌，心中則焦悶異常。時止步而向窗外眺望，見天際斜陽忽爲黑雲障翳，陰慘之氣正相映於陶之心坎也。繼聞廊外足音有一僕入告曰：有恩先生請見。時恩已入，僕出掩其門。恩脫帽與陶爾生握手爲禮，神色倉皇，欲急問而口轉啞。其心中之憂恐已不問而可知矣。少定乃問曰：君發急電於我，爲我愛者有病乎？抑另有他事乎？予自接電後，心震震不寧，不知有若何可怖事故，急馳來願君速見。告陶曰：君母躁急急亦無所益，容余徐徐告君。彼女郎事自與君商定後，即於昨日送彼至畢女士學校內，託其教育，非特冀彼學業有進步，且深居校內可避金斯德之搜訪，宜無不安。但……噫……恩曰：請君速告，究有何事？君吞吐其詞，余將悶死矣。曰：君閱晚報乎？曰：否。余在車曾贈一紙，因乏心緒，故尙未閱。君何以忽言及此？豈謂今日之晚報與麗娜有關係乎？噫，事必有異。望君速明以告我。陶仍澹然曰：事變已成，無庸過急。君性太狂躁，吾將此事遲遲見告者，爲君設身處地想聞之，必甚驚憂。問君曾否讀晚報者？欲覘君果知今日所出之慘事否也？若至明日則無庸君讀晚報。英倫各地將傳遍矣。恩驟起立大聲曰：君謂麗娜已死乎？陶曰：非也，僅失踪耳。此尙細事。恩曰：彼安往乎？事更有甚於此者乎？彼既失踪，當設法尋救。君竟一無所助於老友之女，噫，陶先生請自思之。君固有保護此女之責任也。陶聞之亦不怒，徐言曰：君不當深責我於人力之所能盡者。余盡爲之警察，遍處探查，高懸招尋賞格，以爲告廣，尙有何事未曾

注意乎恩曰。余試爲之。必不效。君緩慢。我將英倫各寸土。上周尋之。倘不能獲。吾未敢信。陶曰。予語未畢。幸垂聽焉。曰。吾不願再有所聞。今所聞者已足矣。余今注意之事。即尋我所愛之人。曰。君且聽我言。此尤爲重要。恩復坐以聽。陶曰。麗娜於昨夕不見。今晨乃發見。校長畢德菱女士。被人慘殺。事過駭怪。故人咸疑麗娜因病狂而殺。畢以逃耳。恩聞此。面變灰白。額上血筋暴漲。久之。乃言曰。君信麗娜犯此罪乎。少頃復曰。否否。幸見宥。吾料君決不信。此陶曰。余則誠然。特恐他人有信之者。恩曰。我必爲辯護。無論如何。當竭吾之力。以白其冤。今余當速往尋麗娜。

第十章

恩別陶出。喚寓僕牽一馬。至疾馳而往。斯來區。至女校前而止。時驗屍將畢。觀者塞途。爭先趨視。警察二人往來彈壓。不使道中擁塞。恩低聲問警察曰。失女事。尋有頭緒乎。警察搖首曰。否。彼女必有挈之遁者。搜緝雖嚴。終恐逍遙法外也。恩聞是言。知彼警察亦以麗娜爲罪人。因鞭馬速行。沿途訪問。絕無音耗。以禮相對者。有之。亦有厭煩而不答其所問者。恩行數英里。天已昏黑。知前往徒勞。乃返轡而行。自嘆曰。我愛乎誰。刦之去。豈無翼而能高飛乎。吾初別陶君時。尙易視此事。今始覺其難矣。

恩回寓後。繫馬庭中。入見陶室。有客在其人。短而肥。面赤。無鬚髮。作黑色狀。甚樸野。若農人。年約五十許。坐於中央一桌之左。桌間杯盤狼藉。方據案大嚼。陶立火爐前。兩手插衣袋中。眼鏡高擱鼻端。見恩入。問

曰。恩君。此來必有以相告。恩悄然曰。余已往各處查訪。但無一人見彼形迹者。言時。睨視庭中之客。客方舉觥自酌。並不注意於彼等之談論。恩心奇之。念彼果爲何人。陶君乃不避彼而談此事。時陶已知恩心有所疑。因謂之曰。恩君勿疑。此乃竇斯忒君。蘇格蘭警署之名偵探也。彼亦爲查此事而來。乃向竇斯忒曰。此恩德君即失蹤女郎之未婚婿也。竇起立與恩握手。畢仍入座。取刀割牛脯而食。恩問竇於此案有何見解。曰。余來此間僅及一小時。所知者不外乎陶君之所言。警長之所告。與夫報紙之所述而已。晚餐後將往該校一查。或有所得。君既與彼女郎有關係。則余有數事將問君。恩答曰。恐余所知不廣。祇辱下問耳。君姑言之。余必竭所知以對。曰。彼女郎非君所熟識者耶。曰。然。曰。女郎之父非即哥倫比亞之富商爲人所戕害者耶。曰。然。彼爲無工黨人。鎗斃於議院中。其母以哀忿殉焉。曰。然。則兇手未獲乎。曰。余去彼返英時。兇手尚在逃。曰。余聞此女日夜憂恐。或爲仇人暗隨。而加害恩。搖首曰。彼固懼人。暗隨。然所懼者非殺其父之兇手。乃另一強暴人名金斯德者。金愛此女甚常。謂不得彼爲妻。將從之。天涯地角。不令彼有安寧之一日。女郎之所以惴惴自恐者。以此。余之所以携彼來英者。亦以此。竇偵探曰。然則金斯德亦隨君等來歐洲乎。曰。雖不敢必。然數日前吾見一人於倫敦。貌頗似金。曰。見之於何所。曰。滑鐵盧街。若非金。何相類。乃爾曰。君胡不逼視之。曰。各在車中疾馳。而過。故不及細審也。曰。此中或有他故。姑俟詳加攷察。晚餐畢。竇將往斯來區。恩願同行。竇拒之曰。余今晚必歸寓。若余返時。君尙未睡。必以所得相告。

乃別恩陶而去。

寶斯忒去後恩陶二人意極無聊復談此案兇手何以殺畢德菱麗娜曷爲失踪惠金生與此案有何關係往復再三則麗娜之失踪最爲緊要之問題顧二人均不信麗娜與兇手同謀恩曰試思彼若何君不言校僕晨起工作時前後門戶皆依然堅閉乎陶曰梯比霞謂隔夜親閉前後之門戶晨起視之皆未嘗啓扇曰然則何能出校陶曰余亦不解姑待寶偵探返以彼之才力必能得其端倪恩吁嘆不已心益懊悶忽自椅起立曰余將往外呼吸空氣居此殊悶悶偵探歸請君留之勿令即去余必速返尙有事與商之陶曰君將焉往不聞窗外瑟瑟作風雨聲乎恩不答自語曰此時吾愛者或且獨行黑暗中噫天平余等何爲而携彼來此乎陶曰余亦甚悔苟早知有此變端必不送之來今事已如此亦無可如何矣彼女郎於此案無涉余等可指日而誓恩嘆曰君言良是然以常人之目觀之鮮不以之爲罪人者一旦尋獲當局者不察或且立拘之獄中則將若之何君不見晚報上所載之肖像非即余之所愛米英兒君之弱息乎噫陶君余念及此心即震震欲碎陶撫其肩曰恩君勿過悲傷余必竭力助君事之真僞終有剖白之一日時恩心中別有天地若不聞陶之言目前似見有一少女呻吟於墻隅睡椅間風鬢露髮憔悴可憐一轉念間少女忽無踪影心大懊恨急入臥室取帽披雨衣出寓而去恩至門外覺猛風欲捲冷雨如注道旁簷溜聲飛瀉如瀑布途中行人絕無冒風雨而行惟恩一人至街盡處風勢益猛乃趨一弄以避

之。且思從此繞道出。或即可返寓。前行約英里之半。忽有二人過身傍。所可異者。二人皆操西班牙土音。一人曰。早知英國天氣如此。不佳。必不願棄故國來此。言時狂風聒耳。語音爲風聲所亂。恩不復能聽。因尾其後。以衣領掩其面。以帽邊覆其額。使人見之不能辨其爲誰。相距約三四十碼。二人忽轉入一小巷。恩方至巷口。迴風吹落其帽。急拾帽。追踪入巷。已不見二人。何往。疑必已入屋中。但不知所入何屋。乃向前行。細察兩旁之屋。有空閉無人居者。有門外懸棧牌者。直至巷之盡端。無所見。循原道而返。亦不得踪。影兩旁之屋。俱雙扉。扇閉。寂無人聲。方躑躅。問忽對面一屋樓上。微漏燈光。一人方啓簾。外探。恩瞥見其。可。蓋非他人。即金斯德也。恩見之。至驚異。蹀躞門外。思人訪之。計少待。乃上階。按門鈴。須臾。一女僕出。啓扉。恩曰。適有二客人。一爲余在南美洲時之故友。現欲訪之。煩汝引入。彼室。女僕狐疑不答。以未奉二客命。且爲時已晚。恩則疑彼索賄。因以半克朗（錢名）一枚與之。女僕見錢。心動。嚶嚶曰。夜深矣。殊未便納客。今姑引君入。恩未答。隨女僕登樓。女僕推左隅之室門入。曰。有客來訪。恩即隨之。入見室尙寬大。惟陳設皆黯敗。爐火不煖。一人立於其前。即金斯德。一手插衣袋中。一肘倚爐架。衣服形態一如曩昔。惟眉目間似有重憂者。聽女僕言。舉目視之。大驚曰。汝乎。何物死魅引汝至此。汝來此欲受死乎。恩微笑曰。汝欲死我久矣。汝苟有知。必不爲此。此乃英國非哥倫比亞容汝猖獗。今余之目的。惟問汝若何安置麗娜也。金聞言不覺失色。曰。麗娜乎。汝。汝何以彼問我。汝自知之。汝携之遁而匿之。苟余能覓得者。且負之。

去矣。今恨不能耳。恩初以爲金必與聞殺畢德菱事。今觀其狀。又若不然。乃曰。汝真不知乎。母作誑語。金怒曰。汝又欲觸余怒乎。苟此間而爲牧場也。余將斷汝頸矣。恩不爲其言所脅。復曰。汝真不知乎。金忿然曰。余何由知余。但知彼在勃蘭東而已。余苟有所知。亦何所畏。而欲誑汝。金復激之曰。然則人胡以皆謂汝劫麗娜而遁。金怒曰。勿胡言。再爾爾當以老拳飽汝。恩曰。然則今晨發見之謀殺案。汝豈未之知乎。曰。余未讀報紙。但聞某女校之校長爲人所殺。信乎。曰。彼乃此間最名之女教師麗娜。即寄宿彼校中。今日校長被殺。麗亦不見。金聞至此。冷笑曰。汝乃以殺人劫女之罪歸諸余身。幸余能辯。不然且爲汝所陷。顧女郎今果何在。恩嘆息曰。已懸重賞偵探。四出追尋。奈尙無踪迹。金往來蹀躞於室中。嗷嗷自語曰。余於此事一無所知。在倫敦時。祇一見彼與陶律師俱。後知彼已離倫敦。故隨之來此。迄今未聞彼之音。信汝勿疑我。且不可使警察拘我。恩曰。是或未能。金曰。汝聽余言。力能尋麗娜者。惟余一人。恩曰。彼已爲他人婦。汝尙尋之何爲。金佯笑曰。無他。爭其所愛而已。余愛彼先於汝。安肯任彼作他人婦。使汝易地而居。汝肯坐視他人之奪其所愛乎。余之來此者。亦職是故。今彼既失踪。余不但不與汝爭。且願助汝尋彼。恩不解其意。曰。余不須汝助。彼平日常惴惴者。恐汝之隨其後也。苟汝同往尋彼。彼必不肯出。果爾。余必囑警察拘汝。金張目曰。此事與爾何涉。言次。面若有懼色。恩曰。警署欲汝作證。今余爲汝計。以速返南美爲上策。英國豈汝安居之所。曰。汝願余去而獨占無窮豔福乎。余決不從汝願。須居此。以覘此事之結果。恩乃

不與言悻然而出。回視門牌記其號數。俾明日可再來。遂黑行返寓。此時心愈昏惑。回憶金不知麗娜所。在一語將信將疑。既至入室。闔無人聲。知陶已睡。一僕近前語曰。陶先生已就枕。囑我坐待君歸。恩於是亦熄燈歸寢。

第十一章

翼晨會餐時。陶問恩曰。余所敬愛之少年。其恕余昨晚失候之罪。余因昨日事繁。心力俱瘁。入夜即覺甚困。疲昏然欲睡。多坐竟不支。故不及俟君歸而先就臥。深以爲歉。恩曰。何歉之有。請君勿介意。今日以余昨夜所遇者告君。君當稱異。恩乃縷述夜遇金斯德事。陶聞之意。沉吟面現疑色。曰。君以爲彼所言者。果不汝欺乎。君或信之。余殊不敢附和。麗娜夜中「有人隨余」之呼聲。君亦知之。試思隨之者。非金而誰。况金又曰。彼在倫敦曾見余與麗娜。是必踵余等來此。試思彼踵來何爲。非專爲麗娜乎。若然則麗娜之驟然失踪。豈得曰於彼無涉乎。恩曰。金至倫敦。今又來此。二者皆余親見之。其所以來此之故。爲麗娜也。固不待言。惟麗娜入校。僅一日。彼未必即知之。而刼之去。至麗娜夜間之呼。或爲夢語。况金果刼麗娜。必早遠颺。何以尙留此。以待捕乎。如君所料。鄙意殊不爲然。陶曰。余於此事。僅以理想測之。固未敢確信。君言亦有理。余益疑也。恩曰。今姑勿論。金斯德是與非。有顯露之一日。爲今之計。余等當以訪麗娜爲先。着蓋時愈遲延。麗娜去此愈遠。或竟踪跡至不復可覓。噫。陶君余懊惱欲狂矣。此可憐之女郎。來日情況不

知若何悲楚。一念及彼，余腸將斷。彼其顛死於危崖絕壁之下，齋禽獸糧乎？或投身於怒濤駭浪中，偕魚龍戲乎？或尙生存而深藏幽室中乎？嗚呼！佳人薄命，好事多磨。余生復何樂趣？時陶已食畢，起立撫恩肩而慰之曰：我友乎！情殊可憐，惟願上帝佑爾，俾珠還今浦。則君後來之樂境，正未可限量。回想今日如一夢之初覺乎？爾聽之。此剝啄聲也。誰將入？因向外曰：請入門。啓蘇格蘭署之偵探寶斯忒入曰：二君早安。今晨天已晴，氣候較暖。余犇馳熱甚，欲脫外衣可乎？陶當火爐而立，兩手插衣袋中曰：有何不可？君曾早食乎？否則即請就餐。寶曰：毋須言。次脫去外衣，以二指夾雪茄就火燃吃。陶問曰：昨夜君竟未來，所事何如？寶曰：苟余得有頭緒，必不願先以相告。今余并無所發見，故言之亦無害。余往彼處有二婦，欸余此二婦即汝所告余者。彼等所言皆余所已知者。杜女士謂兇手必劫麗娜以去之人。梯比霞則指彼女郎爲罪魁。顧彼等皆不能證窗戶鎖閉之故。此係案中最要之關鍵。夫戶窗未啓，彼女何能出外？誠爲一不可思議之問題。若有同謀之人，則窗戶鎖閉或近於理。惟同謀者必係該校中人。今未得其人，殊不可索摸。余生平辦案甚多，未有自表面視之。若此案之簡單而繼思之，乃若是之複雜者。彼少女誠案中要證也。恩急止之曰：君豈亦信彼女之犯罪乎？請勿以此爲言。寶曰：舍此更無他。彼之失蹤乃極奇異。君試思之。彼或非真兇手，必目覩行兇而兇殺之原因。或卽由於彼大約彼方被劫，女校長聞聲馳救，因而遇難。可以門側血跡證之。顧此兇手無論爲何人，旣殺校長，必曾負尸入室，置之牀中，而後劫女以遁。然尙有難

解者門戶重鎖彼等何由越出此乃案中之最要着手處知此則他事可迎刃解矣陶曰兇手不能賂校中侍僕俾爲內應乎寶曰君意甚是但余已盤詰諸僕役皆樸誠可信絕無破綻恩曰然則校中之教職員何若寶曰彼等似無可疑處余意今欲細究此事之原委必另闢新思君昨夜不云有一西班牙人名金斯德者自南美洲隨麗娜來乎此人大可疑不可忽略失之是夜彼何爲余等必詳加考察恩喜答曰余昨夜已見彼矣曰勿妄言見彼於何處恩乃告之以住址備述相遇時事而又雜以己之意見言時頻轉目視陶若示彼意與己相左寶曰余必使人查察金之舉動不使逃出余掌握中恩問曰汝以爲彼與此案有關係乎寶泰然曰此時尙不能下斷語彼或不知此事或知之而故曰不知二者孰是容後再定今余將往查其所居之室蓋彼或藏女郎於是屋中或送之他處而已獨留彼之容貌何似請以語余余願彼見君後不即遁去爲善昨晚君大誤旣遇彼何入訪使彼預知有備君但記其地址告余查之不更妙乎陶問曰君今即往查金寓乎寶曰然余將先往一查再至斯來區女校午後二點三十分裁判所將開訊余必至想君等亦必至恩曰許我從君至斯來區乎曰君欲往亦無不可特君此行無所事耳恩曰凡事與此案有關係者余皆願聞余且往觀麗娜所居之室寶曰君可先往彼處待余余必至當與君同入平日余查辦案件不許他人從今許汝往亦創例也恩乃助寶披外衣寶出囑恩曰幸勿爽約寶偵探旣去陶謂恩曰此人素有名偵探老手也人第觀其容貌鄙野殊不信其有幹才然偵探案件每能掬隱

無遺故奇案由彼而破者不可勝計如某某數案其尤著者也以彼辦案多故余熟識彼恩驚視陶曰觀彼情狀若與君不相識者此何意陶曰老於偵探者往往若此惟若此然後可以不存成見今彼與君已相識待此案破後彼亦視君如路人矣余由是深服之每謂其正直而又周密蓋彼心細慮深貌類愚者使彼作奸犯科者不及防也恩曰彼或已知此案之原委但不肯相告耳陶曰此猶不可料約時將屆矣恩乃乘車往斯來區既至下車向該校行道旁往來佇立者甚衆時畧早竇偵探未至恩遂混入人叢中聽衆論聞一人向衆大言曰此等謀殺案件何足奇事迹明瞭如鼻之在面警察不能立破可笑彼女郎何人乎乃同謀者也旁一人問曰何謂同謀者答曰余謂此外國女兒必與兇手同謀以就學爲名先自入宅探悉銀錢所在夜啓門招同黨入校長醒而見則殺之以滅口事畢則捲物携女而逃余言當不謬言次舉目四望以觀他人之意見而羣衆中有與彼同意見者亦有另具思想者大都謂麗娜雖非罪魁必爲同黨皆願速獲麗娜以備公堂審訊恩旁聽久頗厭其嘈雜遂出羣人中往尋竇不見所約之時已至更待數分時始遇竇竇告曰今晨金斯德偕其同伴出棧去余欲探其踪跡而無由恩曰此乃余之過余昨夜不應往見之君以彼爲何如人竇曰以余觀之金於此案必極有關係者顧殺人事金不與焉因該夜金並未離棧棧主誓言夜半時日見彼二人入室扃寢且棧主言是夜睡未熟若彼等出外必有所聞由是以觀今可置金勿論至若圖劫女郎金或存是心惟余知彼確未嘗來校何得劫之以去旣而嘆

曰。是。則。此。案。之。端。倪。更。覺。難。尋。矣。謂。殺。人。事。金。不。與。謀。然。則。誰。與。謀。者。謂。金。未。來。校。劫。女。以。去。然。則。誰。劫。女。去。者。謂。校。中。無。同。謀。然。則。門。戶。重。鎖。誰。爲。之。者。余。始。謂。案。情。複。雜。今。益。信。其。然。恩。於。是。時。忽。憶。及。惠。金。生。乃。問。曰。惠。金。生。今。何。如。乎。此。人。以。陶。爾。生。付。畢。德。菱。之。支。票。及。畢。予。彼。二。百。磅。之。畫。押。往。銀。行。中。取。銀。若。知。彼。何。時。了。何。處。了。若。何。得。此。等。支。票。則。全。事。如。掌。上。紋。矣。况。人。皆。謂。惠。所。持。之。支。票。係。僞。造。者。則。尤。當。尋。得。其。人。以。究。根。柢。竇。聞。點。首。不。已。低。聲。曰。君。勿。躁。急。警。察。等。正。在。查。拿。此。人。二。人。乃。默。然。而。行。至。學。校。與。守。門。警。察。畧。談。數。語。登。階。而。入。恩。見。校。中。情。狀。蕭。索。意。頗。悄。然。頗。悔。從。竇。而。來。顧。既。來。此。宜。少。勾。留。或。有。所。探。聞。二。人。方。入。客。座。一。老。婦。出。見。婦。面。白。如。屍。髮。鬢。曲。帽。黑。與。竇。握。手。畢。乃。睨。視。恩。若。不。知。爲。誰。何。者。竇。爲。二。人。介。紹。恩。始。知。此。老。婦。即。堅。謂。麗。娜。殺。畢。校。長。之。梯。比。霞。也。心。甚。恨。之。尋。竇。偵。探。曰。會。審。時。將。至。矣。不。可。以。閒。談。費。時。余。等。此。來。實。欲。周。勘。各。室。他。無。事。也。梯。比。霞。曰。若。然。余。當。爲。導。竇。曰。余。熟。悉。貴。校。中。門。徑。不。煩。君。作。導。梯。比。霞。曰。若。有。用。我。處。甚。願。効。力。言。時。凝。視。恩。身。若。恨。其。爲。無。端。攔。入。者。恩。方。注。視。室。中。物。故。未。之。見。

竇。與。恩。行。至。畢。校。長。之。辦。事。室。向。守。室。之。警。察。索。鑰。啓。室。門。而。入。恩。隨。之。既。入。閉。門。竇。令。恩。坐。息。已。則。細。查。室。中。一。切。物。件。見。窗。外。無。梯。則。兇。手。必。不。能。越。窗。而。出。俯。視。地。板。亦。皆。完。好。復。開。廚。啓。匣。每。閱。一。物。則。聞。彼。喃喃。自。語。曰。無。可。疑。之。迹。尋。復。偕。至。臥。室。遍。查。一。切。竇。謂。恩。曰。但。畢。之。支。票。簿。在。何。處。收。款。簿。在。何。

處寶未能尋獲。乃謂恩曰：煩君召梯比霞來。當能告予。恩出適見梯比霞徘徊室外，呼之入室。寶問之，則謂賬簿存於何處。彼實不知。寶曰：君與畢校長同事多年，豈從未見彼書一支票乎？曰：彼書支票，余時見之。然不知彼置簿籍於何所。以余思之，必藏抽斗中。君曾啓視否？寶曰：所有抽斗皆曾啓視，奈無所見。何賬簿不在，堪稱奇事。余知死者未被害以前之數點鐘內，尙書一支票付惠金生。惠金生爲何人？君知之乎？梯比霞沉思有間，毅然曰：不知。余從未識此人。即畢君亦未嘗言及此人。寶曰：彼從未來此處乎？試細思之。曰：否。余確知其未來。是日踵門來謁者，午前有來收租金者一人。午後陶爾生君來，即送彼女郎入校肄業。更有德人某報告留學德國音學專科某生之進步。此數人外無他人矣。寶曰：謝爾詳告梯比霞。乃出寶坐椅中，目注左手之戒指，垂首默思約五分鐘之久。恩則坐聽鐘聲的的如一叩，問其心中事者。冥想此時麗娜安否？何如？心搖惑不寧，惟恐今晚會審時陪審者誤定麗娜爲罪人。則娟娟者，豈將作冤禽一入網羅，死生繫之一念及此，血爲之沸。寶忽起立曰：僅在此室中恐終無所發見矣。可往他處查之。乃遍搜他室，終及最上層之樓。此樓空閉，不爲人所居。其間堆積衣箱書櫃，他無所有。二人悵然下樓。及客室，恩曰：遍查無所得。虛擲此光陰矣。寶不答。心中正有思，徐行出校離校，既遠始啓唇微語曰：覓得惠金生此事，庶得頭緒矣。

第十二章

鐘鳴。二下。裁判所始開會。審問。是日來觀者衆。堂上下擁擠。幾無插足地。裁判員先告諸陪審官。以開會之故。并囑照例公斷。是時人證已齊。集陶恩二人。立於會審堂之前部。竇偵探在其旁。偵探律師之於此等事。固司空見慣。不以為異。惟恩未曾經過。一時惛惛若夢。寐中心震。震不寧。裁判員宣告後。率衆審員入堂。後互相議論意見。雜出。幸恩不聞。否則必力爭。麗娜非罪人。而將爲衆人所嗤笑矣。

裁判員率諸陪審員出堂。皇高坐。乃傳第一證人。第一證人爲醫生。前席而道。是晨受該校聘。請引入死者臥室。細察被害者。已無能救治。陪審官問以距死時約幾點鐘矣。則曰。以余度之。余入室時。距死者被殺時。約六七小時。問畢。退去。又傳驗屍官。入述明礪。係戕斃。其傷口在頷下。自左耳至右耳。成一裂縫。必爲極利之器所割。或用剃刀。亦未可必。但必非自殺者。全體無他傷。語畢。亦退。第三證人入。則警長是也。先述自得報告後。即至校中查勘。一切並云。已與死者相識多年。素敬其爲人。聞遭戕。亦爲之墮淚。備問校內各教師及女僕。均莫知其被殺之故。乃報告蘇格蘭署之偵探員。俾速訪查。但所失之女子。迄今不知下落。亦不明其不見之由。今已懸賞訪尋。各段警察亦一一知照。必待訪得彼女。此案始有頭緒。陪審官以彼女郎果何如人。則曰。係西班牙人。來此未久。聞彼女郎數日前在南美洲。曾受大驚恐。到校僅一夕。卽失去。傳問律師亨福所言。與警長無異。彼自謂爲死者之法律顧問。人至今已三十餘年。深信此人平日無仇讐。何因驟受戕害。若謂自盡。則彼所處又非窮蹙之境。必不出此。又言。新生入校。彼未知之。亦

未見其面故不能決與此案是否有關係傳問梯比霞則見彼面長而瘦面色灰白謂是夜就枕後夢正酣彼新生狂呼因而驚醒乃伴校長入省視使之安睡余等始各回臥室翌晨早起入校長室則見校長已遭慘殺驚告同人遍查校中人則新生已不見遍尋不獲定係遁去矣官問以新生來校幾日曰卽於是日午後來未越宿卽遁官再詰以神狀若何曰殆有神經病因是夜該女郎睡至夜半忽由夢中驚起狂呼囁語且見人則吶吶若癡余閱女子多殆無一如此女神情令人可怪者問此女不見曾遺有形迹否則搖首曰彼若何離校寔不能悉顧門窗依然關閉益令人不可測摸梯比霞退管理員杜女士入供言自梯比霞來告變彼卽出呼警察延醫生並律師亨福校長致死之由亦不可解惟夜半時彼女郎果夢魘狂呼因亦被驚醒後未有所聞翌晨校長被殺彼女竟不見故咸疑其爲致禍之人惟果是與否亦不能碇定供畢傳陶爾生律師照例先行宣誓乃述此女來自南美係舊友米英兒之女彼并無神經病惟心常憂恐故神若不寧彼在南美時多遇危險其父被殺其母旋死已又爲強暴所迫至不得已而出奔他國余所以送彼入校者亦欲以教師之感化及同學之親愛消其積鬱而已彼女生性極和善體甚嬌弱來英未匝月入校僅半日若謂彼戕害素無仇怨之畢校長此真必無之事無論纖纖女手無力爲此卽其心亦不忍出此陪審官問曰然則其不見者何故陶曰或恐爲仇家所脅逃此可於夜半之夢魘證之因夢生恐逃匿他處亦未可知至其若何出逃則不能斷惟敢斷言彼女決非案中罪人陶退傳恩

德恩供曰。余英人也。曾流寓哥倫比亞。年餘爲富商。米英兒家客。繼聘其女爲妻。迨米被殺。其妻又殉。其女終日悲憂不釋。更有強暴金斯德者。百端凌脅。欲得女爲妻。余在彼客中。孤立力不足。與之敵。乃與女設計。借遁至英。托女於陶陶爲彼之保護。律師會商後。送入勃蘭東女校中。冀彼或能漸釋憂懷。人謂彼有神經病。殊不確。其腦絕無恙。曾經醫生診視。謂欲彼復原。祇須祛其憂悸心足矣。此余決計送彼至學校之原因也。恩其餘所言。皆力證麗娜非罪人。時梯比霞旁立。聞恩所言。怫然曰。此少年溺其所愛。故極力辯護。在理亦宜。恩聞之。甚怒。亦不暇與辯。而旁聽者都心是之。此後傳問之證人。如銀行司庫。付銀於惠金者。問異。裁判官起立向陪審員告以與案關係一切情形。使彼等暫退他室。公決其意見。陪審員去後。恩心跳躍不已。耳衆人之議論益慄慄懼。蓋麗之名譽。麗之性命。存亡損益。祇在此俄頃間耳。既而陪審員復出。列坐如前。堂上下皆肅靜。無譁。各引耳細聽。若恐失一字。恩亦嚙唇惕息。以待宣告。見陪審官等復切切語移時。又語之。裁判長。裁判長亦低答數言。恩此時聽之不聞。益不能耐。低聲問陶律師曰。彼等云何。曷不高聲以語陶。未答。堂上宣布判語。略曰。死者爲一不知名之犯人。所殺今該兇犯在逃。急應嚴緝。並仰警察偵探迅速查得失踪之女。及惠金生之所在。案情始可得寔。云云。陶聞此判語。乃謂恩曰。照此判語。寔出余所料。蓋英國陪審官之裁判。尙不至十分武斷也。恩陶遂相率而出。警長與寶偵探亦來。警長問曰。陶君汝意何若。陶答曰。判語猶可。誠是僅憑目下所有證據。此案之真相。殊不能懸揣。寶君

汝意云何。竇曰：余亦無成見。惟待事機之自轉而已。恩聞之，似有不豫色。然曰：君豈不能轉此事機乎？曰：否。今余等宜稍忍待，躁急亦無濟。務使彼自漏其形跡，則惠金生可不覓而自得。苟得惠，他無憂矣。曰：誰往尋之？竇曰：尋彼之人正多，卽如君，豈不當往尋者耶？恩曰：苟不速破，是案余病欲狂矣。警長曰：毋憂，余等必竭力爲君謀。竇君必能偵破此案，得惠金生後，查究彼若何得支票，然後殺人之問題可不辨而自解。君勿過憂，恐道路雖長，終有達到之日也。警長此言誠確，惟終不能振恩已疲之精神。陶勸之再四，亦是無効。是夜寢後，恩輾轉不寐，儼如處長途黑暗中，茫茫靡所之。夜將闌，始倦極睡去。其得噩夢也宜矣。恍惚獨行廣漠之野，仰視天空濃雲，欲壓狂風刮地。若欲吹之至地球外者，亦不自知。身欲何往，惟向前行。忽見前有樓房之影，內無燈光，亦無人聲。惟聞風兜牆角，虎虎怒吼。四周圍牆皆已毀壞，室門亦頽破。荆棘怒生，擁階蔽砌。門以內洞然黑暗，不敢遠行。懷中無可燃之物，卽有之，破屋皆風，亦不能燃。方踟躕間，忽聞驚呼聲甚似麗娜之音，但不審其在何所。繼而呼聲再起，仍不知聲自何來。恩乃大聲應曰：余恩德在此。將來救汝，冀其聞聲再呼。然久之無所聞，再呼之亦不應。乃放膽由暗中摸索而入。直至樓梯間，拾級而登，足重如黏，疑麗娜密邇，惟不能覩之。於黑暗中耳繼似又問呼聲曰：救我！救我！恩急趨前，忽失足，則一落千尋，墜入深谷。屋宇悉不見，驚號而醒，則身固臥於牀中。方知南柯一夢，冷汗漬衾，不復能安睡。乃起燃燈，見天已將明，回思夢境猶歷歷在目。坐待天曙，盥洗時以鏡自鑑，見面色枯瘁，自語曰：

再閱數日。余將不復能支矣。整衣欲出。覺精神甚不豫。強至餐室。早膳見陶律師已在。手持一信。且閱且作。思索狀。面露忻喜色。見恩來。以信授之。恩接閱之。乃知係竇偵探所寄者。語甚略如下。

陶爾生君鑒。余已知惠金生之所在。余於昨夜即往倫敦訪之。如有所得。再以相告。

年月日竇斯忒啓

陶律師曰。感謝上帝。惠金生今得其所。在矣。恩曰。訪得惠金生。麗娜之踪跡。庶幾不終秘乎。我今日亦必往倫敦探消息。

第十三章

金斯德爲人。固狡狠。然頗勇敢。果毅。凡有所爲。莫不奮往直前。志既決。無人能屈撓之。前此彼方決意聘麗娜爲妻。惟不見愛於麗娜。心頗含憤。及恩來。又以愛情與之。賭勝負。益抱不平。故每見恩。則怏怏之色。現於面。至米英兒夫婦云亡。以爲麗娜已在掌握。乃爲恩挈之。偕遁。心尤恨恨。今追蹤來英。而麗娜又失踪。以爲麗娜此去。或與恩反目。而轉生愛已之心。無論如何。決計先訪知其藏身所在。顧何處可爲麗娜之避匿所乎。金自知此事。後訪悉竇斯忒任偵探。責潛察其舉動。知彼已往倫敦。尋惠金生。金斯德乃留其同伴於勃蘭東。已則赴倫敦。其心蓋以爲持支票往銀行支銀之人。必與麗娜之失蹤有關係也。而孰知事機之巧。乃有若此者。蓋金之赴倫敦也。適與恩同乘一次之火車。惟二人各不相知。既至倫敦。恩先

雇車往客棧復至戰艦街隣近之旅寓謁寶偵探寶正在彼既相見握手問曰君不憚跋涉竟來此乎曰余之願也惟此間可密談乎寶曰無妨遂引恩至廂房掩其門囑僕勿許他人入恩問曰探事如何能相告否惠金生已就縛乎寶搖首曰否時尚未至須再加查察以犯罪者不止彼一人故余將查出他人君姑勿憂彼已在余網羅中豈能越綱而遁乎恩曰若今日卽能獲彼則余心可定余寔不耐久處黑暗中也寶戲之曰君思彼女郎乎曰然君猶以女郎爲兇手乎寶曰否君謹記吾言異日事明君必駭異此眞夢想所不及者也曰此何故曰余今尙不能寔告君但有一事今可斷言則彼女郎非同謀殺畢校長者也恩聞之喜甚堅持寶手曰上帝福汝自有此言而余心安今必忍待君之報告寶曰余必竭力速辦不使君久待恩君自南美來之金斯德今知其所在否曰余惟知彼離勃蘭東不知何往寶自語曰彼安往哉余將致之來遂起立與恩握別謂苟得頭緒必速奉告君可仍回勃蘭東矣

恩出寶寓回客棧心竊自喜以此時寶已告以兇手將得而證麗娜爲無罪也是晚恩回勃蘭東以待消息自恩離寶後寶亦出金斯德遇之於途乃尾寶之後見寶亦尾一人之後金雖不識其人然料彼當係惠金生其人長而瘦固一翩翩年少然頗露浮滑之狀行時常回首返顧惟恐人之躡其後者是時寶隨惠金又隨寶金之意以爲寶固不知己之後復有人隨之者前行者爲惠金生外衣之領高可掩耳斜戴其帽狀若甚困頓者約五十碼後爲寶偵探金斯德則有意行於道左眼圓如狸奴光灼灼不離前二人

後三人共行入。腦立盤街時。天色將晚。金覺腹餒。前望惠金生。則行至一客寓前。翩然逕入。竇偵探則止於門外。金則遙立以待。久之。惠不出見。竇偵探逋逃稍遠。金乃決計闖入。前按門鈴。有僕應聲出。金告之曰。有友適入。余欲見之。僕問曰。是非華格君耶。蓋華格者。即惠之別名也。金但唯唯。僕乃引金入惠室。室頗小。惠方口銜雪茄。手持火車時刻表。金見而異之。自思曰。彼或知事已洩。將作遁去計乎。時哉。不可失。余決不容彼遁也。遽向前曰。君非華格君乎。華格日之頓現。跼促狀。曰。誠如君言。君何事見訪。僕與君殊不相識。金曰。恐余告君以來。意君將不願見余矣。余此來專爲君。君何一去勃蘭東而不返耶。華格聞之不勝驚駭。自忖所爲已被人窺破。倉皇不知所措。強答曰。余不解君言。余生平足跡未踐勃蘭東之地。金曰。然則君不知斯來區乎。亦不知畢德菱女校中之異事乎。以畢德菱之支票往銀行中取金者。非君而誰。君究爲華格。惠金生乎。抑爲惠金生。華格乎。余與君無仇怨。特欲知一要事耳。惠曰。君若以余爲殺畢之兇手。則太冤人矣。余從未與彼相接。何能害彼。金曰。汝猶欲強辯乎。惠以手遮面。疑來者當係蘇格蘭警署之偵探。已且立被擒矣。乃囁嚅曰。君將何以處余。金曰。聽汝答。余所問者而定之。若以寔告。或能助汝。否則難矣。曰。君欲余以何事相告。曰。告以該校女生麗娜之所在。曰。不知。余從未見彼。金怒曰。余善待汝。汝乃不自知。必待縲紲加汝身。勿責予之不仁也。惠恐甚。但曰。予可誓寔不知彼所在。余不惟未見其面。且未聞其名也。君當信予言。上帝鑒諸。余決不欺君也。金曰。然則汝何由得支票。曰。受之他人者。曰。誰

給。汝。惠。不。答。金。逼。之。再。四。惠。終。不。以。告。金。知。其。堅。不。肯。言。逼。之。亦。無。益。乃。曰。汝。慎。諸。今。已。有。偵。探。伺。汝。若。圖。遁。者。且。立。被。拘。惠。至。是。始。悉。金。非。偵。探。心。稍。安。答。曰。余。不。思。遁。即。思。遁。亦。無。資。今。將。返。勃。蘭。東。矣。金。斜。目。視。之。自。語。曰。可。憎。哉。斯。人。庸。懦。若。此。復。何。能。爲。忿。忿。出。門。則。見。寶。偵。探。遙。立。於。門。外。金。乃。入。對。面。之。飯。館。擇。座。窗。前。據。案。而。食。取。閱。晚。報。方。讀。畢。第。一。頁。對。戶。之。門。忽。開。見。惠。易。裝。而。出。金。速。付。飯。費。出。尾。之。至。維。多。利。亞。車。站。未。幾。開。往。勃。蘭。東。之。特。別。火。車。將。駛。行。惠。急。買。票。入。車。金。亦。從。之。金。之。所。爲。以。欲。得。麗。娜。故。可。謂。盡。心。竭。力。矣。不。料。所。爲。者。皆。在。偵。探。目。中。此。時。寶。已。發。電。告。恩。謂。彼。二。人。已。乘。火。車。來。勃。蘭。東。已。亦。將。繼。至。恩。以。電。示。陶。曰。今。何。如。矣。陶。答。曰。此。事。將。有。解。決。之。望。余。料。君。或。將。往。火。車。站。歡。迎。彼。等。之。來。矣。願。電。語。頗。含。糊。彼。二。人。果。同。謀。而。至。者。抑。彼。此。互。相。探。察。者。恩。曰。寶。君。歸。時。必。能。明。告。惟。余。往。車。站。須。變。服。易。容。使。彼。等。不。見。疑。陶。曰。余。惜。無。以。助。君。惟。余。之。心。亟。欲。解。此。中。疑。與。君。無。異。恩。曰。君。不。妨。留。此。以。待。寶。君。來。乃。入。室。更。裝。忽。忽。而。出。

第十四章

恩。裝。束。面。貌。胥。異。頭。戴。一。軟。帽。四。邊。下。覆。半。遮。其。面。衣。寬。博。之。外。衣。領。高。掩。過。兩。頰。唇。黏。假。鬚。目。架。黑。色。眼。鏡。手。持。洋。傘。如。此。裝。飾。雖。極。銳。利。之。目。亦。不。能。辨。認。出。門。後。急。赴。火。車。站。坐。待。約。一。刻。鐘。天。將。黑。火。車。始。至。恐。爲。車。中。人。所。注。目。因。隱。身。站。前。幽。僻。處。細。察。乘。來。之。客。聞。汽。笛。一。鳴。轉。瞬。間。車。已。停。站。前。恩。急。行。

至貨車前爲狀甚忙迫若尋失物者然因留心察從旁所過之人久之見金斯德過其前而金固未見恩在其旁觀金之狀目不轉睛注於略前數步之一人知亦爲追查是人而來者至其所追之人亦揣想可知爲惠金生也時惠前行金在後恩復踵金後出車站惠雇一馬車低聲告御者以所往之地址遂入車車方啓行金即雇車隨之恩即依法而行向御者曰見前車乎緊隨之勿使遠出視綫外但勿令彼等疑我尾之也御者曰諾恩因自思曰若此則彼等雖馳至地球之外終必爲余所得顧有一事已可明見者則彼二人固非同黨於是三車相隨不知經幾何街市恩思如此奔馳追逐至何地始止又念此時若得竇偵探來相助則大佳方沉思間御者下車啓窻曰前兩車皆停矣一停於大道一停於路隅恩曰速馳過其前直至橫街而止御者從之車停恩下付貲命御者去御者似欲問恩何爲者恩揮之以手乃去恩出橫街回向大道行時天微雨恩一手擎傘行甚速乃適與惠相撞時金亦徐行於道左惠被撞詈曰何事匆忙行路不向前視恩謝過急向左灣轉去行未數步舉目回視則二人仍相距隨行如各赴要事者恩乃暫停故屈身作縛鞋帶狀二人相繼過其前恩復隨之既至街之隅前行者向右轉入支巷倏不見金亦隨之入巷恩亦行近視之見巷曲而深望之若不通之徑巷間路燈時明時滅恩自語曰彼等入此巷何爲者顧此乃何地旁皇不能辨遙望巷中屋宇對峙微有燈光外射而無人來往除大道之車馬聲兩旁之簷雨聲外寂寂無他聲可聞恩惴惴然惟恐彼二人前去已遠乃入巷前行步益增其速率巷將

盡。又。誤。撞。警。察。身。警。察。見。彼。容。貌。奇。異。疑。之。曰。在。此。覬。覷。將。欲。何。爲。以。吾。觀。之。汝。非。善。類。須。從。吾。入。警。署。去。恩。怒。曰。爾。何。荒。唐。乃。爾。更。若。此。將。訴。汝。長。官。蓋。余。隨。二。友。來。二。友。入。此。巷。今。不。知。何。處。去。警。察。曰。汝。言。不。寔。余。立。此。已。久。若。汝。二。友。過。此。余。豈。不。見。汝。速。隨。余。去。恩。大。怒。以。警。察。必。欲。偕。往。警。署。則。半。日。來。追。隨。之。功。不。幾。盡。廢。恩。益。怒。警。察。愈。疑。恩。無。奈。何。祇。得。隨。之。行。未。數。十。碼。遙。見。一。人。來。其。步。履。之。狀。恩。窺。之。甚。熟。遂。呼。曰。竇。君。汝。來。大。佳。此。人。疑。我。非。善。類。將。拘。我。入。警。署。請。君。速。告。之。余。爲。何。人。竇。諦。視。之。知。爲。恩。乃。告。警。察。並。示。以。暗。號。警。察。素。知。竇。名。不。勝。驚。駭。乃。釋。恩。且。謝。曰。某。奉。長。官。命。來。查。此。巷。有。無。可。疑。之。人。不。意。誤。犯。君。友。乞。恕。唐。突。竇。麾。之。去。恩。問。曰。此。地。何。名。且。敢。問。君。何。事。遲。來。竇。曰。余。與。彼。二。人。同。乘。火。車。來。以。余。在。車。站。遇。一。友。立。談。約。三。分。鐘。之。久。且。所。雇。之。車。僅。駕。一。馬。不。能。疾。馳。故。不。能。及。時。至。但。彼。二。人。所。行。之。方。向。久。在。余。意。中。故。速。來。此。處。恩。曰。此。間。究。爲。何。地。君。尙。未。告。余。曰。何。地。乎。一。是。卽。斯。來。區。也。此。巷。適。在。畢。德。菱。女。校。之。後。恩。曰。然。則。彼。等。究。何。往。乎。余。見。彼。等。入。此。巷。而。警。察。又。不。見。其。出。是。彼。等。已。入。屋。中。無。疑。君。思。之。彼。入。何。屋。竇。因。指。一。屋。而。答。曰。彼。二。人。存。心。必。不。良。余。等。須。入。此。屋。覘。之。恩。曰。此。屋。中。有。人。居。否。曰。此。卽。女。校。後。戶。也。二。人。入。必。有。所。爲。恩。曰。二。人。必。非。同。伴。金。之。所。以。隨。惠。而。至。者。必。因。惠。或。能。詳。麗。娜。之。所。以。不。見。也。君。韙。予。言。乎。竇。曰。君。言。良。是。爲。今。之。計。須。設。法。入。此。屋。可。知。時。不。可。再。得。因。疾。趨。至。巷。口。招。警。察。來。問。曰。女。校。中。人。仍。皆。居。此。乎。曰。否。自。昨。日。會。審。後。校。中。教。戰。員。悉。各。散。歸。惟。因。有。一。女。

職員名梯比霞者願留校看守今當仍居於內竇乃返謂恩曰余等先一觀屋外形狀再作計較見女校後門鎖閉寂靜無他異左右有窗亦皆堅閉後垣不甚高竇乃躍而上以繩引恩恩亦登垣旋兩人共躍入垣內見爲花園潛步至昔日亨陶會談之室前則窗戶皆閉竇仍前行曰余等須覓有人處恩乃沿階遍察各窗無不內扃室門亦皆堅閉竇曰惟有破窗而入乃與恩力挾一窗啓之幸無巨響乃踰而入始知爲中堂之廂室竇囑恩徐行中堂客室均無燈光門半掩對戶之書室亦然二人隱身梯下微聞樓上有女子怒語聲恩低語曰天乎此梯比霞之聲也與彼語者誰乎豈惠金生乎抑金斯德乎二人摸索登樓伏於暗陬聞梯比霞曰汝太無天良汝真欲迫死我矣汝不知我已爲汝受無窮之累乎凡余所有盡入汝手所存者惟此將死之軀耳以余累年之積蓄悉供汝浪博之用余囊有底而汝壑難填余何以堪此恩聽答梯比霞者非金斯德知必係惠金生聞其作忿忿之聲曰無空言無論如何今夜必與我百磅梯比霞曰我無可與汝者曰苟不許我我且往警署告察爾之所爲恩聞至是幾欲躍出竇力止之低聲曰靜待一靜待一言未畢見對戶之室中金斯德忽躍出直入室中舉手鎗而大聲曰汝等爲犯罪之人余早知之復指惠金生而言曰余曾告汝今晚勿離倫敦否則必被拘今何如乎殺畢一案汝曹均與焉言時聲如野獸之咆哮繼而呼叱聲爭鬥聲手鎗聲一時並起余忽呼曰金死矣竇與恩急入室見一人伏室隅面色如死灰諦視之惠金生也金斯德則倒臥地上彈貫其腹血流不止勢已垂斃跪於其旁面

無人色者爲梯比霞。亂髮披肩，手中持鎗，鎗口烟猶縷縷不絕。其鎗當白金手奪得者，梯比霞不知二人之入口喃喃若夢囈，仰見寶恩駭詫，欲狂竄急前奪去手鎗。恩聞金斯德微呼曰：汝二人可爲此婦殺余之證人，言訖立死。時梯比亦清醒呼曰：余殺彼猶不足洩余恨，因彼欲殺余子也。寶異而問之，梯比霞始猶不言，繼由寶恫嚇再三，梯比事已至此，余亦不復隱。惠金生子也。前日之夜，強索巨貲，余以已處窘鄉無可爲計，乃竊畢之支票數猶未足，復效畢之簽押另簽支單，惟其先因畢之支票及銀行簿俱堅鎖於寫字桌之屜內，必先竊匙而匙爲畢隨身藏帶，不意竊匙時畢忽驚醒，余一時慌張已極，即在畢臥室之妝台上得一剃刀，畢睡眠朦朧起而將呼我，猛摔之仆於地，倉猝問竟將畢狀斃。又懼罪以西班牙女子新人校易爲人所疑，是夜彼夢魘後睡之正酣，余乃強飲以魔醉藥，移閉密室中俾悶餓死而後棄其屍。如是則人將謂彼女子殺畢校長以遁，又畏罪自盡也。此女被幽閉已三日矣，今未知已死否。寶曰：汝殺畢校長於臥室乎？梯比曰：然。余將蒙首之巾挹其血，復有意滴洒於外，寶曰：西班牙女子究藏何處？曰：最上層堆積箱後之密室中。梯比言至此復作昏暈狀，寶不復問，出繩縛其母子置之室隅，笑曰：人皆謂汝無夫安得有子，噫！執知梯比霞恒自名爲貞女者，僞語也。寔則私有所屬，亦既生子，夫死而子已長成，恒諱不告人，故人迄不知其有子曰惠金生也。恩聞梯比霞言急秉燭登最上層樓，舉燭四覓，則衣箱書廚堆積如昨，室中除所入之門外更無他戶，恩乃稍移其書廚，則牆壁依然，復移其箱，則有小門，見焉。門高僅三

尺許幸鑰即在其側恩亟啓之中黑暗無所見忽聞女子微呻聲恩急趨入不意麗娜即臥於門際幾爲絆倒恩垂淚呼曰麗娜余所最親愛者勿怖余來援汝因俯身抱之出則見手足被縛呼吸細微狀殆瀕危恩出小刀割繩斷負之下樓臥諸空榻上往尋寶寶已號召警察至令押二罪人赴警署囑恩守護麗娜已則往請鄰近之醫士醫士至診視麗娜原無他疾得藥餌及牛乳等調養即稍蘇甦恩乃雇車擁麗娜返寓與陶爾生相見越數日知案已結梯比霞母子如律定罪麗娜聞金斯德已死心不復畏懼神識漸復恩於是挈之還倫敦如米英兒囑待二年乃成嘉禮也





長篇名譯

畢竟是誰

(續)

英國梅生著 (吳門瘦鵲譯)

第八章

第婁爾別墅中之一席話

李楷度寫了這七條還想把瓶冷乳酪失去與否的一條加上。只爲哈璠特似乎並不注意這乳酪。加着紙兒也完了。就停筆不寫上去。把紙兒授給哈璠特。哈璠特慢慢兒的讀了一遍。點了點頭。似是贊同他的意思。接着把那紙兒授給哈萊費受密爾道。吾們瞧麥歇費受密爾瞧了說些甚麼。不知道。贊同不贊同。李楷度忙道。別瞧罷。瞧了一定不以爲然的。費受密爾回看李楷度微微一笑。說道。合該給吾一瞧。纔能知道你們兩人的意見。說着執了那紙兒讀將起來。一讀了那前半的八條。面上的笑容立刻變做怒容。握緊了一個拳兒。擱着桌子大叫道。不對。不對。這都是一派胡言。李楷度吾也並不責備你。據你說來。總說是有根據的。然而那些根據都靠不住。吾們務須替他細加詮釋。纔是一面說。一面把兩手掩着他的面。停了會兒。纔取起那紙兒來。擲與哈璠特道。吾想那海倫納伏堪的話都是撒謊。你以爲如何。哈璠特搖着頭。微笑道。密司脫費受密爾。你可曾航行過。沒有費受密爾回你問吾。這個却是甚麼意思。哈璠

特道。你不見船上的慣例麼。每天午時。那船主和大副。二副。總聚在一起。各自把對於船上一切設施的意見。寫將下來。船主取來。互相比較。見大副。二副。或有謬誤的。所在。便替他們更正。但是他自己的意見。却並不發表。如今吾便也學這船主。但替你們兩位指謬。正誤。至於心中所思。只得秘而不宣。咧一壁又把李楷度的紙兒展讀一過。欣然說道。此刻吾們不妨把這後邊的幾個問題。略加討論。那有關於案中的男子。畢竟是誰。還有那同馬丹道夫。來和茜麗霞哈蘭特。到別墅的婦人。是誰。這兩個問題。確是要着密司脫李楷度。恰搔着癢處。若是這兩問題。一解決。大事便定了。但是兇手下手謀害馬丹道夫。來以前。客廳中做甚麼事呢。說到這裡。把肘兒靠在桌子上。俯身向前。一會又道。十二點鐘以前。那華美的客廳裡。到底做甚麼事呢。那時外邊的草地上。也沒有日光。照臨樹上的鳥兒。都在黑甜。深處寂寂無聲。窗門盡閉。大地皆黑。於是裏頭便發生出這彌天大案。來了。那兇手們的計畫。委實非常周密。非常狡猾。一些兒也不用武力。一些兒也沒有聲息。可是這露司別墅的兩面。還有旁的別墅。幾碼以外。又有道路。倘然裏頭起了呼聲。外邊一定能殼聽得。事兒就立歸失敗。所以他們預先安排妥當。神不知鬼不覺的。悄悄地行事。你們不見廳中一切東西。都不移動。惟有一把椅兒。翻個身麼。吾知道那別墅裏。先前早有同黨。做內應。怕不止一人。共有兩人。也未可知呢。哈萊費受密爾插口道。這個怕未必罷。哈璠特似乎並沒有聽得他的話。又道。有同黨做內應。這是一端。其二。那馬丹道夫。來和茜麗霞哈蘭特。引那婦人進別

墅的時侯是在九點鐘和九點半鐘之間其三那個男子來得略後大約在十一點鐘之前他偷偷的走進客廳馬丹道夫來並沒瞧見這三端吾想猜測得很着的然而事前客廳中到底做甚麼事倒也是個重要的問題說着聳了聳肩又續道橫豎密司脫李楷度知道的吾們不必妄費腦力了李楷度驚呼道這是那裡說起吾並不知道哈璫特悄然道你明明知道的不見你自己所寫第五個問題麼「地上所得撕裂之紙片究屬何意」這一句下邊不是註着「或爲茜麗霞哈蘭特使法時爲鬼所書者」十幾個字麼如此說來你似乎知道昨夜客廳中曾經使法的了李楷度低語道只吾並沒有說定呢哈璫特道吾正要設法探明昨夜曾經使法過沒有使法時敲不敲那手鼓費受密爾道那海倫納伏堪的話到底真也不真哈璫特道朋友你耐着他的話並不是完全假的昨夜到底使法不使法吾們不必問得若是使法茜麗霞爲甚麼不穿使法的法衣呢所以吾們若要知道個中的奧妙必須探悉那夜茜麗霞爲甚麼穿得那麼美麗李楷度道不錯吾也有這意思哈璫特向費受密爾鞠了一躬說道吾的小友你忍耐些兒別生氣吾們兩人的話在你一方面自是不堪入耳此刻吾又要說茜麗霞姑娘的事咧昨夜他可是約定那情人兇案的主謀人相會麼他還是在那兇案發生之前去會他情人呢還是在發生之後去會他情人據伏堪說茜麗霞會上樓去取外衣那兇案遮莫是在他上樓後發生的麼他下樓時客廳中可是暗着麼他離客廳時可是非常急遽所以一切都沒瞧見麼他可是並沒瞧見窗下橫着馬丹道

六來的尸身麼。費受密爾大呼道：「請你們別說他的事了。這一來復中，吾便須和他結婚。」說時，那聲音似乎甚是悲痛，把臉兒撲的伏在兩隻手中。哈璫特瞧着李楷度，搖了搖頭。費受密爾忽地放下了手，說道：「吾們只隨口亂說，究竟何補于事？吾們所要偵緝的是那男子和婦人，如今却依舊毫無端倪。」哈璫特道：「密司脫費受密爾，叫吾們往那裏去偵緝那男子？他去時既不留半些兒踪跡，這法蘭西的地方又非常之大，或者依舊在這哀克司鎮中，或者已往馬賽去，但是千千萬萬的人不知道，其中那一個是罪人，或者剛纔吾們用膳時，他也在這裏無奈，吾們都不知道，是那一個呢。」費受密爾點着頭，微現失望之色。一壁說道：「只是吾們也不合靜坐着一些兒事，都不做。」哈璫特道：「吾們並不靜坐，此刻雖在這裡說話，庇立歇正在那裡探問，你不見他已回來咧。」正在這時，庇立歇已走將過來，哈璫特微笑道：「庇立歇將來定能成功，一個著名的偵探，他穿着便服，比穿了軍服益發有趣，蠢蠢的好似一頭牛，出去探案再好也沒有。」接着向庇立歇道：「吾友，快些兒說來。」庇立歇便說道：「吾到考佛爾店中去一問，纔知道茜麗霞姑娘是獨自一人去買那繩的，數分鐘後有人瞧見他和馬丹道夫來在喀西拿路上，向別墅緩緩而行，只是並沒旁的婦人和他們同行。」哈璫特悄然道：「這又不可解了。」說着舉了一舉手，打發了庇立歇去。費受密爾悲聲說道：「你瞧你瞧，那婦人不是又沒了端倪麼？」哈璫特道：「吾們不必失望，那婦人吾們還有些兒頭緒，不比那男子毫無踪跡呢。」李楷度道：「着啊着啊，吾們曾經海倫納伏堪口中約略探得那婦人的容貌服。」

飾將來能穀登個廣告拿獲他哈璠特微笑道好一個主意恨吾沒有想到現在吾們且去召那侍役長來問話當下裏便吩咐一個侍役趕速喚去不多一會那侍役長已匆匆趕來哈璠特問道你可認識馬丹道夫來麼侍役長舉起了雙手答道麥歇小可認識他的呀這位可憐的夫人哈璠特道他有一個年輕的女伴你可認識麼侍役長道麥歇小可也認識的因爲他們倆天天在這裏用膳那邊一隻小桌子便是小可特地留着專供給他們用的接着瞧了哈萊費受密爾一眼又道這位麥歇時時同他們在一塊兒想來總知道的呢哈璠特道正是只是昨夜馬丹道夫來可曾來用膳麼侍役長道麥歇昨夜他並沒有到這裏來哈璠特道茜麗霞姑娘也沒有來麼侍役長道麥歇也沒有來他們似乎並沒有到過麼李楷度道吾們原知道昨夜吾和費受密爾一塊兒在這裏始終不曾瞧見他們的踪影哈璠特道或者你去得早他們來得遲所以沒有相遇李楷度道吾們兩回到麥傑司的克旅館裏已十點鐘可也不能算早了哈璠特道你離了這裏可是一逕回到旅館裏去麼李楷度道正是沒到旁的地方去哈璠特道如此你離這別墅時約摸在九點四十五分鐘左右馬丹道夫來却是九點鐘回去的如此看來昨夜他的確沒有到這裏來停了會兒纔向侍役長道近來你可瞧見甚麼婦人時時同馬丹道夫來和茜麗霞姑娘在一塊兒麼侍役長道麥歇小可並沒瞧見過甚麼旁的婦人和他們在一塊兒哈璠特道你仔細想一想可有沒有一個紅頭髮的婦人侍役長道麥歇小可從來沒有瞧見過甚麼紅頭髮的婦人哈璠

特道。多謝。你。你去。罷。侍役長。便轉身而去。費受密爾。立起身來。面上現出一種不安寧的樣兒。大呼道。怎麼。驚地裏。來了。這一個。紅頭髮的。婦人。那海倫。納伏堪。不是說。是一個。黑頭髮。黑眼睛。面色微黃的。婦人。麼。哈璠。特微微一笑。說道。昨夜。同着。馬丹。道夫。來。和。茜麗。霞。姑娘。回去的。婦人。並不是。黑頭髮。黑眼睛的。你。瞧了。這個。便知道了。說時。從衣袋裏。取出一本。手冊。翻將開來。只見。裡頭。夾着一縷。紅色的。長頭髮。接着。說道。這一縷。頭髮。吾。在那。客室。裡的。錦木。圓桌上。瞧見的。並不是。茜麗。霞。姑娘的。頭髮。他的。頭髮。是。淡黃的。也。並不是。馬丹。道夫。來的。頭髮。他的。頭髮。是。棕色的。也。並不是。海倫。納伏堪的。頭髮。他的。頭髮。是。黑的。也。並不是。那。做工。婦人的。頭髮。他的。頭髮。是。花白的。不消。說。這一縷。紅頭髮。自然是。那個。無名。婦人的。了。吾。更。知道。這。紅頭髮的。婦人的。踪跡。如今。正在。奇尼。佛。李。楷。度。不覺。喊了一聲。奇怪。哈來。費。受。密。爾。慢慢。兒。坐。了。下。去。頰上。微微。現出。紅色。兩眼。兀是。閃閃。作光。高聲。說道。這。真。奇怪。極了。你。到底。如何。探。出。來的。哈璠。特。倚在。椅背上。吸了一口。雪茄。悄然。不答。李。楷。度。也。問道。你。究竟。怎樣。探。出。來的。哈璠。特。微笑。道。你們。記着。吾。是。船上的。船主。只。替。大。副。二。副。指。謬。正。誤。不。把。自己。的。意見。發表。的。哈來。費。受。密。爾。立。將。起來。高。呼。道。吾。們。何。不。往。奇尼。佛。窮。搜。去。坐。在。這。佛。婁。爾。別。墅。裡。喝。咖啡。做。甚麼。來。呢。哈璠。特。舉。了。舉。手。說道。奇尼。佛。是。個。很。大。很。大。的。城。吾。們。又。不。知道。那。婦人的。底。細。往。那。裡。尋。去。可是。吾。們。但。知道。他。生。着。一。頭。紅。頭。髮。昨。夜。或。者。有。一。個。女。郎。同。他。在。一。塊。兒。以。外。却。一。無。所。知。是。以。吾。們。只。消。張。大。了。眼。兒。在。這。

哀克司。瞧着好了。費受密爾瞧着哈密特。狂呼道。剛纔你明明說那婦人在奇尼佛。如今怎麼又說只消在這裡瞧着好了。哈璠特悄然道。正是。凡是郵政局。咧。電話局。咧。都該留心。因為吾知道那男子還在這。裡。不免要和那婦人通封信。通個電話。說不定的。正在這當兒。忽見一個人向着他們走來。取出一封信。授與哈璠特道。這信是警署長給麥歇的。說着。舉手施了一禮。返身而去。李楷度脫口喊道。這是警署長的信麼。哈璠特不答。正要開封。費受密爾忽地捱到他身邊。把手兒攔在他臂上。說道。麥歇哈璠特。吾有一句話兒要問你。今天早上你在那客廳裡見了睡榻上兩個錦墊。為甚麼條的發起顫來。哈璠特搖着頭。莊容說道。吾早和你說過。吾是船上的。船主不把自己意見發表的。說罷。把手中的信拆將開來。瞧了一遍。跳起來喊道。馬丹道。夫來的汽車找着了。吾們去罷。便喚侍役來付了賬。同着李楷度和費受密爾出別墅而去。

第九章 汽車之發現

三人既出了佛婁爾別墅。便在門外跳上馬車。庇立歇却在御者台上坐了。車兒沿着那灣灣曲曲的路。如飛而馳。經過了白那司康旅館。跑上一百多碼路。就停在一個別墅面前。只見花園外邊圍着一帶竹籬。籬上高高的豎着一塊板兒。寫着召租字樣。門前立着一個警察。那警署長路易貝司那特和馬丹道。夫來的汽車。夫守維泰士都立在門裡。四人一同走下車來。貝司那特便揚聲說道。那車兒在這裡。在這。

別墅裡的馬車房中你們想奇怪不奇怪李楷度道。嗚。那車兒却在這裡馬車房中麼哈璠特問道。你們在甚麼時候尋着的。貝司那特道。纔是今天早上尋着的那園丁。每來復兩回。總到這別墅裡來收拾園地。今天他到這裡來。忽見地上有車輪的痕跡。可是昨天晚上曾下過雨泥兒很軟。所以瞧去甚是分明。他瞧了十分詫異。想這別墅是空的。有誰來呢。當下便跟了這輪跡走去。一直走到馬車房前。却見門兒已被搗毀。那汽車端端正正的放在裡邊。他出來用膳時。就趕到吾們署裡來報告。說罷返身向那馬車房走去。四人和守維太士都跟在他後邊。到了馬車房前。哈璠特便向守維太士道。請你把那車兒開到外邊來。讓吾們仔細瞧一瞧。守維太士不敢怠慢。立刻進去把汽車開將出來。大家一瞧。見是一輛六十六匹馬力的汽車。裝飾得煞是華麗。裡頭的坐墊。用淺灰色的錦緞製成。外邊都漆着深灰色。庇立歇倏的喊將起來道。呀。奇怪。奇怪。原來就是這汽車。哈璠特疾忙回過頭來問道。你爲甚麼大驚小怪。庇立歇道。麥歇。今天一清早四點鐘時候。小可在那街角上曾瞧見這汽車。離那露司別墅不到五十碼呢。費受密爾大呼道。怎麼你當真瞧見的。麼警署長道。你大約認錯了。也論不定。庇立歇道。麥歇。小可並沒認錯。確是這輛汽車。號數也相同。大小也相同。車兒的樣式也相同。那時天剛破曉。吾奉着麥歇的命令。守在露司別墅門外。驀地瞧見那車兒在街角上緩緩而行。吾想他總轉向這邊來的。不道那車夫却轉了一個身。飛也似的開往哀克司鎮去了。哈璠特道。你可瞧見車中有甚麼坐客麼。庇立歇道。麥歇。車中六座。並

沒有坐客費受密爾插口道那汽車夫你總瞧見的了警署長接着問道他是怎麼樣一個人庇立歇答道瞧去不甚認清楚但見他面龐的上半部戴着一個雲母石的面具嘴邊似乎有兩撇薄薄的黑鬚他身上穿着一件白領圈的藍色大衣守維太士從車兒裡提起一件大衣來說道麥歇這是馬丹道夫來所定的制服吾平日素來穿的哈來費受密爾悲聲說道呀這是那裡說起兇手已差不多進了吾們的掌握如何輕輕的放他逃去庇立歇垂頭喪氣的答案道大清早街上有汽車原是很平常的事加着吾又不知道馬丹道夫來汽車的號數便是這汽車被盜的事以前也並沒有知道不然斷不會聽他安然而去的咳說來說去總是吾的不是麥歇哈瑤特你罰吾穿了制服去立在街角上拿住了那汽車夫贖吾這一回的罪如何哈瑤特拍了拍庇立歇的肩說道吾的朋友這個不打緊你記着那車兒和那號數已足了至於那雲母石的面具和兩撇薄薄的黑鬚委實不足以助吾們的接着瞧了李楷度一眼微笑道吾們何不把吾們的好友李楷度捉將官裡去他不是生着兩撇薄薄的黑鬚麼說時大笑了一陣又向守維太士道汽車房中失了多少石油你可知道麼守維太士道麥歇小可知道的哈瑤特道你能瞧了這車中用去的石油告訴吾昨夜他走了多少路守維太士瞧了瞧那油池答道麥歇昨夜路走的很少據吾瞧來至少在一百三十基路邁當(每基路邁當合英里八分之五)至一百五十基路邁當之間哈瑤特道正是你猜測得沒有錯說畢微微的笑了一笑隨手開了車門低下頭去細細的瞧那

地板面上的笑容忽地斂了。現着懷疑之狀。又取那坐墊來瞧了。一瞧搖了。一搖便放在原處。口中說道：「這墊上並沒有甚麼痕跡。」一壁說。一壁瞧那門斗的低呼了。一聲從門樞裡拉出一小塊錢兒。眼大小的淡青色布來。放在手心裡。問李楷度道：「這是甚麼東西？」李楷度道：「這是從衣服上碎下來的。」哈璠特道：「這些兒也不錯。」那茜麗霞姑娘去時。可不是綢衣上曾罩着一件淡青色的衣服麼？如此瞧來。茜麗霞姑娘確是坐了這汽車去的。說着。走上一。步。又瞧那汽車夫坐處。只見地板上有些兒黑色泥的痕跡。哈璠特用洋刀刮了下來。掇在手中。轉身向守維太士道：「禮拜二早上。你往歇姆培來去之前。可是曾經開過這車兒麼？」守維太士道：「正是。」麥歇哈璠特道：「出去時。馬丹道夫來和茜麗霞姑娘在那裡上車的？」守維太士道：「在這別墅的門前。」哈璠特道：「在別墅你自己可下來過？」沒有。守維太士道：「小可離了汽車房後。並沒有下車。」一步。哈璠特點了點頭。就伸手向衆人說道：「你們快瞧。這是黑色的泥。還有些兒潮濕。可是昨夜會下過雨的。」這泥正和馬丹道夫來客廳前的泥一模一樣。並且有一兩根草在裡邊。說罷。探懷取出一個信封來。把那泥放了進去。納入袋中。便又皺着眉兒。瞧着那汽車。一面說道：「這案兒委實非常複雜。吾還有許多不明白的。所在說時。把兩手一攤。似有失望之意。」李楷度沉吟着說道：「他們一班人倒似乎都很把細的。不過那開汽車的朋友未免粗心了一些。」哈璠特道：「據吾說。茜麗霞姑娘實是個粗心人。你不見那草上他的足印。不是清清楚楚麼？如今吾們不必多說。何不到麥傑司的克旅館。麥歇費受密房間裡。」

去談談一路也可以思索呢。李楷度道：那兇手早已逃之夭夭。案兒無日可破。吾們還談些甚麼。哈璠特道：這兇手算不得重要。吾們不妨聽他逍遙幾天。想來他總在馬賽要去。拿住他簡直是很容易的事。你別着急。然而你提醒吾吾也很感激。你可是將來拿不到這兇手於吾半生名譽上着實有些損害呢。接着向李楷度鞠了一躬。便出花園而去。李楷度和費受密爾忙趕在他後邊。直到麥傑司的克旅館第一層樓上。費受密爾房間裡頭。哈璠特走到長窗外的陽台上邊。向四下裡一望。返身說道：吾們在這裡講話。料想人家一定聽不見的。那時哈來費受密爾已投身在一把椅兒上。滿臉現着不歡之狀。哈璠特却非常高興。坐在一隻桌子旁邊。低聲說道：吾要告訴你們一件事。這事實是非常重要的。昨夜那男子已同着那紅頭髮婦人和茜麗霞姑娘往奇尼佛去了。李楷度道：你可是說得定的麼。哈璠特道：自然說得定的。說着。又回頭向費受密爾瞧。見他面現悲容。便帶着憐憫的口吻說道：吾可憐的朋友。費受密爾忙立將起來。勉強裝着笑容。說道：麥欸。你可要甚麼東西麼。吾這裡都有。哈璠特道：你有沒有這裡市街的地圖。費受密爾答道：有的。有的。就在那邊小桌子的抽斗裡。一壁說。一壁趕過去開那抽斗。取了那地圖。放在哈璠特面前。哈璠特掏出一枝鉛筆。指着圖上說道：你們瞧去。此一百五十基路。適當的地方。很像奇尼佛匿跡。在這城中。確是非常穩妥的。剛纔。此立欸。不是說天明時。他瞧見那車兒在街角上麼。這街角恰好和通往奇尼佛的路最相近的。他們倘在奇尼佛。吾倒很放心得下。因為那邊的警署長是

吾的好友李楷度道。你可還探出旁的端倪來麼。哈璠特向費受密爾道。麥歇。費受密爾請你坐到這桌子旁邊來聽吾的話兒。說得錯也不錯。費受密爾便把椅子拽近了桌子。哈璠特微微一笑。說道。吾如今振作精神。注看他們。只等他們回來。哈哈。今天已有一人來了。說時。翹着一個指兒搖了一搖。李楷度不住的在椅上動着。哈來費受密爾却很鎮靜。只把兩眼注在哈璠特點上。哈璠特點上了一枝紙烟。說道。那個把車兒開往奇尼佛去的人已回來了。他想把車兒依舊還給露司別墅。哈來費受密爾道。他竟有這胆力麼。哈璠特把指尖彈着桌子。說道。這案中原有腦力。有胆力。腦力很靈敏。胆力却也不小。你想他敢在天明時坐着車兒出現於露司別墅近邊的街角上。這胆力好算得不小。這回他從奇尼佛回來。本想悄悄地把車兒開到露司別墅裡。放在汽車房中。再悄悄地回去。不道走到街角上。却見別墅門前立着一個警察。知道案兒已發見。不免着了慌。便飛也似的開向哀克司去了。然而大白天坐在這車兒裡。豈不危險。要是一被警署中人瞧見。就要當他是殺人犯。所以他即忙找到了這空別墅。把車兒開到馬車房中。便沒命的逃了去。他們安排這汽車。却也費些心思。那一班人瞧來。倒都是聰明人呢。李楷度默然不語了一會。纔說道。哈璠特你不記得從奇尼佛到這法蘭西境上來。那小山上。不是有一條橋架在山壑的土邊麼。橋上不是有一個稅關麼。凡有汽車經過。堪夷濱時。都須經關中人搜查。車中人都須在留名簿上留名。這一條橋。簡直是從奇尼佛到法蘭西往來必經之途。除了這一條橋外。並沒有旁的路。

夜中橋上却難得有汽車經過。你若要知道昨夜有車沒有車，往奇尼佛去，車中有多少人，只消到那稅關上去一查好了。費受密爾舉目望着哈璠特，說道：「密司脫李楷度的話兒沒有錯得，你何不去查一查？」哈璠特道：「但是從法蘭西到瑞士去，就不須受稅關檢查了。因此去查問稅關也沒用的。」說着，把手兒攔在費受密爾肩上一壁，又道：「吾友，吾瞧你精神很不足，須得好好兒睡一會，纔是明天吾們或者要費一番心力。」費受密爾點着頭，答道：「正是今夜吾該好好兒休息休息，明天方能做事。」哈璠特歡然說道：「看啊，看啊，今夜夜中或者還有甚麼事煩勞你們，吾只須打一個電話來，你們倆便能一同起身。」李楷度和費受密爾都應允了。哈璠特就告別而去。李楷度快快的向費受密爾說道：「哈璠特這厮往往剛愎自用，總不肯聽吾的話，吾喚他往稅關上去查一查，這是很容易的事，他又不肯去那稅關裡，或者知道他們的去處也未可知呢。」這夜哈璠特並沒有打電話來，兩人便安安逸逸宿了一宵。

第十章 又死一個

第二天早上，李楷度還沒有起身。哈璠特已來了，興興頭頭的走入室中，歡然說道：「請你打發開了下人，吾有話兒和你說。」李楷度就把僕人打發了出去。哈璠特帶着笑，掏出一張新聞紙來，授給李楷度。李楷度取來一瞧，見上邊登載一個賞格，茜麗霞哈蘭特的面貌、衣飾都記得明明白白，不過把名兒隱着，不記出來。下邊說：「凡有人知道這女子的所在地去報告，哀克司來培恩司、麥傑司的克旅館裡的密司脫

李楷度便賞他四千法郎。決不食言。李楷度看罷，坐將起來，悻悻的說道：「可是你弄這狡猾麼？」哈璠特道：「正是。李楷度大呼道：『你爲甚麼把吾拉扯上去？』哈璠特躡足走到床邊，低聲說道：『吾和你說，只是你須嚴守秘密。除了吾們兩人以外，不許給第三人知道。』李楷度道：『遵命。』就是哈璠特道：『吾把你出面，個中自有理由。可是那班惡人這幾天最注意新聞紙，若然一見廣告上署著哈璠特的名兒，知道這案兒在吾手裡，他們就要驚悸亡魂。以後或者深匿不出破案，可不是越發棘手了。麼？這便是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是爲了茜麗霞姑娘，若是一給人家知道警察署裡懸賞拿他，他以後可不是沒有面目見人麼？」李楷度點了一點頭，又把那廣告讀了一遍，說道：「只是你這廣告上記載得還沒有詳盡。茜麗霞哈蘭特去時，耳上曾帶着一副鑽石耳環的，你爲甚麼不記出來？」哈璠特道：「你却記得這一副鑽石耳環，足見心細。然而茜麗霞姑娘離露司別墅時，並沒有帶甚麼鑽石耳環。」李楷度道：「但是妝台上的那隻耳環，匣明明空了。」哈璠特決然道：「耳環匣雖空，只是茜麗霞姑娘並沒帶那耳環。」李楷度呆瞧着哈璠特，問道：「你怎麼知道的？」哈璠特道：「你須記着，吾是船上的船主，恕不奉告。」李楷度現着不快意的神情，快快的說道：「只你爲甚麼好端端把吾的名兒登在這廣告上？吾可也不願意給你做傀儡呢。」說時，把新聞紙翻將開來，忽爾驚呼道：「咦！這是昨天的新聞紙。」哈璠特道：「這是昨天晚上發行的報紙。」李楷度道：「奇怪，奇怪，却是奇尼佛印刷的。」哈璠特道：「印刷發行都在奇尼佛。」李楷度道：「你甚麼時候送那廣告去的？」哈璠特道：「昨天吾們

在佛婁爾別墅中用膳時吾寫一封信給貝司那特喚他立刻把廣告送去李楷度道你爲甚麼不和吾說一聲哈璫特道要是吾一和你說了。你便不許吾用你的大名咧。李楷度道虧你倒想得到。接着起身下床又道請你到起居室裡去坐一會吾要洗一個浴咧。哈璫特欣然道很好吾已喚他們做一杯。諸古。聿怕就要來了。昨夜這新聞紙已飛遍奇尼佛。今天人家或者就有電報寄給你也說不定。說着匆匆而去。李楷度洗罷了浴。即忙到客室中去問道可有電報來。哈璫特道沒有。這諸古。聿味兒很好。比吾旅館裡的好得多。接着彼此相對而坐。默默無語。哈璫特咬着紙烟。平時鎮靜的態度已化爲烏有。沒有一刻安寧。一聽得迴廊中脚步的聲音。便時時探頭向着窗外張望。十一點鐘時李楷度的下人帶一個電報進來。李楷度跳起身來。劈手去搶。哈璫特悄然道吾友鎮靜一些。李楷度顫手把那電報拆了開來。瞧了一瞧。就一聲兒不響的授給哈璫特。哈璫特一瞧。確是從奇尼佛打來的。上邊寫着道「三點鐘後當趨謁。幸遲。吾麥茜高屏上。」一壁說道。剛纔吾和你說不久就有電報來。如今這句話可不是應了麼。李楷度道吾去喚費受密爾來。如何。哈璫特聳肩道聽你的便。喚他也不打緊。不喚他也不打緊。那麥西高屏想來必定有甚麼話兒。和吾們說。你務須把你昨天在佛婁爾別墅中所擬的幾條要則。牢牢記着。和那麥茜高屏的話兒互相參考。或能知道。茜麗霞姑娘有罪沒罪。雖不能憑着他的話兒作爲定讞。然而或者有助吾們的所在。至於你要喚費受密爾來聽。吾却不加可否。可是那麥茜高屏帶來的消息。若是

說。茜麗霞沒罪。費受密爾聽了。自然歡喜。若是說茜麗霞姑娘實是有罪的。叫費受密爾聽了。心中豈不難受。橫豎到底要喚他不喚他。請你自己決罷。李楷度一時却委決不下。滿臉現着不寧之狀。停了好一會。纔說道。好的消息遲幾點鐘聽。也不妨事。惡消息還是不聽的好。吾決意不去喚他來了。哈瑞特道。你既立定了主意。事兒就容易辦了。那麥茜高屏從奇尼佛到這裡來。定要經過柯勞士。吾們查一查。瞧三點鐘時。有火車來。沒有。便從書架上取下一本挺大的簿子來。翻了一翻。說道。有的有的。三點零七分鐘。有火車從柯勞士到裏克司來。想來他定是坐了這一班的火車來的。你可有汽車麼。李楷度道。有的。哈瑞特道。如此再好。也沒有三點鐘時。請你把車兒開到吾旅館裡來。吾們一同坐了。到火車站去。瞧那麥茜高屏。是怎麼樣一個婦人。現在吾要去咧。這幾個鐘頭裏。還有許多事兒要做。真個麼煩死人。此刻吾去瞧費受密爾。和他說沒有甚麼消息。說時。取起那帽兒和手杖來。向窗外望了一會。忽地說道。你這裡望出去。恰是利佛山。吾知道。到費受密爾那邊去。眺望時。四面的風景都瞭如指掌呢。說罷了這幾句話。就出室而去。三點鐘時。李楷度開了汽車。到哈瑞特住着的旅館去。和他同往火車站。到了車站上。便在出口的收票處等着。那時火車剛到。搭客紛紛而下。向着出口處來。如同潮湧一般。內中有一個身材短。短的中年婦人。爭先恐後的擠將出來。舉動非常躁急。身上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手上帶着織補過的手衣。既到了出口處。外邊便向一個車站裡頭的執事人道。請問從這裏到麥傑司的克旅館有多少路。

那。人。和。他。說。在。這。鎮。的。盡。頭。路。兒。很。曲。折。的。馬。丹。何。不。坐。了。旅。館。裏。的。客。車。去。那。婦。人。道。了。一。聲。謝。便。跳。上。一。輛。單。馬。車。如。飛。而。去。哈。璠。特。道。吾。們。快。趕。回。去。或。者。能。殺。先。他。到。旅。館。兩。人。便。上。了。車。開。向。小。山。果。然。超。過。了。那。單。馬。車。先。到。旅。館。哈。璠。特。吐。了。一。口。氣。說。道。那。麥。茜。高。屏。倒。似。乎。是。個。很。誠。實。的。婦。人。他。滿。擬。領。那。四。千。法。郎。到。手。呢。說。着。走。上。石。塔。又。向。李。楷。度。道。吾。們。等。那。麥。茜。高。屏。去。後。還。須。用。這。汽。車。李。楷。度。道。等。在。這。裏。好。了。哈。璠。特。道。別。等。在。這。裏。等。在。吾。旅。館。後。邊。的。那。條。小。街。上。人。家。便。不。致。於。十。分。注。意。停。一。會。吾。們。或。者。要。僕。僕。長。途。你。車。中。石。油。可。充。足。不。充。足。李。楷。度。悄。悄。地。吩。咐。了。那。汽。車。夫。跟。着。哈。璠。特。走。進。旅。館。走。到。第。一。層。樓。上。恰。經。過。費。受。密。爾。的。房。間。從。玻。璃。窗。裡。瞧。見。他。呆。呆。的。坐。在。桌。邊。一。壁。吸。雪。茄。一。壁。喝。咖。啡。李。楷。度。低。聲。說。道。昨。夜。他。似。乎。並。沒。好。好。兒。睡。過。哈。璠。特。點。了。點。頭。向。李。楷。度。做。了。個。手。勢。喚。他。快。走。接。着。說。道。這。兩。天。中。費。受。密。爾。自。然。時。時。在。煩。惱。城。裡。心。中。着。實。不。快。一。天。到。夜。只。繫。念。着。那。茜。麗。霞。然。而。這。一。二。點。鐘。中。吾。們。便。有。茜。麗。霞。的。消。息。給。他。咧。一。面。說。着。一。面。上。樓。到。李。楷。度。室。中。這。時。哈。璠。特。又。失。了。平。時。鎮。靜。的。態。度。時。時。推。窗。外。望。瞧。那。單。馬。車。來。了。沒。有。一。會。向。李。楷。度。道。請。你。把。那。四。千。法。郎。的。銀。票。取。將。出。來。放。在。桌。子。上。他。見。了。這。銀。票。或。能。傾。吐。一。切。盡。情。告。訴。吾。們。咦。爲。甚。麼。還。不。見。他。來。李。楷。度。道。從。火。車。站。到。這。裡。路。兒。很。長。的。況。且。上。山。也。須。好。一。會。馬。車。不。比。吾。們。汽。車。快。呢。哈。璠。特。道。你。說。得。不。錯。只。等。他。來。時。吾。們。別。圍。着。桌。子。坐。在。一。起。好。似。開。甚。麼。議。會。一。般。你。坐。在。那。圈。手。椅。

上。李楷度便在一把圈手椅上坐下。哈璠特道。你悄悄地坐着。不論聽了甚麼話。別發出怪聲怪氣來。嚇人。吾就坐在這桌子旁邊。麥茜高屏該坐在吾對面。讓那日光照在他面龐上。你記着。不論聽了甚麼話。別發出怪聲怪氣來。嚇人。要知吾很注重這一回的談話呢。說罷。又趕到窗前去。李楷度却兀坐不動。在那裡想停一會。麥茜高屏來時。用甚麼話兒問他。正想得出神。忽聽得哈璠特低聲說道。他來了。他來了。吾瞧見那車兒。正從短樹叢緩緩而來呢。李楷度若無其事的說道。讓他來好了。說時。果然隱隱聽得車輪之聲。却見哈璠特倚身窗外。把脚兒頓着地板。現着很不耐的樣兒。又說道。好了。好了。那車兒已到門前了。說罷。木立不動。低了頭。向下邊望着。不一會。猛可裡狂呼一聲。跳入室中。臉兒白白的。像蠟一般。張大了嘴。眼中含着恐怖之色。李楷度跳起來問道。甚麼事。大驚小怪。哈璠特喘着說道。他們把那婦人從車兒裡提將出來。身體已一動也不動。真個一動也不動。說時。呆瞧了。李楷度半晌纔帶跌帶跑的。飛下扶梯。李楷度也跟了下去。那時迴廊中已很混亂。旅館中人。串東串西。奔走駭汗。那聲音也非常喧囂。他們倆還沒有走到門外。聽得大家都在那裡說。有一個婦人坐了一輛單馬車。到這裡來。不知怎樣被人刺死了。哈璠特聽了。悄然自語道。他若是坐了客車來。便沒有這一回的事。咧。可憐。可憐。

第十一章 麥茜高屏之信

這時那婦人的尸骸已昇入客廳。一個閩人立在門口守着。哈璠特走到門前。那閩人開口說道。對不起。

這裡不能進去請客官留步。哈璠特取出一張名刺來，說道：「吾是從巴黎蘇利堆偵探部來的，諒來總能進去。闖人那敢怠慢，疾忙避路，讓他進去。」李楷度也就接踵而入。只見地上躺著那麥茜高屏，旅館裡的總理立在一邊，一個達克透跪在地上。正在那裡查看傷處。哈璠特把名刺授給了總理，問道：「足下已把這事報告了？」警察署沒有總理道：「已報告了。」哈璠特跪在達克透旁邊，瞧那死者，見是一個小小兒的傷口，四邊血也很少，便沈吟說道：「這個似乎是彈傷，那兇器大約是一枝小氣槍。」達克透道：「並不是彈傷。」哈璠特道：「怕也不是刀傷呢。」達克透道：「正是那兇器。」便是這東西。說著從他膝蓋旁邊取起一隻串肉食的銓來，一頭銳利如刀，一頭是個小鐵環，中間用一種平常的白色木做柄兒。這柄兒已裂了開來。那鐵環也有些兒走樣，足見兇手用力之猛。哈璠特瞧了一瞧，便授給旅館總理道：「你好，好兒收著，停一會須得交給警署中人說著，又俯身去瞧麥茜高屏，一壁低聲問道：「他死時可受痛苦？」達克透道：「想來沒有受甚麼痛苦。」那銓兒下刺時，他立刻就死。哈璠特道：「如此還好，便立將起來，走至門前，却見一個紅面龐的老人立在那裡，頭上戴著一頂白色的高頂帽，分明是個馬車夫。哈璠特回頭問旅館總理道：「他可有甚麼話兒告訴吾們？」那車夫聽了這話，忙走將過來，嘶聲說道：「麥歇，那個可憐的婦人在火車站上坐了小可的車兒，到這裡來，不道到了這裡，却變了個死人。吾的車錢也落了空，冤也不冤。麥歇，你想那一個肯代那死人付錢呢？」哈璠特探懷取出五法朗來，給車夫道：「沒人替他付，吾替他付好了，只是你必須和

吾說那婦人在你車兒裡被人謀殺你竟一些兒也不知道麼車夫道小可一些兒也不知道吾們一路從火車站趕來上了小山那婦人不住的從車窗裡探出頭來催促吾口中兀是喊着快些快些彷彿有甚麼萬分緊急的事吾瞧錢兒分上只得依他的話兒猛鞭那馬誰也知道到了這旅館却已死了哈瑞特點了點頭轉身向旅館總理道這幾分鐘裡那警署長麥欵貝司那特定要來咧此刻吾們可也不知道所措說畢向李楷度揮了一揮手一同走出客廳回到樓上房間裡頭哈瑞特投身椅兒上坐了下來掩着面悲聲說道這真可怕一案未破一案又起那婦人也着實可憐真好似死在吾手裡吾若不登那廣告他好端端爲甚麼趕到哀克司來他來時吾又疎忽沒有想到保護他累他白送了一條命吾如今纔知道以後必須處處留神那罪人中定有一個一身是胆的人在那裡可是現在又出了這案兒不知道那一天纔能水落石出李楷度道吾們有那兇器在着破案似乎容易一些哈瑞特道這一隻串肉食的銓那能助吾們李楷度道這哀克司一鎮賣這種銓的店家很少去買的人也很少你只消到那幾家店去問昨天和前天有甚麼人來買串肉食的銓他們或者能說回答你呢哈瑞特冷笑道你說傻話咧吾們怎麼知道那銓兒是昨天和前天買的或是去年和前年買的也說不定況且買銓兒的人斷不止一個兩個你可能一個個拿住他們說他們是兇手麼李楷度道那銓兒若不是兇手店買的他從那裡得來的呢哈瑞特大聲道傻子難道他不能偷麼或者從這麥傑司的克旅館裡偷的或者從哀克司

旁的旅館裡偷的。都未可知。可是偌大一個旅館失掉了一隻銓兒。那裡會覺察。這個也不必去說。他只是吾們可不是已受了絕大的打擊。麥茜高屏不死。便能知道茜麗霞哈蘭特的消息。他一死。吾們就撲了個空。一百二十個大望。全個兒失了。說着把兩手掩着臉。呻吟起來。一會纔放下了手。指那旁邊一隻桌子上放着的一堆信。兩個眼兒裡頓時現出希望之色。問道。這桌子上的許多信。你可是都沒有瞧過。麼。李楷度答道。這許多信。都是今天一清早來的。並沒有瞧過。哈瑞特忙走到那桌子旁邊。一封封翻去。翻到了一封。忽地脫口喊了一聲。顫聲說道。咦。這這裡有一個很大的信封。上邊貼着一個瑞士郵票。李楷度疾忙跑過去。把那信封囁的拆了開來。只見裡頭是一封很長的信。但是辨不出是誰的手筆。當下裡便朗聲讀道。

吾今以吾所見。一一筆之於書。卽晚付郵。俾得早邀青及他人。即欲效顰。亦落後。明早當即前來拜領酬資。

哈瑞特大呼道。快瞧。下邊的署名到底是那一個。李楷度翻開一瞧。悄然答道。麥茜高屏。哈瑞特放低了聲音。歡然說道。好極了。好極了。吾們依舊沒有失望。一壁說着。一壁去開了門。向四下裡一瞧。接着拍拍關了鎖。了起來。又道。吾們雖是返魂無術。不能使那婦人復活。然而依舊知道那西麗霞哈蘭特的……說到這裡。忽地不說下去。搶了李楷度手中的信。坐在桌邊。讀將起來。李楷度立在他後邊瞧着。却見上

邊寫着道。

「吾居於奇尼佛城外近湖之一街上。彼間有電車可直達城內街盡處。有一旅館及廣廈多間。吾家。家况滋不欲爲麥歇諱。蓋寒畊者也。所居屋纔堪容膝。小乃如斗。前有富人夏屋。似爲吾屏蔽。以是湖中水綠於油。烟波萬頃。吾家乃弗能一見。大類侏儒立長人後。觀劇雖力仰其首。頭頸瘦且折。亦無所見。吾夫高屏爲奇尼佛一大銀行中之書記。平昔執役綦勤。未嘗少怠。顧春間遽患病。不復能治。事杜門不出者。凡三閱月。以家寒。故力弗能僱一看護婦侍疾。看護之責自非吾莫屬。吾夫病中恒生惱怒。申詈之聲。弗絕。予日侍病榻之側。亦滋不耐。則每於窗中窺鄰家所爲。以自排遣。對門一屋。一月前有一馬丹勞西諾爾者。入居其中。馬丹已寡。獨居無偶。兩來復前。每日午後。輒有一少年過從。妝閣微聞。街上藉藉言。二人行且結婚。顧吾殊不之信。蓋少年年方三十。髮黑如髹。漆光澤可鑑。唇上有微鬚。色黑。殊有風度。而馬丹勞西諾爾年且三十五六。身頰長。頭髮作赤色。若論其姿色。則儕諸西施王嬙之間。必目之爲無鹽嫫母。設列於無鹽嫫母之中。則人且稱之爲西施王嬙。然而以吾之目光觀之。此阿玳兒勞西諾爾者。初無一絲動人處也。」

哈璠特讀到這裡。斗的抬起頭來。低聲說道。如此語來。那婦人名兒。喚做阿玳兒了。李楷度道。正是海倫。納伏堪。並沒撒謊。哈璠特點頭微笑道。不過他說阿玳兒的頭髮是黑的。似乎又不符了。接着又把眼兒

注在紙上讀道。

「予初弗知彼婦名阿玳兒。旋聞其女僕數數呼以此名。而此名之前初不冠以馬丹之稱。奴厮對於主人竟能逕呼其名。殊屬創聞。以是吾乃知此馬丹勞西諾爾者。出身必極微賤。故易與如是。果爾欲偶彼少年郎君。更覺弗倫。即目前能微倖締此紅絲。將來夫婦間必致參商可斷言也。馬丹許舍女僕外。又有一男僕名赫波爾的。操役頗勤。馬丹出時則爲驅車。一身乃兼數役。且其人亦至足恭適。與彼女僕成一反比例。每見馬丹必動其冠。執禮如下人。其馬廐雖在街盡處。顧夜中亦宿於屋中。吾意彼殆爲女僕之子。觀其人年事尙少。髮覆於額上。平日恒躍躍若甚。自得街中人家厮僕都與之善。至其所御車馬則賃自奇。尼佛者馬丹勞西諾爾家之狀態如是如是。」

李楷度啓口說道：「好了好了。吾們一切都明白。咧。那紅頭髮的婦人名兒喚做阿玳兒。那個嘴上留着薄鬚的少年。卽是那開汽車的人。哈瑞特忙舉了舉手。喚他別響。又讀道：

「禮拜二午後三點鐘。馬丹忽乘馬車而出。直至夜色上時。猶未見歸來。十一點鐘時。予上床安睡。是夜吾夫輾轉反側。片刻弗能安寧。予遂復起身。擬進以藥餌。顧所然燭已爲風所撲滅。乃摸索桌上。遍覓燐寸。斯時斗聞窗外車輪轉轆之聲。時街上萬籟俱寂。此車聲乃至了了。予急馳至窗前。舉帷外窺。吾夫見吾遲遲不然。燭則大怒。聲聲詈弗已。予初不之顧。仍窺窗外。幸也。予此際不從吾夫言。否則此

四千法耶。且不爲吾得而入他人之手。嗟夫。先生吾夫病甚。需錢。亟先生仁人。或不靳吾此四千法耶。乎。予竊窺移時。見一車已至於馬丹勞西諾爾屋前。而止屋之門。乃立關啓關者。似即女僕。平昔馬丹每晚歸時。必以所佩鑰匙自啓其門。而是晚歸。既特遲。且預囑其女僕守待。是實令人大惑不解者也。屋門既開。然而關車門。遂亦立關。車中一少婦。盈盈而出。顧其衣遽爲車上之門樞所絆。弗能脫。於是急返其身。以手出之。攀而上。階時。碧空如水。馬丹門左之街燈光亦至明。予遂得見此少婦。艷如桃花。面于青色。巨冠之下。身上衣一白色羅衣。其中似襯有淺青色之夜服。裙幅之底露其假製之小蠻靴。靴扣燁燁作光。直射吾眼。吾知此少婦必爲麥歇廣告中所述之少婦無疑。少婦佇立階上者少頃。馬丹勞西諾爾乃亦下車。二人始相將入屋去。觀渠輩爲狀。俱極蒼黃。似不欲爲人見者。二人入屋後。車即馳向街盡處。之馬廐而去。而屋中仍黯黯如初。了無燈光。爾時吾夫忿怒已極。幾欲躍起搏予。予乃下窗帷而入。然桌上燭以藥餌進時。吾夫之時計方置床畔。桌上俯首視之。則已三時五分鐘矣。明日予當先致麥歇一電。然後前來奉謁。幸遲吾須臾也。麥茜高屏上。」

哈璣特讀罷。倚在椅背上。滿面帶着猜疑之色。李楷度說道。麥歇哈璣特如今你想怎麼樣。哈璣特道。吾們帶了這信去罷。咦。還有那麥茜高屏的電報在那裏。李楷度道。你放在你自己信匣裏的。怎麼忘了。哈璣特道。噯。放在信匣裏的麼。說着。探懷取出那信匣來。拈了那張電報在手中。切齒說道。吾不能輕恕那。

班賊徒。你想那麥茜高屏好好兒一個婦人。死得豈不可憐。他們竟敢在吾們肘腋之間下手殺人。吾怎肯輕恕他們。定要一個個拿住了。治罪纔肯罷休。此刻快去罷別浪擲這寶貴的光陰。於是兩人走到下邊客廳中去。那時麥茜高屏的尸身已昇往鎮中。旅館裏仍復了秩序。哈璫特問閹人道。麥歇貝司那特可是已去了。麼。閹人答應了一聲。是。哈璫特就飛也似的出前門而去。李楷度追在他後邊。說道。你走那後邊的花園路兒。比這裏近得多。哈璫特道。一個樣兒的。便下了小山。到那鎮中所住的旅館後邊。只見李楷度的汽車正等在那裏。哈璫特先坐了上去。說道。吾們先到貝司那特那邊去。吾知道他正如身處五里霧中。在那裏想那麥茜高屏到底是誰爲甚麼到哀克司來。爲甚麼遭人毒手。他委實莫名其妙呢。當下裏便趕往警察署。哈璫特進去和貝司那特談了約摸一刻鐘光景。方始出來。跳上車兒。掏出時計來一瞧。說道。時候恰好。吾們快去。吾知道今天夜報上又要連篇累牘載着麥茜高屏的事。聳動人家的觀聽。咧。李楷度道。此刻吾們到那裏去。哈璫特道。不到奇尼佛去。到那裏去。

第十二章 惡人之巢窟

車兒追風逐電似的出了哀克司。一路向哀奈賽去。哈璫特開口說道。吾已打了個電話給奇尼佛的蘇來堆偵探部長。李米爾喚他去看守那阿玳兒勞西諾爾的屋子。按兵不動。只等吾去。此刻吾們趕去時候恰好。說時那聲音甚是懇切。倚身向前。張大了眼。瞧着似乎已瞧見了奇尼佛的一般。李楷度却有些

兒不自在。心想偵探好似優伶。化裝實是要着。如今這位大偵探哈璠特先生。却連個假鬚兒也不戴。高坐了摩託卡去捉罪人。看來這事兒十停中倒有九停不成功呢。當下他便把這意思和哈璠特說了。哈璠特道。吾親愛的朋友。吾爲甚麼要假裝呢。吾們先要到湖上的諾德大酒肆去用膳。等他入夜裝了那假鬚。喝湯時豈不討厭。況且人家眼兒又不是瞎的。吾裝了起來。人家一望而知是個假鬚。于是就知道吾是個偵探。個個注目于吾。吾可糟了。吾不肯假裝。便是要使人家不疑。吾是偵探。李楷度大呼道。好辯才。哈璠特笑道。不敢當。不一會他們已出了哀奈賽。到那山壑上的橋上。車兒停了。那稅關上的檢查員過來問了兩三句。又向車兒裏頭瞧了瞧。便放他們走。車兒搖了一搖。緩緩而前。這一搖哈璠特不覺向李楷度身上一倚。李楷度覺得那袋中藏着一件堅硬的東西。便低聲問道。那東西。你可是帶着麼。哈璠特道。甚麼東西。李楷度道。你袋中藏着的。是不是手械。哈璠特道。不是手械。却是這個東西。說着從衣袋裏取出一枝滿裝着彈丸的手槍來。李楷度忙問道。此去吾們可是很危險麼。如此吾也該帶一枝纜。是哈璠特道。吾友沒有甚麼危險。你若帶了手槍。纜危險。咧。車兒疾馳了一會。已到奇尼佛。那時紅日已漸漸落去。哈璠特同着李楷度入到那湖邊的諾德大酒肆去。一塊兒到第一層樓的陽台上邊。斗見一隅一隻桌子旁邊有一個短小精悍的人立將起來。哈璠特忙走將過去。向李楷度道。這一位就是敵友奇尼佛的麥歇。李米爾。蘇萊堆偵探部長。接着坐了下去。問李米爾道。可有甚麼消息麼。李米爾答道。沒

有甚麼消息。那屋子裏既沒有人出來，也沒有人進去。哈璠特道：「不知道。吾們在這裏用膳，那邊有甚麼變動？」沒有。李米爾道：「吾們只瞧着好了。咦，你不見那邊有一個人，在樹下往來蹣跚麼？」停一會，他要擦一根火柴點那烟斗呢。哈璠特欣然道：「好好，吾們趁着這當兒，大家須得尋尋快樂。」說着，喚那侍役去預備食品。一會，天已入晚，街上燈火齊明，照在湖裏，好似有無數飛螢在那裏蕩漾不定。湖心有一艘船駛過，船裡歌聲嘹亮，與打槳之聲相應和，聽去煞是悅耳。哈璠特現着不耐之狀，狼吞虎咽似的吃着。一壁嘆道：「吾的朋友，你們快吃，你們快吃。」李米爾忽爾問道：「哈璠特，阿是那馬丹道夫來的飾物，到底沒有失去麼？」哈璠特面龐立成慘白，刀叉鏗的掉在碟上，顫聲問道：「你也知道的麼？」你怎麼知道的？」李米爾道：「吾到這裏來時，在路上買了一張晚報，見上邊登着這一段新聞，說那飾物是從馬丹道夫來臥室裏的地板下邊尋出來的。正在這當兒，聽得街上賣報的孩子在那裏高聲喊着。哈璠特的面色也越泛越白。李米爾很爲詫異，即忙問道：「哈璠特，你爲了怎麼一回事？」哈璠特立起來說道：「這事兒非同小可。說時却聽得下邊賣報童子高呼的聲音，道：『哀克司的謀殺案！飾物之發現！』哈璠特嘶聲說道：『吾們去罷。』這其間實有生死成敗的關係。說着，倚在陽台的闌干上，指那下邊賣報童子四圍的人叢。李楷度急急的說道：「哈璠特，這秘密並不是吾洩漏出去的。你別疑吾。」哈璠特喚侍役去算賬。一壁說道：「自然不是你。吾心中很明白的。」又向李米爾道：「這晚報是甚麼時候印行的呢？」李米爾道：「七點鐘。」哈璠特道：「如此，奇尼佛街上。」

已。喚。了。半。個。多。鐘。頭。了。說。罷。又。坐。了。下。去。把。指。兒。不。住。的。彈。着。桌。子。自。語。道。好。聰。明。聰。明。這。人。竟。處。處。先。吾。一。着。下。手。李。米。爾。這。一。件。事。吾。委。實。加。意。謹。慎。不。給。他。漏。出。些。風。兒。來。不。想。竟。高。高。的。登。在。新。聞。紙。上。不。消。一。個。鐘。頭。這。奇。尼。佛。全。城。和。奈。尼。佛。近。邊。的。人。怕。都。要。知。道。咧。李。楷。度。道。誰。能。踏。遍。奇。尼。佛。替。你。去。調。查。呢。哈。璫。特。笑。了。一。笑。這。一。笑。却。是。苦。笑。毫。無。樂。意。這。時。侍。役。已。取。那。賬。單。來。哈。璫。特。付。了。錢。一。眼。瞧。見。窗。外。樹。下。火。柴。一。亮。烟。斗。已。點。上。便。低。呼。道。好。來。了。李。米。爾。道。信。號。信。號。哈。璫。特。悄。然。道。來。得。恰。好。于。是。三。人。離。了。陽。台。匆。匆。走。下。扶。梯。大。踏。步。走。出。酒。肆。那。個。在。樹。下。點。烟。斗。的。人。趕。將。過。來。輕。輕。的。說。道。不。多。一。會。那。馬。車。夫。赫。波。爾。的。在。門。前。向。一。個。賣。報。童。子。買。了。一。張。晚。報。就。飛。也。似。的。入。室。而。去。說。時。指。了。指。那。靠。在。湖。邊。欄。干。上。喘。氣。的。孩。子。又。道。便。是。這。孩。子。他。方。纔。坐。了。自。由。車。來。的。李。米。爾。道。你。們。快。跟。着。吾。去。一。面。說。着。一。面。向。那。六。碼。以。外。的。碼。頭。上。走。去。見。湖。邊。泊。着。一。艘。電。氣。小。船。船。面。上。立。着。兩。個。穿。着。便。服。的。警。吏。更。有。一。人。却。是。李。楷。度。認。識。的。他。便。向。哈。璫。特。道。這。人。就。是。探。出。那。賣。繩。子。的。店。家。來。的。哈。璫。特。道。正。是。他。名。兒。喚。做。杜。來。脫。昨。天。到。這。裏。來。的。李。米。爾。首。先。上。了。船。大。家。都。跟。着。坐。了。上。去。一。會。這。船。兒。便。如。飛。而。去。店。肆。和。人。家。的。燈。火。都。漸。漸。不。見。四。面。黝。黯。如。漆。微。風。掠。水。而。過。瑟瑟。作。聲。天。上。現。着。一。片。蔚。藍。之。色。明。星。作。光。顆。顆。如。金。船。唇。船。尾。白。浪。兀。是。在。那。裏。滾。動。淅。淅。之。聲。依。稀。入。耳。哈。璫。特。喘。着。說。道。望。吾。們。去。得。恰。好。別。過。遲。別。太。速。李。米。爾。道。吾。也。有。這。希。望。停。了。片。刻。李。米。爾。舉。手。做。了。個。信。號。那。

船兒立刻減了速率。過了幾處大別墅。向着岸駛去。只見岸上都是人家的花園。園盡處却有一個小小兒的碼頭。李米爾又做了個信號。那船兒又慢了一些。幾乎連一些兒聲音也沒有。好似一個影兒在水裡動的一般。李米爾輕輕的在哈璠特肩頭拍了一拍。指着岸上一所屋子。只見許多窗裡都暗着。惟有第二層樓上兩扇窗裡有黃色的光。從板窗上兩個鑽石式的洞中透將出來。更見最下一層的一扇窗裡也有着亮光。哈璠特忙問李米爾道。這屋子的前門當真有人看守着麼。李米爾答道。看守着。這時船兒已並了岸。哈璠特掏出手鎗。返身過來。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喚大家別做聲。一壁便跟着李米爾。躡足上岸。李楷度和那在酒肆前做信號的人也跟了上去。那三個警吏却留守船中。四人上了岸。偷偷的向着那屋子走去。李楷度懷着鬼胎。偶聽得樹枝受了微風。颯然作聲。他的心就別別別的跳個不住。李米爾也停了一停。然後像蛇行般緩緩而前。園中野草沒踝。短樹縱橫。很不易走。李楷度見了一叢野草。便疑草裡伏着一個敵人。見了一棵短樹。便疑樹後也藏着一個敵人。疑雲既疊。疊而起那一顆心。更躍躍不已。一面又在那裡想。吾是英倫格洛司夫諾廣場大廈中的主人翁。在家裡頭享享清福。有甚麼不自在。却跟着偵探警察們。提心吊胆的做這勾當。料想這時吾英倫的許多朋友。或在索倫河裡泛舟。或在蘇格蘭鬥鷄。或在北白維克打球。各適其適。各樂其樂。吾却異想天開。赤手空拳的在奇尼佛湖邊捉人。真可笑呢。李米爾走上了一箭多路。已到那屋子旁邊。大家低聲打了個招呼。沿着牆向那有着燈光的。

窗子。走。去。到。了。窗。下。李。米。爾。忙。灣。下。腰。來。慢。慢。兒。的。抬。起。頭。從。窗。檻。上。望。將。進。去。李。楷。度。立。直。了。身。體。向。裡。邊。望。了。一。望。便。向。哈。璫。特。道。裡。邊。空。着。沒。有。甚。麼。人。哈。璫。特。低。聲。道。快。把。身。體。俯。下。來。不。然。那。窗。裡。的。燈。光。把。你。的。影。兒。照。在。草。地。上。咧。李。米。爾。一。聲。兒。不。響。向。着。那。後。門。走。去。舉。手。把。柄。兒。一。旋。門。就。開。了。開。來。四。人。都。悄。然。而。入。把。門。鎖。了。取。了。鑰。匙。走。過。那。有。着。燈。光。的。房。間。李。楷。度。向。裡。邊。一。望。只。見。一。切。器。物。都。很。簡。陋。哈。璫。特。忽。地。把。他。臂。兒。觸。了。一。觸。指。點。中。央。的。一。隻。桌。子。李。楷。度。忙。瞧。那。桌。子。却。見。上。邊。放。着。一。個。小。小。兒。的。瓶。瓶。兒。裡。裝。着。一。半。的。深。棕。色。水。旁。邊。有。一。個。小。皮。匣。匣。上。橫。着。一。枝。明。晃。晃。的。瑪。球。針。用。過。了。沒。有。不。得。而。知。李。楷。度。一。見。了。這。可。怕。的。東。西。背。脊。上。立。時。覺。得。冷。森。森。地。全。身。都。瑟。瑟。的。抖。了。哈。璫。特。喊。了。一。聲。來。大。家。都。慢。慢。兒。的。走。上。扶。梯。到。了。迴。廊。之。中。這。迴。廊。直。從。屋。前。通。到。屋。後。並。沒。有。甚。麼。燈。兒。點。着。黑。魘。魘。地。宛。如。地。獄。不。過。從。一。扇。扇。子。形。的。窗。裏。放。進。些。兒。淡。淡。的。天。光。來。四。人。在。這。廊。中。悄。悄。地。立。了。半。晌。聽。得。遠。處。禮。拜。堂。鐘。聲。鏗。鏗。打。了。八。點。半。哈。璫。特。探。懷。取。出。一。個。電。燈。來。照。了。一。照。又。走。上。第。二。層。的。扶。梯。去。梯。上。鋪。着。氈。所。以。毫。無。脚。步。的。聲。音。到。了。上。邊。各。人。都。住。了。脚。只。見。左。面。最。近。的。一。扇。門。裏。有。一。條。黃。色。光。透。將。出。來。側。耳。一。聽。裏。頭。也。寂。寂。無。聲。大。家。心。裏。都。有。些。不。自。在。想。這。裏。頭。不。要。又。是。空。的。難。道。那。些。鳥。兒。都。已。飛。去。了。麼。李。米。爾。走。至。門。前。輕。輕。的。把。柄。兒。一。旋。門。開。了。燈。光。非。常。明。亮。照。在。他。臉。上。鬚。眉。畢。現。當。下。他。立。在。門。口。並。不。走。將。進。去。雙。肩。和。頭。兒。却。回。後。一。縮。似。乎。已。知。道。這。室。

有着人的一般接着把那門開直了。讓哈璠特瞧哈璠特立了一會。轉身向李楷度把指兒放在唇上。李楷度就點起了脚。走到他身旁。舉目瞧時。只見裏頭放着一隻床。左邊是一扇板窗。恰臨湖上。右邊是一帶板壁。開着一扇門。門裡是一間小室。靠牆放着一隻小床。床上被褥一半兒掉在地上。近門有一隻桌子。桌子上放着一頂蠶着棕色駝鳥羽的青色大花冠。和一件白羅衫子。一個老婦人背門而坐。在那裏補綴一隻舊布袋上的碎洞。一壁補着一壁。低聲唱着歌兒。兩個眼兒時時抬將起來。望他前面沙發上。躺着的茜麗霞姑娘。哈璠特仔細一瞧。只見他直僵僵的一動不動。那青色衣的下幅垂在地板上。身上一切衣服。恰和海倫納伏堪所說的符合。兩隻纖手反剪在背後。縛得緊緊的。足兒腿兒也都縛着眼兒。臉兒上遮着一塊布布。的兩端縫在腦後。幸虧酥胸還頻頻起伏。四肢也不時顫動。不然人家就要當娟娟。此豸已成了離魂倩女。咧停了會兒。茜麗霞似乎非常痛楚。周身大動起來。那老婦人冷冷的說道。小的你快靜着。別動。說着。伸手到身邊的小桌子上。去取了一個亮晶晶的礬土瓶。在桌上頓了幾頓。說也奇怪。這瓶兒一頓。茜麗霞立時不動。那老婦人嘴裏咕噥了幾聲。又低頭補那布袋了。正在這當兒。猛聽得花園裏起了一種尖銳的呼聲。恰在窗下。老婦人忙丟了針和袋。跳起身來。飛步跑到窗前。那沙發上的茜麗霞也把頭抬了一抬。接着那婆子就返身向着門兒走來。一見了四人不覺脫口怒呼一聲。這聲音直好似野獸咆哮的一般。斗的退下一步。想伸手去搶那礬土瓶。哈璠特疾忙跳上去。把他緊緊抱。

住。用。力。向。那。做。信。號。的。人。身。上。一。摔。那。人。便。拉。了。他。出。室。而。去。哈。璠。特。指。着。沙。發。上。向。李。楷。度。道。快。些。兒。放。茜。麗。霞。姑。娘。他。苦。咧。李。楷。度。掏。出。小。洋。刀。把。那。面。部。遮。着。的。布。割。去。哈。璠。特。割。斷。了。他。四。肢。上。縛。着。的。繩。扶。他。坐。將。起。來。茜。麗。霞。向。空。中。揮。了。一。揮。手。口。中。喃喃。說。着。似。乎。在。那。裏。禱。告。上。帝。一。會。把。兩。眼。注。着。李。米。爾。那。時。李。米。爾。手。裏。正。握。着。那。礮。土。瓶。把。裏。頭。的。東。西。倒。了。些。兒。在。一。塊。布。上。細。細。瞧。了。半。晌。歎。的。喊。了。一。聲。回。頭。向。哈。璠。特。瞧。一。會。又。轉。眼。瞧。着。茜。麗。霞。茜。麗。霞。擺。脫。了。哈。璠。特。的。臂。兒。花。顏。一。會。兒。白。如。梨。花。一。會。兒。紅。似。玫。瑰。驀。地。裏。慘。呼。一。聲。仰。後。倒。將。下。去。哈。璠。特。伸。手。把。他。抱。住。面。上。現。着。得。意。之。色。高。呼。道。吾。明。白。了。呀。吾。的。上。帝。這。真。可。怕。咧。

第十三章 凱旋而歸

哈。璠。特。說。罷。忙。趕。去。取。了。些。兒。冷。水。洒。在。茜。麗。霞。額。上。正。洒。得。高。興。忽。見。那。杜。來。脫。立。在。門。口。朗。朗。說。道。那。赫。波。爾。的。和。那。婦。人。吾。們。都。已。拿。住。了。他。們。匿。在。那。花。園。裏。頭。哈。璠。特。道。剛。纔。吾。瞧。了。樓。下。的。那。間。門。兒。開。着。瑪。菲。針。拋。在。桌。上。就。料。到。他。們。定。然。匿。在。甚。麼。所。在。如。今。果。然。不。出。吾。所。料。當。下。李。米。爾。向。他。部。下。的。一。個。警。吏。道。把。他。們。倆。和。那。老。婦。一。塊。兒。用。車。兒。載。回。署。裏。去。路。上。須。得。小。心。別。誤。了。事。那。警。吏。應。聲。而。去。李。米。爾。便。又。向。哈。璠。特。道。今。夜。你。須。得。在。奇。尼。佛。勾。留。一。宵。措。置。引。渡。他。們。到。哀。克。司。去。的。事。哈。璠。特。道。吾。今。夜。吾。還。要。趕。回。哀。克。司。去。咧。留。杜。來。脫。在。這。裏。可。是。那。邊。也。須。準。備。一。切。他。一。壁。說。着。一。壁。

跽在茜麗霞身邊。握着一塊濕手巾。輕輕的拍那茜麗霞的蓮額。半晌茜麗霞嬌軀已漸漸兒動了。張開那一雙星眸。來坐在沙發上。微微顫着一面流波四盼。端相各人的面龐。似乎在那裏瞧這其間那一個。是認識的。哈璠特忙向他柔聲說道。茜麗霞姑娘。你別怕。此刻你已在許多好友之中。茜麗霞嬌呼道。呀。奇怪。奇怪。哈璠特道。正是。煞是奇怪。茜麗霞拉住了哈璠特的衣袖。動了動。四肢向四下裏望了一望。又對那遮在面上的布。呆瞧着。張大了那兩個妙目。流露出一種驚駭之色。一會纔道。不多一會。那阿玳兒和那老婦人。約納到這裏來。把吾扶了起來。說是要帶吾回去。替吾把一切衣服都穿在身上。和來時一模一樣。穿好了。條的把吾縛將起來。揣他們的意思。似乎不置吾于死地。不止呢。說時。拉掉了手衣。把玉腕上縛繩處的傷痕。給哈璠特瞧。又抽抽咽咽的哭着。哈璠特立起身來說道。可憐的女郎。但是剛纔的苦況。此刻都已過去。快別哭了。茜麗霞緊緊的拉着哈璠特衣袖。不放。顫聲說道。還沒有過去。咧。哈璠特微笑道。姑娘別怕。你已平安了。茜麗霞兀是瞧着哈璠特。拉着他不放。他走。宛像那袖兒。好做護身符似的。哈璠特又問道。姑娘這兩天來。你可曾吃過甚麼東西。沒有。茜麗霞道。已兩天了。麼。吾整日。價在黑暗之中。却不知道已兩天了。這兩天來。只吃了些兒麵包。喝了些兒水。哈璠特道。如此苦了你了。現在吾們快離開這裏罷。茜麗霞很懇切的嬌呼道。着啊。着啊。快些兒離開這裏。於是顫巍巍的立將起來。掙扎着走了幾步。又搖搖欲墜。哈璠特忙把臂兒挽住他的柳腰。纔得不跌下去。茜麗霞低聲說道。你真是個慈。

善的人。吾信你。李楷度取了那衣服。披在他肩上。又把那花冠授給茜麗霞。茜麗霞戴在頭上。向哈璠特道。請你替吾瞧瞧這帽兒。已戴正了。沒有哈璠特不答。笑將起來。茜麗霞也不知不覺的笑了。心想。剛脫了虎口。却急急的想妝飾。咧。哈璠特扶了他。慢慢地走下扶梯。向那花園走去。繞過那下邊的空房時。哈璠特回過身去。向着李米爾。指了那裏邊桌子上放着的那個瓶兒和瑪排針。李米爾點了點頭。進去了。取了出來。一同入到園中。茜麗霞抬起了螻首。望着那點點黃金似的明星。吐了一口氣。悄然說道。吾却想不到此時。還能瞧見這顆顆明星。一會已到了園盡處。哈璠特便把茜麗霞挾上了船。茜麗霞伸手拉住他衣服。說道。你也須同吾一塊兒去的。哈璠特一躍而下。立在茜麗霞旁邊。含笑說道。今夜這一夜。吾權作你臨時的爸爸。李楷度和李米爾也相將下船。船兒立刻就動。在這星光之下。飛也似的向奇尼佛去。水兒冲在船尾上。宛如白火。夜風拂面。使人神爽。船兒行了一刻鐘光景。已到奇尼佛碼頭上。李米爾向茜麗霞鞠躬告別而去。哈璠特再同着茜麗霞和李楷度到那諾德大酒肆裏去。仍舊在陽台上分頭坐了。喚侍者預備夜飯。接着倚身向着茜麗霞。悄悄地說道。姑娘。你。可能。把。你的。手。衣。套。在。手。上。不。然。你。的。玉。腕。被。人。家。瞧。見。咧。茜麗霞如言套了起來。吃了些東西。喝了一杯香賓。玉頰上漸漸現出兩朵玫瑰。嬌紅可愛。一會嚶嚶說道。麥歇。你待得吾很好。你的朋友。倒也是個仁人。但是你須……哈璠特急道。別做聲。以前種種都已過去了。吾們不必多說。茜麗霞便默然不聲。半抬星眸。瞧那窗外的樹影。只見葉兒。

被這酒肆裏的燈光照着。葉葉都發明光。水面上還有人在那裏唱歌。隱約可聞。于是又輕輕的說道。吾此刻直好像在夢兒裏。想不到一會兒好似俎上之肉。一會兒却好似出籠之鳥了。哈璫特掏出一隻時計來一瞧。說道。茜麗霞姑娘時候已不早。十點鐘過了。麥歇李楷度的車兒正在那邊樹下等着。吾們一同坐了。回到哀克司去。今夜你暫且在旅館裏寄宿。一宵。吾喚病院裏的看護婦來服侍你。茜麗霞道。多謝你。麥歇虧你。百事都替吾想到。只是吾無須甚麼看護婦。哈璫特決然道。你必須用個看護婦。纔是。可。是你玉體受了摧折。還沒復原。咧。這二天裏。吾尙要懇求姑娘。把禮拜二夜。露司別墅中的事。陳述出來。姑娘或能愈允。麼。茜麗霞掩面不語了。半晌纔放下了手。答道。麥歇。吾自然奉告。哈璫特深深的鞠了一躬。柔聲說道。多謝姑娘。說罷。相將下樓。坐上汽車。哈璫特忽地說道。請你們少待。吾打一個電話去。茜麗霞即忙拉住他的衣角。說道。你別去。哈璫特笑道。吾定要去的。茜麗霞道。如此。吾一同去。說時。開了車門。伸一隻腳立在那踏步上。哈璫特又笑着說道。姑娘。請你別去。你。可能把。你的。腳兒。縮回。車中。和吾們的好。友。密。司。脫。李。楷。度。一。塊。兒。坐。着。姑。娘。他。是。個。很。好。心。的。人。你。別。怕。說。罷。鞠。躬。而。去。李。楷。度。便。和。茜。麗。霞。閒。談。起。來。不。一。會。哈。璫。特。已。從。那。酒。肆。裏。跑。將。出。來。跳。上。車。兒。說。道。姑。娘。你。一。定。很。疲。乏。了。儘。可。把。密。司。脫。李。楷。度。的。流。車。大。衣。包。在。身。上。下。邊。裹。着。毛。氈。靠。在。吾。們。兩。人。中。間。好。好。兒。的。睡。一。下。子。那。時。車。兒。疾。馳。而。前。茜。麗。霞。就。裹。了。大。衣。和。毛。氈。在。兩。人。的。中。間。打。了。一。個。呵。欠。向。哈。璫。特。道。恕。吾。失。禮。吾。要。斗。

胆說一句頑話。咧你在吾身邊委實好似一頭紐芬蘭的大狗。能穀保護吾。所以吾很放心。得下的哈瑞特。微笑道。茜麗霞姑娘。吾倘能做你的紐芬蘭的大狗。鎮日匍匐羅裙之下。也好算得幸福不淺。車兒飛馳了一會。已出奇尼佛城。茜麗霞沈沈睡去。到了堪夷濱經稅關裏查檢時。還沒有醒回來。李楷度瞧着茜麗霞。低聲向哈瑞特道。這個吾可不明白了。當時那車兒過這堪夷濱時。他爲甚麼不高聲呼救。只消喊一聲。便不致于到那惡婦人手中去。吃苦咧。哈瑞特瞧了茜麗霞一眼。答道。吾也是這麼想。只這女郎也煞是可憐。茜麗霞醒時。車兒已到了一家旅館前。有一個穿着看護婦服式的婦人。立在門口。哈瑞特扶了茜麗霞下車。說道。這看護婦名兒喚做梅爾。你不論有甚麼事。都能信托他。茜麗霞伸了那兩隻柔荑。授給哈瑞特。和李楷度。顫聲說道。多謝你。多謝你們兩人。哈瑞特把着他玉手。悄然說道。姑娘。你須記着。這紐芬蘭大狗。他保護你。你也須助他。一切起居善自珍衛。別害怕。別抑鬱。在下。不是旁的人。實是從巴黎蘇來堆偵探部裏來的。說着。握了握那玉手。放了下來。茜麗霞就提了裙幅。珊珊入旅館而去。哈瑞特目送他進去後。回頭向李楷度道。麥歇。李楷度。你必須做這女郎的好。友好。好好兒的待他。此刻吾們回到你旅館裏去罷。兩人上了車。一路向麥傑司的克旅館去。李楷度開口說道。哈瑞特。吾有句話兒要問你。剛纔你在樓上聽得花園裏起了呼喊之聲。却態度沈着。毫無驚異之狀。一聽得李米爾說報紙上已把馬丹道夫來飾物發見的事。登了出來。爲甚麼連面色都變了呢。哈瑞特道。呀。你可是不明白吾的意。

思。麼。麥。歇。李。楷。度。你。須。知。道。這。飾。物。發。見。的。消。息。直。和。茜。麗。霞。性。命。大。有。關。係。要。是。這。發。見。飾。物。的。事。永。遠。秘。着。不。洩。出。去。茜。麗。霞。的。性。命。還。能。延。長。幾。天。那。些。惡。人。正。逼。迫。他。說。出。那。馬。丹。道。夫。來。藏。匿。飾。物。的。所。在。來。如。今。那。新。聞。紙。上。却。忽。地。大。書。特。書。的。登。將。出。來。說。馬。丹。道。夫。來。的。飾。物。已。被。警。察。署。中。人。發。見。了。那。惡。人。一。聽。得。這。消。息。豈。不。是。失。了。一。百。二。十。個。大。望。放。茜。麗。霞。在。着。實。是。禍。水。還。有。甚。麼。用。于。是。想。結。果。他。的。性。命。咧。李。楷。度。點。頭。道。着。啊。着。啊。你。揣。測。得。委。實。沒。有。錯。哈。璫。特。道。吾。揣。測。到。了。這。一。層。所。以。剛。纔。一。聽。得。新。聞。紙。上。已。把。馬。丹。道。夫。來。飾。物。發。見。的。消。息。登。了。出。來。就。大。吃。一。驚。了。心。中。却。在。那。裏。想。目。下。事。兒。已。萬。分。危。急。必。須。迅。速。從。事。方。始。不。敗。也。是。茜。麗。霞。合。該。有。命。天。黑。時。吾。們。跑。去。時。候。恰。好。差。幸。沒。有。遭。他。們。毒。手。一。枝。好。花。依。然。無。恙。也。好。算。得。是。徼。倖。呢。李。楷。度。道。只。是。那。惡。人。們。到。底。想。怎。樣。對。付。茜。麗。霞。哈。璫。特。聳。肩。道。這。何。用。問。得。難。道。是。優。待。不。成。吾。們。坐。了。船。到。那。花。園。時。阿。玳。兒。和。赫。波。爾。的。正。在。那。下。邊。的。室。中。阿。玳。兒。大。約。是。赫。波。爾。的。老。婆。那。時。他。正。忙。着。預。備。那。枝。瑪。琲。針。赫。波。爾。的。却。想。出。來。安。排。小。船。吾。們。上。岸。時。定。然。是。被。他。們。瞧。見。了。或。是。聽。得。了。聲。音。了。連。忙。趕。將。出。來。匿。跡。園。中。匆。遽。之。間。也。來。不。及。鎖。門。所。以。吾。們。不。費。些。兒。力。得。以。安。然。而。入。瞧。見。那。瑪。琲。針。瞧。見。那。束。手。待。斃。的。茜。麗。霞。李。楷。度。道。只。茜。麗。霞。四。肢。雖。是。被。縛。口。兒。却。並。沒。塞。住。他。爲。甚。麼。不。呼。救。呢。哈。璫。特。道。他。不。能。出。聲。可。也。是。沒。奈。何。的。事。便。是。使。你。易。地。而。處。也。只。得。束。手。待。斃。李。楷。度。疑。雲。滿。腹。沈。默。無。語。哈。璫。特。又。道。那。時。阿。

玳兒在下邊預備瑪琪針赫波爾的想出去預備船兒那老婆子約納在樓上縫補破袋你不見茜麗霞姑娘醒回來時一見了那袋兒便變色麼原來他胸中已雪亮咧知道那些惡人們正要把瑪琪迷昏了他然後把他縫在那袋兒裏用小船載往湖的對面去縛了大石沈入湖底他穿來的一切衣服帽兒仍給他帶了去只消湖面上起了幾個泡影茜麗霞從此無影無踪了你想這可不是妙計麼李楷度握緊了兩個拳兒大呼道可怕可怕使人聽了也心悸呼時那汽車已到了麥傑司的克旅館前李楷度一躍而下走上石塔向哈璠特道這一個好消息吾們明天使費受密爾知道罷他知道了不知要怎樣的快樂呢哈璠特道吾們今夜就該給他們知道說着兩人一同匆匆進去入到辦事室中只見一個書記坐在許多簿籍上邊李楷度便問道麥歇費受密爾可在着麼書記瞧了他一眼答道麥歇費受密爾已捉將官裏去了李楷度愕然道捉將官裏去了甚麼時候捉去的書記道約摸在十點二十五分鐘時哈璠特道咦這恰是吾在酒肆中打電話的當兒李楷度呆瞧着哈璠特喃喃說道捉將官裏去捉將官裏去他到底犯了甚麼罪哈璠特微笑答道他犯了謀殺馬丹道夫來和麥茜高屏的罪吾們明天會罷

第十四章 麥茜高屏案之解剖

這一夜李楷度躺在床上思潮起落心裏頭兀是在那裏想那哈萊費受密爾瞧他這麼一個人如何會做那殺人的勾當遮莫是哈璠特弄錯了麼而哈璠特在偵探界上一向聲名藉甚不論辦甚麼千變萬

化極疑難的案兒。從沒有弄錯過。況且殺人是何等事。他那肯粗心浮氣。把一個無辜之人。硬說是兇手。呢。想了一會。又想茜麗霞哈蘭特。想他玉貌何等美艷。珠喉何等嬌脆。被囚于奇尼佛屋中。奄奄待斃時。又何等可憐。胡思亂想。直想到了天明。方始呼呼入睡。醒時。却見哈璠特已直挺挺的。立在床側。朗朗的說道。今天吾當須求你相助。快些兒起身罷。過了約摸十分鐘。李楷度已同着哈璠特走出旅館。那大門恰好和利佛山山邊相對。一條馬車道彎彎的繞到屋盡處。和街道相接。這街道過了旅館後面的花園。通到鎮中。兩人沿着這街緩緩而前。只見那右邊便是圍牆。高高的聳在那裏。哈璠特立在花園的階級上。向李楷度道。你不見對面。不是一間屋子。也沒有麼。單有一堵高高的牆。牆的後面。是人家的花園。那邊的地方。也像山坡一般斜下去的。花園兩面都裝着一乘石扶梯。每天那梯頂上。總有一個警察立着。但是昨天午後三點鐘時。可巧沒有警察。吾們的後邊。又是這一堵高高的圍牆。你試向四下裏一望。吾們既望不見旅館中人。旅館中人也望不見吾們。加着四下裏。又闐其無人。半個影兒都沒有。你若殺死了吾。趕回陽台上去喝咖啡。有誰知道呢。李楷度退下一步。驚呼道。如此說來。麥茜高屏。可是在這裏被害的麼。哈璠特點了點頭。答道。一些也不錯。當時吾們坐了汽車。從火車站回來時。他正坐在陽台上。面着花園喝咖啡。那時他已得了麥茜高屏要到這裏來的消息。李楷度道。他從那裏得來的消息呢。哈璠特道。他實是接到了一個電報。那電報上自然是隱約其辭。斷不肯開了天窗說亮話。可是萬一落在

吾們偵探手裏就危險了。說着從身邊掏出一張紙兒來。又道：「電報上是這樣說法：『代理人准于三點零七分鐘時抵哀克司與君議專賣權事。』」這電報在十二點四十五分鐘時便到奇尼佛火車站。那個打電報的人很像是赫波爾的泰雪。李楷度道：「他們簡直是胆大妄爲咧！」哈璠特又道：「他們在奇尼佛並沒知道哈萊費受密爾已受了嫌疑。便是哈萊費受密爾自己也並沒有知道。如今你試細細一想。昨天奇尼佛那幾個惡人的情形。他們一見新聞紙上登着尋訪茜麗霞哈蘭特的廣告。就有些兒着急。那麥茜高屏前一夜既忙着偷窺他們。第二天自然又故態復萌。他們可也是很乖覺的人。對門有人偷窺。那有不覺得的道理。昨天午後麥茜高屏離屋時。赫波爾的忙悄悄的跟在他後邊。一直跟到火車站。瞧他買票上車。于是就立刻打一個電報給哈萊費受密爾。李楷度道：「那電報是甚麼時候進費受密爾手的？」哈璠特道：「進他手時已三點鐘了。吾們倆早往火車站去。費受密爾正坐在那陽台上一個侍役授給他。那個電報可是那時只有七分鐘。麥茜高屏便須來了。他急得了不得。先到你房裏來。瞧一瞧。就到那圍牆外邊去等着預備下手了。李楷度大呼道：「你正同着吾在火車站怎麼知道的呢？」哈璠特從衣袋裏取出一隻棕色山羊皮的手套來。答道：「這手套告訴吾的。李楷度道：「這手衣不是你的麼？」哈璠特道：「並不是吾的。實是費受密爾的手衣。夾裏上印着他縮寫的名字。吾從火車站回來時。在你房間裏拾得的。只以前前並沒見這手衣。可知吾們出旅館後。他曾到你房裏來過。他來也並不爲旁的事。只要尋麥茜高屏打。」

電報幸而他百忙中。却没有瞧那許多信。不然那封麥茜高屏的信。可不能入吾們的眼兒。茜麗霞姑娘的性命。也不保咧。李楷度道。他從吾房裡出來後。便怎麼樣呢。哈瑞特道。出了你房。就回到那陽台上去。一時間。不知所措。不一會。却見吾們倆。從火車站回來了。並沒第三人。一塊兒在着。知道那秘密。還沒有洩漏。麥茜高屏正在路上。咧。于是他連忙走下花園石塔。隱在樹陰裏。望着停了會兒。那馬車上山來了。一瞧車裡頭。恰坐着一個婦人。當下裏他就趕將出去。把頭兒探進車窗裡。去問他。可是見麥歇李楷度去的那婦人。正片刻不忘。那四千法郎。立刻答應一聲。正是說時遲那時快。那個串食物的銓子。已正正的插在心窩裡。可是那時車兒剛上得山。走得很慢。費受密爾儘來得及做他殺人的勾當。他既把麥茜高屏結果了。便人不知鬼不覺的悄悄地回到陽台上。等到車兒到大門前。已過了好幾分鐘。咧。李楷度道。這厮簡直是個一身是胆的人。你想他自己也是謀殺案中的一分子。當時却來求助于你這胆兒。可不是大極了。麼。哈瑞特道。麥歇從前貴國會出過一件很有名的謀殺案。案兒發生時。隔壁一條街上。忽聽得呼救之聲。大家即忙趕去。瞧時只見一個人跪在那死尸旁邊。呼救的。即是這人。後來却探出這人。即是那殺人的兇手。吾記起了這一段故事。就疑那哈萊費受密爾了。李楷度道。你從甚麼時候起。始疑那哈萊費受密爾的。哈瑞特搖頭微笑道。將來你或者會知道。此刻吾還須做一會船主。不能奉告。吾只能告訴你一句話。那哈萊費受密爾確是個有胆兒有腦兒的人。但是他還不是這謀殺案的主人。爹也。

不過是個助手罷了。李楷度忙問道：如此那正兇畢竟是誰呢？哈璠特道：麥歇李楷度委實和你說這案中的主腦實是那個璠門台的農家婦，心很手辣的奇婦人。海倫納伏堪你聽了吾的話，可不是要咄咄稱怪麼？像這一件驚心動魄的謀殺案中，却是一個農家婦主持其間，那有胆兒有腦兒的人，單不過做一個助手，這原怪不得你。不論是誰聽了，都要咋舌呢。李楷度大呼道：只是你已放他走咧。哈璠特道：誰放他走來，他離了露司別墅，就一逕送到警察署裡，秘密監禁着。李楷度瞧着哈璠特，十分詫異，問道：你可是早已知道他是有罪的麼？哈璠特道：他在吾跟前陳述那阿玳兒勞西諾爾的狀貌時，就扯了個大謊。你可還記得他不是和吾說那阿玳兒是個黑頭髮的婦人麼？那裡知道吾在五分鐘前已在桌上拾得這東西，說時揭開了他的手冊，從一個信封裡取出一縷長長的紅頭髮來，又道：然而吾也並不是爲他扯了謊，所以拘禁他，實是爲他從茜麗霞姑娘妝閣裡取了那瓶冷乳酪去，纔私下裏吩咐杜來脫送他到警察署裏拘禁起來。李楷度道：如此底立歇。那天說的話到底沒有錯。哈璠特道：他不守秘密，大聲大氣的嚷將出來，這就大錯了。你須得知道，茜麗霞姑娘常帶的那副金剛石耳環就在這一個冷乳酪瓶裏。這時兩人已走到培恩司會社前邊的廣場上，李楷度在一條板凳上撲的一坐，拭着額角說道：此刻吾直好似墜在倫敦大霧之中，幾乎不知道身在何處。哈璠特立在他面前，微微笑着說道：只吾是船上的船主，可也不能全個兒和你說。李楷度道：這其間有幾件事，你可肯和吾說明，你到底用甚麼手段。

探出這許多事來的第一天早上。你在那別墅客廳裏。瞧了一遍。有何端倪。茜麗霞哈蘭特。既不是他們。一夥兒的人。爲甚麼並不撐拒。竟同着他們。坐了汽車。往奇尼佛去。海倫納伏堪的供詞。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費受密爾。爲甚麼也廁身其間。這幾端。都是吾所百思不得其解的。哈瑞特莊容說道。噢。不但。是這幾端。還有那錦墊。咧紙片。咧礮土。瓶。咧連吾。也不甚明白。怎能奉告麥歇李楷度。你別怒吾。吾們且耐心等着。那茜麗霞姑娘。定有一番驚人之談。咧此刻吾們。只把那幾個人物。細細想一想。那馬丹道夫。來是個又富又老。缺少知識的婦人。好揮霍。信鬼神。很愛他那個綺年玉貌的女伴。那海倫納伏堪。是個執役七年。素所信任的女僕。後來來了那茜麗霞哈蘭特。他所得馬丹道夫來的寵愛。便漸漸兒衰了心裏頭。不免憤憤不平。他的爲人。很工心計。有城府。手段能剛能柔。能陰能險。倒也是個人物。那茜麗霞哈蘭特。不過是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子。喜歡裝飾。天天打扮得花兒似的。出入交際場中。便算是他的無上快樂。那哈萊費受密爾。確是個聰明透頂的人。會設計策。有鎮靜工夫。你想當時吾發見馬丹道夫來室藏的當兒。他也在場。竟能不動聲色。總之這幾個人物。都是饒有趣味的。至于那謀殺案發生那夜的情形。吾說來也不詳細。你且拭目以待罷。過了兩天。茜麗霞哈蘭特玉體已復原了。裁判官麥歇第婁利。注提了那幾個罪人在辦公室中秘密審訊。珂玳兒勞西諾爾和赫波爾的都一一承認。珂玳兒確是赫波爾的老婆。實姓泰雪。勞西諾爾是假造的。哈萊費受密爾也自認有罪。並不狡展。惟有那案中的正兇海倫。

納。伏。堪。一。味。抵。賴。不。肯。承。認。問。官。問。他。他。兀。是。閉。緊。了。嘴。不。答。把。那。堅。決。可。怕。的。臉。兒。對。着。第。婁。利。注。一。來。復。一。來。復。的。延。宕。下。去。

第十五章 茜麗霞之歷史

從那天審訊之後。茜麗霞哈蘭特的歷史。人家纔知道了。茜麗霞的父親是個行伍中人。在步軍中充甲必丹之職。品貌碌碌。如常人生性。却落拓不羈。平素喜歡揮霍。大有豪門裏公子哥兒揮金如土的氣概。一天愛上了一個小家碧玉。兩下裏情致甚。是纏綿頗有難解難分之勢。于是就結了婚。生下這茜麗霞。來無奈彼此都沒有錢。度日十分困難。仗着女的長日劬勞。在十指上賺下幾個苦錢。纔把女兒辛辛苦苦撫育到九歲。送進學堂裏讀書。然而他自己究竟太勞苦了。不上一月便撒手人天。奄然而逝。兩年以後。甲必丹哈蘭特以破產去職。堂堂一個軍官。一變而為變戲法的人。領着他如花如玉的十一歲嬌女。一塊兒在音樂場中獻技。倒很得人家的歡迎。一時聲名藉甚。後來却覺得不耐煩了。又丟了這變戲法的事業。一變而為男巫。喚茜麗霞做他的助手。那時茜麗霞已過了盈盈十五之年。生着那一副天仙般的玉貌。人家見了那一個不魂銷心醉。所以助着他父親使法時。翩翩登場。很博座客的歡心。每夜華燈初上。四座為滿。父女倆相依為命。倒也很過得去。不想世界上的事。往往不能美滿。到底一回在坎姆勃立奇。奏技遽遭失敗。從此營業就一落千丈。惡運之神。又照臨甲必丹哈蘭特頭上。當下裏一同渡英倫。

海峽到法蘭西去一天在達愛泊一個俱樂部裏的賭場中又輸了一大注錢不久就死在那鎮裏遺下有限的幾個錢恰穀葬他所餘只能給茜麗霞買一張到巴黎去的三等船票可憐茜麗霞從此孤苦伶仃煢煢無依芳齡還只十八却已變了個世界上的畸零人幸而就在巴黎一家衣肆裏得了一個噉飯地聊以度日又在聖奧諾街一屋的高樓上租了一個房間住下過他清苦孤寂的生涯誰也知道老天還妬忌他這清苦孤寂的生涯不多幾月那衣肆條的關了茜麗霞失了這噉飯地一時間那能找得着事兒做漸漸兒只得把衣服付之長生庫中一天早上身邊單剩一個五法郎的銀幣又欠了屋主一個月的租金餓着肚子悵悵而出想尋些事兒做做到了晚上委實餓得不能耐了不得不打散那個玲瓏可愛的五法郎銀幣于是走到一家食物肆中去想買些食物鄭鄭重重的掏出那銀幣授與店中人店中人瞧了一瞧又在櫃台上擲了幾擲驀地裏向他手中一摔碟碟的笑道女孩子你取了這一個五法郎的鉛幣任你走遍達愛泊可也沒處買東西吃呢茜麗霞失了一百個大望沒精打采的走出食物肆飢腸轆轤餓得要命然而又不敢回去怕受催租吏的逼迫不覺立在路旁痛哭起來有幾個人立停了向他瞧了瞧又走將上去給他一個不理會不一會來了一個警察大聲呼叱喚他快走茜麗霞一壁哭着一壁走走到茜茵河畔想投身下去只是看了那滔滔無情之水却又胆怯起來轉念想年紀還輕爲甚麼上死路去接着就離了河邊向那燈火通明的大街上走去末後便走進一家大酒肆心想裏頭或

有一二個仁人君子能穀賞賜他一頓夜飯他剛走進那餐室只見男男女女都靚裝華服往來如織却沒一個注意他那時恰有兩個舞女在那裏跳舞見他怪可憐的便一面舞着一面和他講話一會又喚他同他們一塊兒跳舞然而他又沒有美麗的衣服又沒有晶瑩的鑽石人家那裏會注意他不多一刻那馬丹道夫來和幾個朋友進來了馬丹見茜麗霞淚痕在眼楚楚可憐就請他飽餐了一頓又絮絮問他的身世茜麗霞也就滔滔滾滾的說將出來馬丹聽罷頓時動了惻隱之心這夜便帶他回家去過了幾天和茜麗霞十分浹洽喚他儘住着將來替他找一個如意郎君結一對佳偶妝奩是不必憂的茜麗霞心裏自然非常快樂知道憂患已終局了一來復後馬丹忽地和茜麗霞說巴黎新到了一個占卜名家只瞧着一塊水晶能穀說出人家未來的事說時兩眼閃閃作光似乎很高興的樣子第二天就帶了茜麗霞去見那占卜家茜麗霞冷眼旁觀知道馬丹迷信很深被人家百方播弄騙了錢去還沒有知道回來時便告知馬丹說自己能穀使法的過去世界的人物都會應召而來在茜麗霞的意思原是要博馬丹歡心并且使他不致于受人家的欺騙馬丹一聽得茜麗霞會使法不消說自然快樂極了立刻喚他一試那知一試果有成效那些過去世界的貴婦人真個聯翩而來于是馬丹益發寵愛茜麗霞真視作自己的掌珠然而這一下直把個海倫納伏堪益發恨得牙癢癢地原來他一向承馬丹的垂青待他如同朋友如今來了這茜麗霞却漸漸兒的失寵了婦人家器量最小那得不恨一壁又暗暗的輕視馬

丹說他沒有身分愛著一個女化子。但是茜麗霞一些兒也不覺得馬丹道夫來也。一些兒不覺得過了幾時一同到了哀克司。第二天便和哈萊費受密爾相遇。兩下裏一見傾心。茜麗霞對着這少年郎。就不知不覺的流露出一種情態來。馬丹道夫來老眼無花。早瞧得親切。知道那女孩子已入情網。咧一天笑着向茜麗霞道。茜麗霞吾的親愛的。你的好友哈萊費受密爾確是個可人兒。不過吾要替你物色的夫婿。並不是白面郎君。却是便便大腹之賈。只吾也不怪你。你年紀還輕。若不是翩翩年少。怎能當你的意呢。茜麗霞臉兒紅了一紅。悄然無語。海倫納伏堪見馬丹道夫來已替茜麗霞相婿。足見寵愛益深。于是他更恨入骨髓。咧一天黃昏時。費受密爾剛一路向第婁爾別墅走去。猛聽得後邊有婦人的聲音。不住的喚着麥歇。麥歇回頭一瞧。見是馬丹道夫來的女僕。當下就在街燈下立停了。問道你喚住吾有甚麼事。海倫納伏堪遲疑了半响。纔道請麥歇恕了婦人。婦人有一句很鹵莽的話。斗胆要問麥歇。麥歇對於茜麗霞姑娘的愛情。可是不十分深麼。費受密爾瞧了海倫納一眼。勃然說道。你說的話兒。到底是甚麼意思。吾不明白。海倫納伏堪悄悄地道。茜麗霞姑娘見麥歇有才有貌。卓犖不群。自然把麥歇愛得像火一般熱。然而吾瞧麥歇却似乎落落愛他的情。不甚深摯。只好似穿了新衣服。愛那鈕子一般。咳。麥歇你別把那年青貌美的女郎。拋撇了呢。費受密爾不知道他的話兒。實是句句反激。竟進了他的圈套。即忙說道。海倫納你怎見得吾愛茜麗霞的情。不甚深摯。吾要是不愛他。爲甚麼時時尋他呢。海倫納聳了

聳肩微微一笑。慢慢兒的說道：「麥歇你天天和馬丹周旋到底。要想他甚麼東西。費受密爾木立不語了。一會纔答道：『吾不要甚麼東西。』說着走了。開去心裏想那婦人的話兒。煞是奇怪。他所說的甚麼東西。意中分明是說金錢呢。海倫納伏堪這夜回去。心裏頭還。不滿足。隔了幾天。便又想再見費受密爾。面索性和他說個明白。一天事有湊巧。他在喀西拿街一家店裏買了東西出來。費受密爾恰好走過。一見了他。不覺立停了。和他講話。海倫納却故意裝着一個嚴肅的面龐。心中却非常快樂。知道魚兒上鈎來了。當下裏便說道：「麥歇你心中須得明白。馬丹道夫來對於茜麗霞姑娘。果然慷慨。只是對於旁的人。並不肯大發慈悲。盡力佈施的。費受密爾走至海倫納伏堪身旁。說道：『嗚。如此麼。海倫納伏堪道：『麥歇你若是要錢。須得想個法兒。』費受密爾笑道：『奇了。奇了。你怎麼知道吾要錢呢。』海倫納伏堪道：『麥歇也不必掩飾。錢兒那一個。人不要。麥歇如果要馬丹道夫來的錢。婦人不揣綿薄。倒肯助你一臂。說罷匆匆而去。似乎故意讓費受密爾獨自一人去細細味他的話兒。費受密爾兀立街頭。低首沈思。心想那婦人的意思。分明是要拉吾一塊兒做件買賣錢兒。原用得着。可是天天出入第婁爾別墅。非錢不行。若要錢。那婦人倒似乎能敷相助呢。幾天以後。費受密爾特地去找海倫納伏堪。兩下閑談了一會。費受密爾忽地問道：「馬丹道夫來。可是很富的麼。』海倫納伏堪道：「他手頭着實寬裕。錢兒不必去說。他就是那貴重的飾物也不少。不少費受密爾聽了這話。兩手忽爾抖着。面上忽爾現出拘攣的樣子。海倫納伏堪知道已打動了他的

心接着忙說道那些飾物馬丹都藏在他臥室裏的銀箱中費受密爾急道如此你爲甚麼不……說到不字疾忙咽住了不說下去海倫納早已會意立時接口道吾的遲遲不發實是要你相助那時恰是夜中九點鐘光景海倫納伏堪取了一件外衣預備到俱樂部去給馬丹道夫來剛走到那小街上恰和費受密爾相遇兩人正談得入港可巧那俱樂部裡一個侍者名兒喚做阿爾方司羅爾的在旁走過瞧見了他們倆倒也毫不在意只微微的一笑私忖這幾天費受密爾時時和那美人兒茜麗霞在一塊兒似乎狠有情愫如今他大約又在那裡運動馬丹夫道來的女僕助他玉成這一重好姻緣呢一壁想一壁慢慢地走了開去驀然間却聽得費受密爾的聲音道不錯吾原是急于用錢沒有錢如何能在交際場裏厮混接着猛聽得那女僕喊了一聲別響于是乎兩人的話兒就不聽得了羅爾走上幾步更回頭瞧時只見那費受密爾依舊在那裏講話現着非常懇切的樣子只也不願意去管他們的閑賬就走開去了一會海倫納說道麥歇吾聽說你會發明過一個東西得有專賣之權不久又聽得人家說你已把這專賣權抵押給貴國的商人近來却又押給吾們法蘭西的商人可有這一件事麼費受密爾道確有這事英倫都已知道咧海倫納道他們可不是狠恨你麼費受密爾道他們來恫嚇吾逼吾須在一月中把從前抵押的錢還他們否則定要破壞吾的名譽把吾捉將官裏去從嚴治罪海倫納悄悄地向前走去不動聲色一會纔道明天午後吾沒有甚麼事麥歇可能到奇尼佛去吾先候在那邊和你相會說著約

定了。在一家小咖啡店裏會面，便告別而去。第二天午後，費受密爾就動身到奇尼佛去。海倫納伏堪介紹他見阿玳兒、泰雪和赫波爾的這泰雪一家，一共是三個人。一個是阿玳兒，一個是他母親約納。一個便是他丈夫赫波爾的這一家。三人原都是大奸巨猾，在奇尼佛租了那一所屋子住着。大大在那裏打算盜竊湖邊諸大家的別墅，無奈命運不好，從沒得手。後來見新聞紙上登着馬丹道夫來到哀克司的消息，說他怎樣的闊綽，手頭有無數貴重的飾物，簡直是個世界女界上的富豪。咧阿玳兒見了心裏，不由得不動，於是趕到哀克司，設法和馬丹道夫來的女僕海倫納伏堪結識，狼狽爲奸起來。這也不必細表。且說這一天午後，海倫納伏堪便在那小咖啡店裡發號，使令指揮那幾個同黨準備下手盜馬丹道夫來的寶藏。

第十六章 第一步

那兇案發生以前的禮拜五那天，馬丹道夫來和茜麗霞一塊兒在弗婁爾別墅裏用膳。正在用咖啡的時候，那哈萊費受密爾來了，閑談了片刻。馬丹坐得很不耐，想走動走動。三人便同道走到賭博室，在叢中馬丹分手自去。費受密爾却依舊和茜麗霞一同在着兩個眸子，兀是不離那如花之面。分明是整頓全神，注定的樣子，停了會兒。茜麗霞嚶嚶說道：馬丹道夫來不知道往那裡去了。哈萊費受密爾道：他總在這裡。吾們若要尋他，實是很容易的事。茜麗霞道：如此，吾們快尋他去。費受密爾笑道：時候早咧。

何必急急。況且他見吾們倆在一塊兒，也未必不願意。茜麗霞玉鑿上立時現出兩個笑渦，嬌聲說道：馬丹道夫來待得吾很好的。費受密爾低聲說道：但是他待得吾更好。茜麗霞臉兒一紅，低垂了香頸，脈脈不語。費受密爾舉目四望，却見馬丹道夫來正立在一邊，一隻桌子旁邊。他的近邊恰立着那阿玳兒。泰雪那時阿玳兒還沒和馬丹相識，所以馬丹並不留意他。他却一步步捱近馬丹。費受密爾見了，就微微一笑。茜麗霞見這一笑，來得突兀，忙問道：你笑些甚麼？費受密爾答道：沒有甚麼。吾只瞧了你身上穿着的墨綠色羅衣，修短合度，顏色鮮明，越顯得你玉容的嬌艷，所以不知不覺的笑了。茜麗霞向自己身上打量，嫣然笑道：承你稱讚，吾心中極其愉快。這衣服確很美麗，穿上也覺配身。說着，兩人聯臂走向前去。一會費受密爾又見馬丹道夫來和阿玳兒泰雪這時兩下裡已在一起說說笑笑，似乎十分投契。心知第一步已告厥成功了。茜麗霞一見了馬丹道夫來，便向費受密爾道：咦，馬丹道夫來在那邊。一壁說着，一壁想舉步走將過去。費受密爾忙攔住他，道：馬丹道夫來似乎很快樂，吾們別去擾他清興。這當兒馬丹道夫來恰抬起頭來，見了茜麗霞，便微微一笑，點了點頭，那樣兒甚是親熱。接着又指點給阿玳兒泰雪瞧。阿玳兒瞧了茜麗霞一眼，也點頭微笑。哈萊費受密爾急道：茜麗霞，你瞧馬丹道夫來，並不要你去。吾們且去玩一會。葉子罷。於是兩口兒又走到前邊的一間裡去過了約摸一點鐘光景。茜麗霞就立起身來去尋馬丹道夫來，只見他依舊在那裏和那婦人講話。馬丹見茜麗霞到來，即忙起身，說道：親愛

的。你。可。是。預。備。回。去。了。麼。接。着。轉。身。向。阿。玳。兒。泰。雪。道。馬。丹。勞。西。諾。爾。這。便。是。茜。麗。霞。三。人。講。了。一。會。話。方。始。分。手。馬。丹。道。夫。來。和。茜。麗。霞。出。了。別。墅。一。同。坐。了。汽。車。回。家。去。茜。麗。霞。開。口。說。道。馬。丹。今。夜。你。可。是。新。結。交。了。一。個。朋。友。麼。馬。丹。道。夫。來。道。正。是。吾。以。前。並。沒。遇。見。過。馬。丹。勞。西。諾。爾。剛。纔。他。的。手。鉤。忽。爾。壞。了。吾。替。他。裝。好。于。是。吾。們。倆。慢。慢。兒。的。攀。談。起。來。成。了。朋。友。聽。說。他。住。在。奇。尼。佛。並。不。住。在。哀。克。司。的。接。着。又。默。然。了。半。晌。纔。說。道。茜。麗。霞。吾。們。倆。講。了。許。多。話。吾。把。你。使。法。的。事。也。告。訴。他。吾。和。海。倫。納。如。何。坐。在。黑。暗。之。中。室。中。如。何。滿。了。奇。怪。的。聲。音。如。何。有。鬼。指。來。觸。吾。的。額。角。和。眼。兒。不。道。阿。玳。兒。勞。西。諾。爾。聽。了。不。住。的。笑。吾。又。和。他。說。如。何。和。鬼。談。話。他。却。一。百。個。不。相。信。說。是。萬。萬。沒。有。這。種。事。茜。麗。霞。悄。然。不。語。現。着。不。寧。之。狀。馬。丹。道。夫。來。又。道。茜。麗。霞。他。不。信。你。很。使。吾。憤。怒。他。說。要。親。自。來。試。你。咧。茜。麗。霞。笑。着。答。道。儘。來。試。好。了。吾。怕。甚。麼。來。馬。丹。道。夫。來。欣。然。道。如。此。再。好。沒。有。吾。也。已。約。定。他。下。禮。拜。二。夜。中。茜。麗。霞。忙。道。這。個。不。行。這。個。不。行。馬。丹。道。夫。來。柔。聲。道。茜。麗。霞。這。個。你。未。免。太。不。情。了。茜。麗。霞。急。道。馬。丹。你。待。得。吾。和。善。已。極。既。有。所。命。怎。敢。不。依。遵。命。禮。拜。二。夜。就。是。馬。丹。道。夫。來。大。喜。道。茜。麗。霞。你。真。是。個。好。孩。子。如。此。吾。決。計。請。馬。丹。勞。西。諾。爾。禮。拜。二。到。來。或。者。吾。久。所。仰。望。的。馬。丹。孟。德。司。班。也。能。出。現。咧。茜。麗。霞。道。馬。丹。現。在。吾。們。在。哀。克。司。不。比。在。巴。黎。可。不。能。時。時。做。這。種。勾。當。了。馬。丹。道。夫。來。快。快。的。說。道。咳。吾。愛。那。阿。玳。兒。的。說。話。驗。咧。你。當。真。在。那。裏。哄。騙。吾。愚。弄。吾。吾。的。心。可。不。要。爲。你。碎。麼。說。時。連。聲。音。都。顛。了。茜。麗。霞。

舉起了那雙玉手掩住那桃花之面馬丹道夫來又道茜麗霞你當真不是哄騙吾麼你當真不是愚弄吾麼茜麗霞放下了手答道讓馬丹勞西諾爾禮拜二來好了馬丹便把住了茜麗霞的柔荑緊緊的握了一握歡然說道多謝你多謝你今夜那阿玳兒勞西諾爾笑吾禮拜二夜吾便能笑他茜麗霞茜麗霞吾心中煞是快樂呢茜麗霞默然無語心想召鬼深是子虛烏有的事橫豎再弄這一回以後不論怎樣決不再弄咧車兒到了別墅馬丹道夫來就笑着向海倫納伏堪道海倫納禮拜二夜又要使法了你也須在場吾們一共是三人海倫納道馬丹這個再好沒有了接着向四下裏一望又道使法時茜麗霞姑娘須得坐在那幽處把繡幔垂了下來馬丹馬丹的朋友和吾便坐在這旁邊的窗下一塊兒圍桌而坐茜麗霞道這樣很好這天夜中馬丹道夫來心裏非常快樂喚海倫納伏堪去替茜麗霞理髮海倫納便趕到茜麗霞室中一壁理着髮一壁講着閑話後來便說起了那汽車夫守維太士海倫納太息道可憐他父母都在歇姆培來病着他却不敢回去探望可是他到這別墅裏來服役時候還不久怕馬丹不許他回去呢茜麗霞微笑道他倘然向馬丹請假一天想來馬丹定肯答應的明天吾替他在馬丹前說一聲就是了海倫納伏堪道姑娘真好心腸能不使人生感只是……茜麗霞忙問道只是甚麼海倫納道只是吾以爲姑娘須得親自和守維太士說一聲兒喚他去請假不然他見了馬丹依舊戰戰兢兢的不敢出聲呢第二天茜麗霞便聽着海倫納的話去和守維太士說守維太士也就向馬丹請假馬丹道夫來

道吾准你回去一天但是必須定一個日子纔好海倫納伏堪忙接口道禮拜二馬丹有朋友到來不妨許他禮拜二回去可是禮拜二午後馬丹不用坐汽車馬丹道怎說不用坐汽車吾們須得出去用膳明天再說罷夜中西麗霞和馬丹仍照常在第婁爾別墅中用膳膳後西麗霞在賭博室中輸了許多錢只剩了五個路易又和費受密爾口角了一場沒精打采的馳入園中坐在板凳上芳心中一百個不快那種不寧之狀便爲李楷度所見停了會兒回到室中又把那五個路易擲在賭博台上當下費受密爾寫了一封短信給他求他見恕于是兩下裏又言歸于好合夥兒的賭起來後來費受密爾就向他求婚西麗霞自傷身世一時不肯答應約定禮拜三再談不一會便跟着馬丹道夫來回露司別墅去禮拜二早上馬丹忽收到了阿玳兒一封信請西麗霞和他在哀奈賽一家旅館中用膳膳後便好一同回哀克司來馬丹取起一張火車時間表一瞧向西麗霞道今夜九點鐘有火車到哀克司吾們不用坐汽車不妨喚守維太士今天回家去罷海倫納伏堪道好極了諒來他父母也正抬着頭兒望着他呢午後守維太士坐了一點五十分鐘的火車往歇姆培來薄暮時馬丹道夫來和西麗霞也坐着火車往哀奈賽去海倫納伏堪非常得意先把阿玳兒寄來的信悄悄地在廚房裏的火爐中燒了就坐在一把搖椅上等他入夜臉上滿現着笑容

(未完)



紅冰閣雜記

(續)

占城稻

今之秣米即古之占城稻。攷陸游嘉泰會稽志稱越中稻有占城九種。土人皆謂之金成。相傳唐太宗伐占城國得其種。宋祥符間以諸路患旱遣使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江浙轉運使令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謂之旱稻。其早穫者謂之早占城。次曰紅占城。最晚者曰寒占城。攷占城今安南本古林邑國也。冬夏常溫。稻一歲再熟。是占城種本耐寒與熱。乃今越中蒔晚禾者率在水鄉而寒占城性又宜寒。豈物性因地而殊耶。左思吳都賦鄉貢八蠶之繭。國稅再熟之稻。注云交趾稻一歲再熟。此即今之占城秣米。楊載詩如雪萬家收旱稻。白居易詩碧毯線頭抽旱稻。此亦占城稻也。又攷唐書南蠻傳貞觀中占城來朝。無禮羣臣請伐之。太宗赦不問。至元和間始加兵焉。則陸志稱太宗伐占城得其種者是失其實矣。或是憲宗時事。今以占城之名詢之農家皆懵無以辨。可知方隅物產隨俗稱名。因時訛異。格物之學有時而窮。今人只知秣米而忘占城之名。是不可以不辨。

木棉

木棉出而帛錦失其貴能衣被天下其功誠不在絲綢下然相傳是元代黃道婆種後始有之殊未攷木棉者吉貝也棉者純綿麗密之名古所稱纈故有挾纈之語益州有木棉樹與槿花相似見益部方物略記唐人詩木棉花發錦江西是也梁書林邑國傳吉貝者樹名也華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色潔白據此吉貝當與苧麻等抽皮以紡無以異不類今木棉之綻綻作簇者矣夫以吉貝為樹名則與吳地所種莖弱如蔓其高數尺不等者或不無土宜之異矣明王栢溪以為木棉廣州有之名斑枝花吳地所種者草棉非木棉也然吳梅村以為陶南村亦呼木棉為吉貝至於古貝則為貝多織貝則為貝錦誤混俱非李時珍謂有草木兩種南中多木本名古貝亦名吉貝其說略與栢溪同南越志稱桂州出古終籐則籐本亦有之而江南淮北皆草木此又土宜之異不可執一而論也棉花之來已久通鑑梁武帝用木棉皂帳史炤釋文云木棉江南多有之合上觀之則由來已久不始自宋元間也上海人褚華著木棉譜一卷論種法甚詳

用鷄毛筆之始

古人雖用毛筆而不用鷄毛攷鷄毛筆之始段公路北戶錄云鷄毛筆條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毫為筆韶州擇鷄毛為筆劉恂嶺表異錄番禺地無兔狐用鹿毛野狸毛為筆又昭富春勸等州則擇鷄毛為筆其

爲用與兔毫不異但恨鼠鬚之名未得見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鷄毛筆嶺外亦有兔然極少俗不能爲兔毫筆率用鷄毛其鋒踉蹌不聽使毛晉津逮秘書第十二集東坡題跋五書孫叔靜諸葛筆久在海外舊所資筆皆腐敗至用鷄毛筆拒手瘳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驢脚搖鐙者由上觀之鷄毛筆之聞於中國實始宋代而當時俱不屑用之至不得已乃爲一捉也今則大行於國中矣又唐書地理志蘄州土貢白紵篔簹鹿毛筆歐陽詢傳子通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晚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皆犀象非是未嘗書則劉恂云云不僅番禺用之矣今世士大夫好以狼毛爲筆取其堅挺尙有以鷄毛鴻毛鴨毛爲筆者比鷄毛更難用而京師貴者竟有聚鼠鬚兔鬚狼尾爲筆者則在今日誠無奇不有矣又有書細字者截鷄毛管斜剪其平頭之半而又中剪之蘸墨作字其字無鋒而頗勻落可觀須厚宣紙方可寫傳聞邢文端善用此筆又按今學中競用粉筆古亦有之海錄碎事魏曹褒爲秘書郎鉛粉之筆刊正魯籍是也

介中佛像

閩人吳玉長璧嘗適杭金中丞家招宴庖人烹圓魚既熟剖之一肉觀音手戴金帔像白衣粧飾眉目衣褶皆如畫右手下垂左手中按足踏芙蓉一朵座客無不驚惋遂命覆羹此事見厲樊榭東坡雜記豈眞大士現身以爲殺生之戒者歟其他如西陽雜俎戰場帝食蛤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唐文宗時盤中有觀

音大土像。續夷堅志載史浩食蛤中有二佛像。螺髻瓔珞足踏蓮花。異識資諧載邵重益剖蚌有羅漢像。雋區言雙林鎮民破蚌中有珍珠八仙夷堅丙志載鄭伯寅於楚州蚌中得觀音像。妙相端嚴。楊枝淨瓶。備具。又於蟹腹內得鬼判。毛髮森立。怪惡可怖。堅瓠集言遂昌縣民剖鼈中有比丘端坐。握牟尼珠。衣服。斬然。唐詢家鷄卵中有菩薩坐蓮花。凡此猶得曰仙佛現身以示殺生之戒。至如他書所載蠶繭中有小佛像。狀如八定。觀音卵中有獼猴。如此類。則又何說。蓋事理所無。終非常情所可揣測者矣。

太歲肉

郭璞山海經視肉贊云。聚肉有眼而無腸胃。與彼馬勃頗相髣髴。此即今之所謂太歲肉。七修類稿云。予嘗纂談園載元豐間修城掘得一物。活而如人。但無眉目。或謂之太歲。今按野史載明祖幼時讀書。蒙學中嘗取太歲肉入學。置書屨中。遊玩忽而黑如焦炭。忽而閃若明星。同學者俱不知其有此物。則不僅類稿云云矣。又云正德末崇德地名高田村民家掘地得活小兒。即時燒死。此又不知何異也。余謂此或人之所埋。本不足異。余二姊家張氏之族有同居娣婦某氏者。素病咯血。一日日方中。至廚下午爨。瞥見墻下水甕之側。一手伸出。五指皆備。儼然人也。婦大駭。方呼衆往視。倏已不見。衆向其處掘之。無所得。然婦自是常心悸。未幾竟死。此亦當爲太歲肉。又按照朝新語及新齊諧載徐太史用錫未第時。偶如廁見大肉塊。徧身有眼。因記書言。鞭太歲者可轉禍爲福。遂擊之。每擊一眼。則徧身眼愈閃爍。自是領薦。連捷官。

至侍講則謂太歲如人而無目者非矣抑其類有不一歟

芙蓉芍藥

大抵今花卉之佳者多蒙古之美名若牡丹乃白荒也而今以木芍藥爲牡丹芙蓉荷花也而今以拒霜爲芙蓉桂三春香木也而今以木樨爲桂蘭省頭草也蕙零陵香也而今以建寧花爲蘭蕙名實相質至於如此是不可以不辨嘗見羣芳譜有木芙蓉有水芙蓉木芙蓉灌生葉大如桐有五尖及七尖冬凋夏茂一名木蓮一名華木一名拒霜花一名柰木此即今之所謂芙蓉趙孟頫詩月白淡芙蓉李白詩青天削出金芙蓉李涉詞白雲斜掩碧芙蓉明宣宗詩晚霞澄景照芙蓉是水芙蓉即荷華爾雅所云荷芙渠者是也抑攷諸文選離騷經集芙蓉以爲裳攀芙蓉於木末景福殿賦吐被芙蓉注均以荷華當之與洛神賦芙蓉出綠波之注合其爲水芙蓉也無疑古詩涉江采芙蓉鍾鏐詩品出水芙蓉李白贈韋太守詩清水出芙蓉薩都刺詩欲從秋水剪芙蓉薩天錫詩秋風江上采芙蓉胡宿詩小湖香艷戰芙蓉碧葉田田擁釣蓬宋旣詩一池寒水落芙蓉徐寅詩爲君池上折芙蓉此亦水芙蓉荷華也

芍藥一事考之者衆原不必更加贅語然多牽於字句而未明分其種類舊說只二種予謂有三種一草芍藥一木芍藥一和味芍藥草芍藥即今藥草中之白芷其名有八曰芍藥薺江薺靡蕪莖芷藥穹薺陶隱居云葉似蛇牀而香本草注云未結根者爲靡蕪既結根者爲穹薺大葉似芹者爲江薺細葉似蛇牀

者爲靡蕪其實通呼之爲白芷其二木芍藥詩贈之以芍藥即此今牡丹也上林賦宜笑的礫張衡思元賦離朱唇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蜀都賦暉麗灼爍魏都賦丹藕凌波而的礫注均以光明艷色當之木芍藥之華鮮艷外著其稱芍藥猶灼爍也王冰素問注引月令雷始發聲下有芍藥榮是仲春第五候正合今時其三和味芍藥今未審何草想即芫荽之類蕭該云芍藥香草可和食上林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文穎云勺藥五味之和也韋昭云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枚乘七發云勺藥之醬張衡南都賦云歸雁鳴鵲香稻蠶魚以爲勺藥論衡譴告篇云釀酒於罌烹肉於鼎酸鹹淡苦不應口者由人勺藥失其和也漢人相承語如此蓋齊魯之間中饋日用物也王夫之云古人以勺藥爲和味故曰勺藥之和則必其香味之足咀若今之所謂勺藥者酸苦而臭初不足以和味此以木勺藥當之自是不合要之必芫荽之類無疑

花燭

古無花燭自唐而後有之新唐書令狐綯傳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綯至皆驚又宋史蘇軾傳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已而令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又宋人百家小說徧錄家第一帙錢氏私志岐公在翰院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每起謝必飭內史扶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命左右

宮嬪各取領巾。羣帶或團扇。求詩上云。須與學士潤筆。豈可虛辱。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裝公幘頭簪。不盡置服袖中。宴罷命輟金蓮燭。令內侍持掖歸院。唐宋間宮內所燃燭。皆旁綴以金葉蓮花。或用金水畫燭上。雜以五色爲各色花鳥之形。皆燦爛可觀。後世婚姻用花燭。當是其濫觴。然不綴花鳥而點龍鳳。稱爲龍燭鳳燭。左思吳都賦。桴木龍燭。龍燭鍾山神名。按清異錄。同昌公王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國寺。冀追冥福。其狀如高層露臺。雜寶爲之花鳥。皆玲瓏堂上安燭。旣燃。點則玲瓏者皆動。丁當清妙。燭盡絕響。此又比花燭爲妙麗而爲後世所未有。

商神

百工技藝各祀一神。所以報首創之功。意甚盛也。娼妓祀管仲。以女閭三百也。伶人祀唐明皇。以梨園子弟也。藥店祀神農。以嘗嘗百草也。至於胥吏祀蕭何。則蕭相國視之。太小。木工祀張班魯班。則數典忘祖。靴工祀孫臏。鐵工祀老君。則荒誕不可究詰。盜賊祀盜跖。則適以啓其倖心。光緒六年大別山下有羣盜夜深開堂。香燭輝煌。守者探之。乃祀一黑面長鬚之人。後捕得之。審吐實供。乃祀盜跖也。此盜可謂亦嘗學問。近日乞丐有祀伍胥者。以其曾吹蕭乞食。耶長隨所祀爲鐘三郎。閉門夜奠。諱之甚深。紀曉嵐云云。竟不知爲何神。曲阜顏介子曰。是中山狼之轉音也。是未可知。若肉舖猪作之祀。關雲長是真不可索其隱矣。

小 說 時 報 價 目 表

中華民國五年一月一日發行

編輯兼發行者 **小說時報社**

總發行所 **有正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琉璃廠有正書局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

分發行所

蘇州都亭橋有正書局
南京奇望街有正書局
杭州保佑坊有正書局
漢口黃陂街有正書局
天津旭街有正書局
鎮江柴炭巷有正書局

定價目表

全年	五十册	郵費	二元五角
半年	二十五册	在內	一元二角五分
每一册	六角	郵費	五分

廣告價目

頁數	價目
一頁	六元
半頁	四元

四川成都粹記書局
四川重慶梓記書局
河南開封茹古山房
河南彰德茹古山房
安慶新學書局
常州新羣書局
蘇州文怡福記
揚州世界交通社
平湖綺春閣
湖南長沙羣益書局
山西太原文元書局
山西太谷文成書局

山東濟南維新書局
山東濟南全昌官書局
奉天省城文明書局
廣東雙門底蒙學書局
廣東雙門底寶記書局
廣東廣智書局
南通州翰墨林
烟台成文信記
營口成文信記
天津文美齋
漢口昌明公司
常熟孚記書局

大對聯

上海有正書局發行

此種大對聯專供大廳堂陳設之用係取名人真蹟照原聯大小用上等生宣紙虎皮箋及新式西法精印與真蹟絲毫無異每對定價一元長約四尺三四寸寬約一尺另有用青綾裱好者外加裱工五角長約四尺六寸寬約一尺一寸購去即可懸掛轉瞬新年各種現均印刷齊全細目列下請即選購為荷

▲翁同和三對 嗚然無憂寂然無慮守之以一養之以和 清虛靜泰寡私欲醇泊曠寂養天和 秀句滿江國芳聲騰海隅 ▲

曾國藩一對 閉道鸚鵡滿臺閣欲使珠璣極竊極 左宗棠一對 珠玉芳流芝獨採渚濱聲遠鷓鴣將飛 沽酒獨效陶令醉吟詩

還喜士龍能 ▲劉石庵二對 花氣欲浮金翡翠墨香常護玉蟾蜍 海鴻戲墨朝臨帖黎火凌雲夜校書 ▲張廉卿一對

日有所思經史如詔久於其道金石為開 ▲包世臣二對 窗含遠樹通書幌風颭殘花落硯池 開卷羣言擇其雅援琴六氣為

之清 常愛此中多勝事更於何處學忘機 ▲翁覃溪一對 屏圍燕几成山字簾展涼軒作水紋 ▲鄧石如一對 桐陰

清闥雲林開鴻雨烟沈海嶽靈 ▲王夢樓二對 用心于沒撈摸處立脚在正與麼時 靜觀每會無言趣坐詠欣當有得時

▲何子貞二對 仙曹共作窗間戲吏部相從甕底眠 薛荔龍鱗映芭蕉鳳尾齊 ▲錢南園二對 雲中白鶴遊超曠石上青

松處濯清 又楷書一聯云詩書於我為麴蘖嗜好與俗殊酸鹹 ▲趙搗叔七言一對 石潭白魚自出沒草屋老樹相因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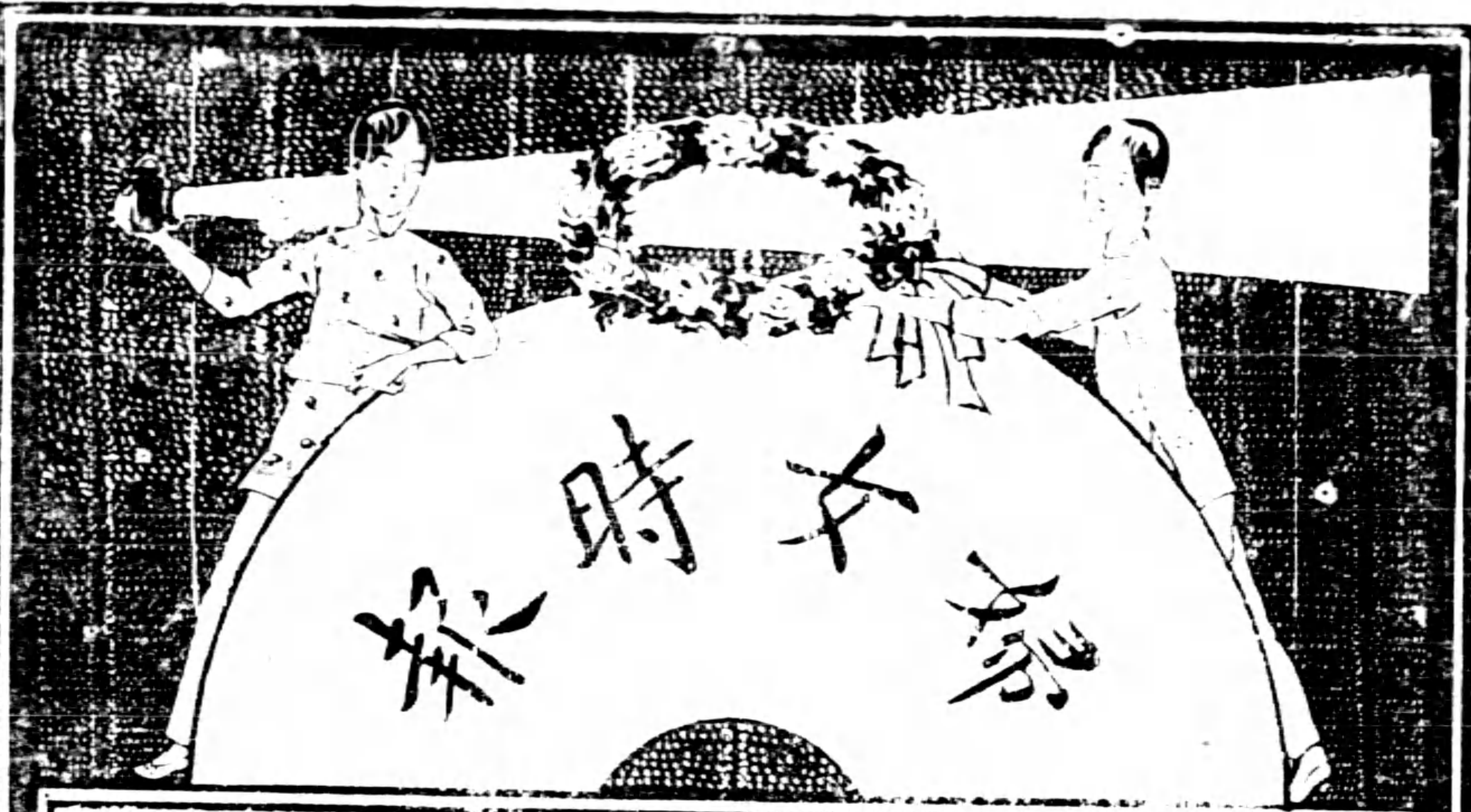
大中堂

上海有正書局發行

此種大中堂專備大廳堂陳設之用長凡三尺一寸餘(以中國裁尺計)寬一尺八寸餘係搜集名人富麗雅逸傑作照原幅大小製珂羅版精印其有原底爲五彩非色不能顯其神妙者則製五彩珂羅版套印尤爲精彩試與真蹟比對深淺濃淡紅黃藍白絲毫無異張掛廳堂古色古香令人愛賞其有用青綾裱成大幅者長六尺一寸餘寬二尺餘只須外加裱工洋五角購去即可張掛極稱便利再此種大片照相製版印刷須用特別器具頗非易易本局不惜重資研究多年始獲成效現在印刷此種大片者在中國只有本局一家出品久荷各界稱許即外人亦嘗至本局參觀歎爲印刷界特色其精貴可想見矣細目如下

八彩	南田	地菊圖	三元二角	唐六如	南州借宿圖	八角	
五彩	吳璣	井湖天春色圖	二元八角	蘇東坡	畫竹墨寶	八角	
五彩	宋人	畫寒禽此雪圖	三元二角	顧見龍	仕女	八角	
五彩	沈南	嶺嶽三公圖	二元八角	五彩	沈石田	秋江泛舟圖	一元八角
五彩	沈南	嶺嶽三公圖	二元八角	王叔明	青卞隱居圖	八角	
五彩	郎世	鬘鬘圖	二元八角	丁南羽	淵明漉酒圖	八角	
五彩	唐六如	翠鷓高樹圖	一元八角	石濤	溪山釣艇圖	八角	
五彩	吳璣	井湖天春色圖	二元八角	王石谷	松壑垂輪圖	八角	
五彩	仇十洲	青山紅樹漁村圖	二元八角	蔡松原	水怪獻寶圖	八角	
五彩	王烟客	南山松柏圖	一元八角	沈南	嶺嶽三公圖	八角	
五彩	王石谷	谿堂詩思圖	一元八角	仇十洲	墨筆人物圖	八角	
五彩	王石谷	泰岳松風圖	一元八角				

▲附告 本局尙印小中堂多種每幅一元至一元八角精美與大中堂相同小客廳書房用之



圖畫

五彩時裝仕女纖手褪寒圖 五彩珂羅版套印蠶月調桑圖 嚴南璋君與內務總長朱桂莘君之三女公子松筠女士結婚攝影 會稽陶杏南君之長公子尚銘君與同鄉李浩齋之侄女結婚攝影 朱勵公君與張錦心女士結婚攝影 瞿保年君與孫琴舫女士結婚攝影 浙江鐵路建築長濮卓雲君與南洋師範瞿保吉女士結婚攝影 蔡正君與張軻英女士結婚攝影 保定直隸女學校教員及師範生游池書院雪中攝影 務本女學師範科二年級生赴吳參觀紀念攝影 保定直隸女學校教員及學生攝影 勤業女子師範民國三年寒假全體攝影 法國歷任總統夫人小影 歐洲名畫一二 蒙古貴人之夫婦

第十七期

有正書局發行

要目

關於女子之農業 對於近世婦女界之針砭
 女子參政運動之最近十五年史 勸購內國公債文 驅蚊法 西洋男女交際法 余家夏令之食譜
 蠶業之將來 家庭醫學小說活屋 倫理小說後母 鬼婚 謁林文忠公祠記 人類對於自然之變化論 種柳
 種竹年議 清芬集 (每冊大洋四角)

(巴) (拿) (馬) (賽) (會) (特) (獎) (銀) (牌)



三希堂法帖。係清高宗將內府秘藏法書真蹟。命當時儒臣詳
 慎審定。擇其尤者。摹勒以公諸世。三希云者。以真迹中。王右軍
 快雪。王大令中秋。王元琳伯遠。三帖實為千古妙蹟。高宗珍之。
 因以名其所居之室。于此可見斯帖之價值矣。然此帖翻刻極
 多。不但精神全失。形式亦改。本局覓得真正初拓原本。用上等
 連史紙照式影印。與原本不爽。累黍至續帖。非惟較外間所傳
 者。增出十餘種。且拓墨精工。光彩逼人。堪稱完璧。此次在巴拿
 馬賽會。經美國美術家印刷家品評。推為中國第一精品。獎以
 一等銀牌。誠為出版界希有之榮。世有言字學之淵源。臨池之
 模範者。舍此又將何求。

注意 廉價

正帖三十二厚冊……定價大洋十四元
 續帖五厚冊……定價大洋二元
 正續合購……特別廉價十二元
 (奉送楠木箱一只)

有 正 書 局